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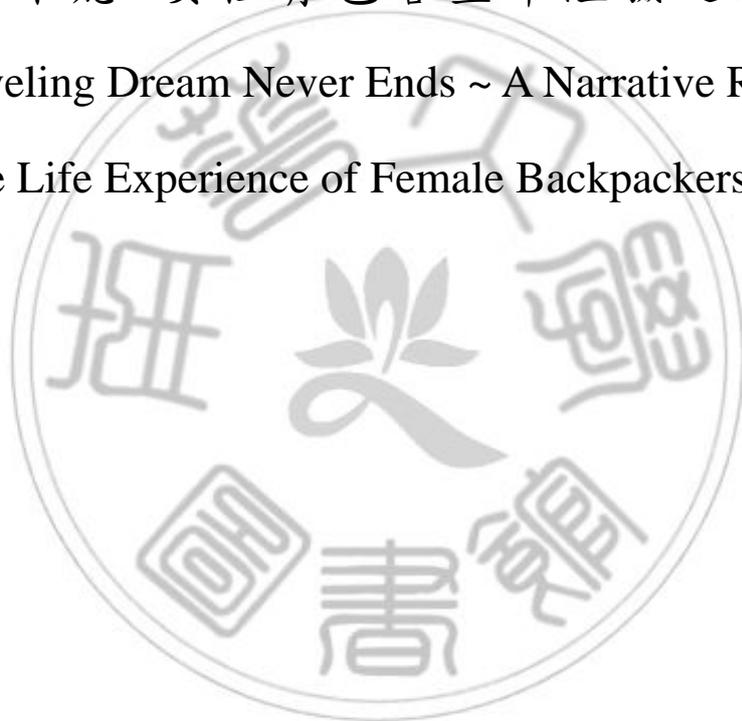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旅行夢不熄~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之敘說研究

The Traveling Dream Never Ends ~ A Nar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Female Backpackers



研究生：柯蕙蘭

指導教授：游金潁博士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八日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旅行夢不熄~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之敘說研究

The Traveling Dream Never Ends ~

A Nar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Female Backpackers

研究生：柯 蕙 蘭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游 金 璘

蔡 明 昌

李 燕 蕙

指導教授：游 金 璘

所 長：魏 書 娥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 百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柯蕙蘭

誌 謝

這場旅行，走得有些歡喜也有些疲累，出發之時的期待與歸返後的心情，大不相同，那些沒有預想到也沒在期待中的事物，只能說是上天給的恩典與學習。在匆忙前行的當下，許多事物一瞥而過，唯有停駐下來，在旅程的終點回頭望去，才望見整個美好的風景，開始反芻那些酸甜苦辣的滋味。

要訴說的感謝太多——給我溫暖問候與各項協助的新朋友和老朋友，這段路上曾相逢的師長與同學，無數個讓我搭便車的同窗，還有分享豐富生命經驗的研究參與者，沒有你們，這條路不會走得如此順利。更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游金潁老師，彷彿有讀心術一般，總會適時的提點與勉勵我；與我相伴將近三年的那人以及總讓我恣意行事的家人，是我在南北奔波中停歇的依靠，給我無以言說的愛與支持。

許多識與不識的人們，是這趟論文之旅的擺渡人。而我，在稍事休息之後，依然會背起背包，繼續探索這美好的世界。

摘 要

這是個歌頌旅行的時代，也是個倡導休閒的年代，尤其近年來在網際網路盛行之後，彷彿只要一個按鍵，人們就可以為自己立刻安排一趟遠遊，透露著台灣開始走進一個旅行世紀。

本論文以採取自助旅行的四位台灣成年女性背包客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如下：
一、呈現與瞭解女性選擇國外自助旅行之心路歷程。二、呈現與瞭解女性國外自助旅行前後之生命探索與轉化歷程。

每位旅者出走都有其動機與體驗，在離返之間，旅行經驗對其內在、家庭關係及他者之間造成轉化，本論文採取敘事研究法試圖勾勒出她們的生命背景及經驗樣貌。綜合分析結果發現：

一、行所當行，止所當止：本研究之四位受訪者兼顧現實與夢想，視旅行為充電與休息的方式，妥善分配家庭、工作與旅行的時間，兼顧生活與休閒支出，讓自己生命保持平衡。

二、女性背包客旅行與愛的關係密不可分：女性背包客上路前的生命歷程充滿對自己或來自家庭的感情匱乏，上路之後，視野與身心狀態產生變化，對於過往理解並感恩，增強愛己與愛人的能量，並對異地他者有推己及人之愛。

三、女性背包客藉由旅行獲致存在意義：藉由自主意識下的異國移動，女背包客彰顯其主體性，刻意將自己置身在陌生異地，讓自己離開熟悉安全的氛圍，撼動沉睡的心靈，旅行中往外看的同時，也有機會與自己對話，思考與塑造己身之存在意義。

關鍵詞：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

Abstract

This is an era of eulogizing travel, and an era of advocating recreation, too. Especially after the prevalence of the internet, people can go far away with just pressing one button. It shows that Taiwan has stepping into a traveling millennium.

Four female Taiwanese backpackers are interviewed in this research in order to discuss and understand their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choosing independent travel, and to narrate their story of life exploring and transforming.

Each traveler has her own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Each journey makes diffe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ir inne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and others. This thesis adopts narrative research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method to describe their life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The result is found as following.

First, draft as wish, but face the reality. -- Four interviewees consider both of the reality and their dreams. For them, travel is the way to have a rest and get energy again. They arrange the time and expense for their family, job and travel so properly as to keep balance in life.

Second, for female backpackers, there is an unbreak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ravel and love. -- Four interviewees don't have enough love from themselves or family before they travel aboard. Travel changes their vision,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 They understand past with gratitude, and therefore have more capacity to love themselves and others. Besides, they also try their best to benefit people overseas.

Third, female backpackers obtai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by travel. -- Four interviewees manifest their subjectivity via moving aboard with self-consciousness. They intentionally get away from familiar environment and safe atmosphere which helps to shake their sleeping soul. While looking at the outside world in every journey, they start to see inside and contemplate the meaning of their existence.

Key words: female backpackers 、 life experience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7
第貳章 文獻研討	8
第一節 背包客之源起及定義.....	8
第二節 女遊之自我意識.....	12
第三節 女遊之發聲練習.....	18
第參章 研究方法	27
第一節 質性研究法的選擇.....	27
第二節 敘事研究法.....	28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33
第四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36
第五節 研究倫理.....	38
第肆章 旅行的女人	39
第一節 回首來時路~成為旅人之前	39
第二節 促發~何以成為一位旅人	54
第三節 實踐~旅人的體驗	59
第伍章 女性背包客生命之探索與轉化	86
第一節 選擇.....	86
第二節 女背包的轉化.....	97
第陸章 結論與反思	113
第一節 結論.....	113
第二節 研究者反思.....	117
參考文獻	119

附 錄	125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125
附錄二 訪談大綱	126
附錄三 訪談紀錄表	127
附錄四 文本分析範例	128

表 目 錄

表 3-1 研究參與者列表	34
表 3-2 文本資料來源列表	36

圖 目 錄

圖 3-1 龜鳥	28
圖 6-1 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圖	113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楔子~來去旅行

從遠古人類踏出居住的洞穴或家門，到另一個地方，也許是為了覓食、交誼或買賣，人類便開啟了旅行的篇章。從步行到運用各式交通工具，人們旅行的距離也越來越遠。自從航空運輸大幅發展以來，歐美等已開發國家民眾於 20 世紀中期開始風行自助旅行，足跡遍佈各大洲，尤其是紐澳、亞洲、非洲等以往海運航程需數星期方可到達之處，20 世紀晚期這股旅行的風氣也帶動了其他開發中國家的青年自助旅行的風潮，由於青年人具有勇於嘗試、快速吸收新知的能力，所以成為最早踏出自助旅行第一步的族群（陳佳利，2007）。

台灣地區隨著科技進步、經濟繁榮、人民財富增加，出國旅遊已非遙不可及的夢想，自民國 68 年政府開放觀光以來，國人出國人數持續增加，根據行政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統計資料，民國 98 年出國人數為 8,142,946 人，較十年前成長 24%，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民眾從事出國旅遊以「觀光旅遊」為目的者最多，占 60%，其次為「商務」，占 26%。近十年來，由於知識經驗及自我意識提升，捨棄制式化的團體旅遊，改採自助旅遊旅客數目逐漸成長。上述調查報告顯示，國外旅遊採個別旅遊方式為 64%，團體旅遊為 35.6%。相較於民國 88 年有 10.7% 採自行安排行程，50.3% 採參加團體旅遊方式，顯示台灣人民採自助旅行者日益增多。

這是個歌頌旅行的時代，也是個倡導休閒的年代，書店裡總有一個休閒旅遊的區塊，滿是國內外旅遊景點的介紹，從輕旅行到冒險記事，應有盡有；瀏覽網路，熱門網站包括 Anyway、Mook、背包客棧等等，網友從分享出國紀事到詢問各式旅行資訊，甚至包括徵伴同行或揪團買機票：早期如玉山票務、eztravel、ezfly 等網站提供自行購票、訂位服務，讓欲出國的民眾不須透過旅行社可自行上網訂機票，之後各旅行社也紛紛自設網站，網路購買的票價通常比電話訂票便宜，彷彿只要一個按鍵，人們就可以為自己

立刻安排一趟遠遊，透露著台灣開始走進一個旅行世紀。

旅行與性別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從中國傳統文化與書籍的記載中可看到，離開家鄉在外地奔波移動的人，幾乎都是以男人做為主要書寫對象，角色包括書生、商人、遊俠、官員使節等等不同角色；而女人卻總是扮演依附男子的角色，不外乎是母親、妻子、或者女兒和媳婦（陳映潔，2006）。在以往，女子一生中最遠的移動可能就是出嫁到夫家（王志弘，1998），傳統中國婦女被禮法約束了移動的可能性。隨著時代演變，現代女性的移動能力與距離大幅增加，周義隆於《國人出國自助旅行目的地選擇行為之研究》指出，根據問卷抽樣統計，採取自助旅行的族群中有百分之七十為女性（賴雅慧，2005），中國女性的角色已不再是數百年前裹小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形象。然而女性出走的動機是什麼呢？楊芳枝（2000）於《離「家」出「遊」：論放行的性別政治》裡提到女性雜誌所建構的女遊客意象——滿足逸樂消費慾望、遊蕩於世界各處消費之都的單身女貴族。或者如近年在台灣大受歡迎與旅行有關的好萊塢電影如：2003年《托斯卡尼艷陽下》、2006年《戀愛沒有假期》、2010年大賣的《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電影中的女性都是遭遇到愛情的困擾或挫折決定出走，在旅行中重新找到自我，當然，也找到了一個情人。然而，女性旅行的動機並不只是像商人所定義的如此膚淺而已，除了購物和愛情之外，還有更深層的追求。

對筆者而言，最鮮明的女旅者印象就是撰寫一系列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故事的三毛，她無法與主流體制和平相處的種種作為，看在我這個依循社會主觀價值，國中高中大學一步步按部就班的人眼中，像是為我的不敢作為出一口氣；她在國外種種的生活點滴，信手寫來都是一場場華麗的冒險，對比求學時與聯考奮戰、成年後朝九晚五的我，每段故事都像替我圓了自己無法實現的夢。張系國評論三毛《撒哈拉的故事》時認為，中國是注重家庭倫理的民族，無論是在臺灣或大陸，年輕人都侷促於家庭有限的空間，尤其臺灣的年輕人生活空間很狹小，都嚮往到一個無拘無束的地方，遠離父母的管束、自由自在（賴雅慧，2005）。

筆者在拉薩旅行時，某位偶遇的旅伴曾這麼說：「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

西藏。」的確，每位旅者出走都有背後的原因與動機，本論文以採取自助旅行的台灣成年女性為研究對象，試圖勾勒出她們的經驗樣貌，除了她們的背景故事之外，在旅程上相遇的人、碰撞的體驗，這些人這些事也都是一篇篇值得一讀的故事。

貳、旅行與我

在人生中某個時刻，回頭望去，看見過往足跡的轉彎處，某個心念促成了某個行動，某個行動又讓人遇見了某些事某些人，讓人歡笑讓人落淚，那些步履足跡見證了成長的痕跡，給予繼續前行的勇氣。

「我是誰？來到這世界的意義是什麼？這樣活著的意義是什麼？」這些問題總是不斷地在我心中纏繞。來自健全的家庭，父母健在，二位姐姐有著完整的家庭與體面的工作，沒有受虐的童年，也沒有坎坷的過往，談過戀愛也失戀過，不曾因為某件事讓我絕望想停止活著，而是不知這些生命事件它的意義何在，於是不斷自問、不斷嘗試、不斷放棄、也不斷追求。

常希望自己是株屹立不搖的大樹，大風襲來只有枝葉搖晃，根仍緊緊地抓在地上。有時又希望自己只是石壁旁的一根草，安靜依附，世事與我無關，不想有感覺，不想流淚，想要停止思考。

那個與聯考奮戰的少女時期，讀著張愛玲，讀著咆哮山莊，捧著一堆似懂非懂的書，對於冷靜悲涼的成人世界恐懼又期待，想著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遇到怎樣的人，會發生哪些事。

普通不起眼的外貌，在國中高中時沒有男孩騷擾圍繞，卻為了幾個女同學傷神。煩悶時，一頭栽進三毛的異鄉旅記或是金庸的武俠世界裡，希望自己明天醒來可以擺脫這個看似不會中止的平庸生活，在天涯的一隅披著長袍看沙漠的落日、策馬在山林中馳騁。

大學時期的一場班對戀愛持續了十年，老么的驕縱個性因對方的包容而變本加厲，說不出「我愛你」，只知需索與要求。不喜歡這樣的自己，但沒有足夠的智慧提早

喊停，也沒有勢均力敵的對手，生理、心理與物質的依賴，是這段關係僅存的氧氣。不斷地告訴自己：「停止吧，這沒有意義，真愛是不會想要折磨對方的。」

尋覓自我的同時，遇上了瑜伽修行法門，震懾與欣羨師兄與師姐身上散發的平靜氣息，開始學習瑜伽與靜坐，投入大量的休閒時間參與義務工作，也從葷食者轉變為素食者。對靈性伴侶的渴求，越發對身邊的情人不耐，縱使他來參與道場活動也無可挽回，彼時的我，只認可自己所謂的靈性指標，對情人的付出與包容視若敝屣。

同修們邀約前往印度聖地一遊，滿心喜悅地張羅準備，盼望此行會擁有殊勝的靈性體驗，對情人在行前的傷心道別只想速速掛掉電話。七年前的這場印度之旅是我的第一次海外自助行，十三天的行程，照片中的七人笑容艷艷，如今彼此之間已斷了聯絡。回到台灣，在機場裡聽到的第一通手機語音留言是來自姐姐告知母親乳癌確診的消息。

那年，母親罹癌、與分分合合十年的男友徹底分手、另一個感情對象態度曖昧不明，從未有重大感情斷裂經驗的我，既害怕重要親人可能離去，又頓失擁抱我的臂膀，當時感覺是人生中最苦澀的一年。隨著時間慢慢前行，母親的癌症經過手術及數年的定期追蹤，維持穩定的情形，那份苦澀也逐漸淡去。

這樣的陪病經驗，讓我驚覺人生苦短，下定決心把握當下，不再幻想那未來可能出現的白馬王子與我攜手共看美景，不想再等待誰有空陪我去哪裡，想做的事我一刻都不想等，有伴也好沒伴也罷，都應該設定所有的事能獨力完成。那個逛街要找人陪、單獨在外吃飯會不安張望的小女孩已長大了，那個要等著理想伴侶一起完成夢想的心願已如泡沫般消失。隨著年紀增長，清楚明白沒有誰能帶自己逃離任何處境，只有自己能決定自己的腳步要邁向何方。人何時成為一個獨立個體呢？當人第一次只為自己而做的決定，不想符合誰的期望，也不是想滿足誰的想法，只是純然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如人類社會中所謂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完成某件事，意味著此人正式邁入成年，能為自己的決定及未來負責。

我希望能夠遠走，逃離我的所知，逃離我的所有，逃離我的所愛。我想

要出發，不是去縹緲幻境中的西印度，不是去遠離南大陸的巨大海島，
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不論是村莊或者原野，只要不是在這裡就行。~~
費爾南多·佩索亞，《惶然錄》（張子午，2010）

三十四歲那年，已在某家外商公司工作三、四年左右，工作輕鬆、細瑣，只要會英文的高中生即可搞定，薪資與福利是我就業以來遇到最優渥的，工作空檔，我常從十三樓的落地窗往外望，不知道自己日復一日的意義為何。感覺自己的內在正逐漸枯萎，想要暫停一切，喚醒我的靈魂，經過近一年的考慮與準備，並與友人相約，離職進行一趟四個月的自助旅行，打算前往西藏和尼泊爾。然而在同遊雲南一個月後，旅伴因身體因素無法再繼續行程，當時的我面臨第一次獨行的考驗，我該繼續原定計畫前行還是回到台灣呢？面對有高山症疑慮的西藏，我自己一個人安全嗎？感謝科技文明的便利，透過網路及手機簡訊，詢問了父母及好友的意見，父母一如以往，關心但開放的態度，由我自行做決定，好友們有的鼓勵我繼續旅行，有的擔心我的安全，勸我趕緊返家。在曾待過的青年旅社裡，我已見到了無數個獨自旅行的背包客，來自各國及中國各省份，「獨行不難吧？」我的心中這麼想著，在麗江思考三天後，我決定繼續行程，從四川到西藏再到尼泊爾。

這趟人生中的長征，雖已事隔數年，仍是無法抹滅的印記，往後的出國旅行，無論是獨遊或者約伴同行，總是選擇自由行或者自助旅行。也許我有時會忘了昨天早上吃什麼早餐，卻不會忘記剛抵拉薩第一餐的炸 momo（水餃）和大昭寺前的酥油茶；倦時仰頭望天，心中便浮起吳哥窟城牆邊的記憶，透過樹的枝桠，看著湛藍的藍天，第一次感覺自己真實地活著；種種的片段記憶，悠悠然地飄盪在某處，不經意中便緩緩浮現。

參、研究動機

旅行這件事，從擬定計畫開始，便是一連串引發身心愉悅感受的動作，帶著冒險與浪漫的氣息，跨越國界，讓自己全部的身心置於一個全新的環境之中。經由旅行，擴展了自己看待自身置於此世界中的角色，也因曾拉開有形距離，對自己的原生環境及人

物，反而產生另一種緊繫的情份。成年許久之後才開竅的我，拋開出外要有人陪的小女人心態，將自己看待為一個完整的人，背起行囊獨自體驗異地的人文風華。然而，旅行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剛開始的幾天總是興奮的，大山大水看久了也會沒感覺，旅人的身心並非總能維持最佳狀態，也許會疲累，也許會受氣，也許會吃壞肚子，但我仍渴望著，呼吸異鄉的空氣，在一個陌生城鎮盤桓數日，與言語不通的陌生人比手畫腳溝通著。

雖然筆者出國的次數並不算多，或許曾辭職長時間旅行的形象太鮮明，朋友們見到我，總會問我，今年打算出國嗎？這次要去哪裡呢？我總笑著說，太晚開竅，已沒本錢再出去流浪數月了。心裡蠢蠢欲動的渴望，與時間、金錢交戰著，看到識或不識的人，誰去了哪裡，誰要去遊學，誰要去打工度假，心裡除了一陣欣羨外，心中也明白，他們也必是放棄了什麼才能做此選擇。因為自己曾經單身上路，深切體會一些心情轉折，有自由也有壓力，有欲望也有限制，曾被善待也曾被冷淡，有愉悅也有衝突，歸來後以為自己懂了些什麼，卻又有些茫然。

身為女性出國選擇自助旅行，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跟誰去？」「那邊安全嗎？」在以往的思維中，在外遠遊向來被認為是專屬於男性，因為它具有戶外、動態、需要冒險的特質，相較之下女性比起男性有更多的社會壓力與生活束縛，現代女性雖因經濟自主能力、教育程度提昇，這樣的社會束縛已鬆動了許多，但在公共空間的安全考量與移動能力，仍然或多或少有所限制（李佳蓉，2005）。在國內著名的自助旅行網站——背包客棧，許多棧友將旅行視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新手詢問著如何上路的問題，棧友們則熱心貢獻自己的經驗，其中常會看一些類似的主題：「女生在外旅行安全嗎？女生出外要注意什麼事？」諸如此類的問題，或者是女棧友公告自己在旅行前中後所遇到的騷擾、欺騙甚或危險事件，提醒其他女棧友注意。然而縱使在想像裡或在真實裡潛藏著危險，對於旅行，不少女性棧友依然心嚮往之也身體力行。

由於研究者自身即具有類似的經驗，無論現況能否旅行，過往的旅行經驗是滋養目前人生的重要養份，夢想中的旅遊清單更是讓自己甘願前行的動力。對於多次出國旅行的女性背包客，研究者對其動機、旅行經驗及歸來後的生活深感好奇。是什麼樣的生

命過程促發她們想做這件事呢？旅行對她們的意義什麼呢？旅行是生命裡的主食還是小菜呢？如果有一天，將旅行抽離生命，又會如何呢？曾否在旅程裡與當地人文的碰撞中，看見並省思自我的意義或生命核心呢？研究者想聽聽其他女性背包客的答案，也思考著自己的答案，此乃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背景及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對大多數人來說，出外旅行不選擇旅行社的團體旅遊，而選擇自助旅行是一件累人、自找麻煩的決定，從規劃行程、購買機票及旅途中的食宿安排均須自行打點，雖然現代的旅行者因交通工具便捷及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比起百年前須以步行、馬車、船舶輾轉抵達目的地的旅者而言，已是幸福、方便了許多，然而相對於現代社會的速食文化，講求精確有效率、盡速滿足欲望的心態下，背包客像是某種會自找苦吃的族群，而女性背包客因天生生理因素使然，在安全或行動自由度上，比起男性有更多考量。

因著自身的經驗，也期待了解其他女性背包客之經歷與心得，本研究運用敘事研究法，分析研究參與者之背包旅行經驗，期望本研究能達到以下目的：

- 一、呈現與瞭解女性選擇國外自助旅行之心路歷程。
- 二、呈現與瞭解女性國外自助旅行前後之生命探索與轉化歷程。

貳、研究問題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者所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 一、促使女性背包客選擇海外旅行之動力與心路歷程為何？
- 二、女性背包客之生命探索與轉化為何？

第貳章 文獻研討

歲月會在皮膚留下皺紋，但失去熱情卻會在靈魂留下皺紋！——猶太人裔
美籍詩人塞繆爾·厄爾曼 Samuel Ullman, 1840~1924。

心理學家 Kottler (1998) 於《旅行，重新打造自己》該書的第一句話說：「人類注定是停不下來的。」他認為自遠古以來，為求生存，人類不斷遷徙，無論是遊牧、狩獵或採集，依氣候或季節而移動生活地點，「因為不移動便沒有活路」，這樣的習性已深植於人性之中，綿延數千年。

女性從事海外自助旅行的促發到實踐有各自不同的因素與脈絡，她們偏好於形體的移動、物理空間的轉化來尋找自我、自由、了悟或其他企求的事物，本研究將就以下數點進行文獻回顧：背包客之源起及定義、女遊之自我意識及女遊者之真實分享。

第一節 背包客之源起及定義

壹、背包客源起

古時的人們因生存或因戰亂而遷徙，為娛樂或學習而旅行則僅限於富裕權貴階級，17、18 世紀時歐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貴族們為讓自己的子弟們多所歷練，而有所謂「壯遊」(the grand tour)。這些生活富裕、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年們遠離文明的國土，至周邊歐洲各國旅行，象徵自我歷練與發展而具教育之意涵(古素瑩, 2005)。19 世紀初期，勞動階級的年輕人為尋找工作或學習貿易而進行的旅行，稱之為 tramping (徒步漂泊)，背負行囊辛勞長途步行的方式被稱為「新的壯遊」。1960 年代歐洲的嬉皮(hippy)風潮的帶動之下，對生命充滿困惑、想要尋求生命意義的年輕人帶著問題獨自上路，希望憑藉那種「在路上」的體驗審視自我，找到精神的歸宿。

1970 年代自助旅行(亦可稱背包旅行)於美國風行，學者認為此一名詞可能源自

於”backpacking”，意指揹著背包徒步旅行（蘇維莉，2007）。歐洲部分國家高中生畢業後的 gap year，也促使青年背包客蔚為風潮。不可否認地，背包客族群仍以西方國家人士為主流，經濟優勢為主要原因（Sørensen, 2003），當人們連基本溫飽都無法兼顧時，旅行是件遙不可及且無意義的事情。

近年來，台灣地區隨著科技進步、經濟繁榮、人民財富增加，出國旅遊已非遙不可及的夢想，自民國 68 年政府開放觀光以來，國人出國人數持續增加，根據行政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統計資料，民國 98 年出國人數為 8,142,946 人，較十年前成長 24%，另外採取自助旅行的旅客數目也較十年前成長近六倍。同時，網際網路的發達更加速了自助旅行的便利性與自主性，網路透明公開的型態，一般人皆可自行訂機票或訂旅館，旅遊資訊的發達，如 GPS 或電子地圖，讓旅者可輕易地規畫日程及路線，網友在旅遊網站（例如：背包客棧、Anyway 等）更會分享國內外自助旅行的食衣住行等經驗。

貳、背包客定義

最早有關背包旅行的研究始自 1970 年代，包括 Cohen 與 Vogt 等學者，1980 年代仍只有少數學者，如 Cohen, Riley 和 Teas 著文發表研究，一直到近期才有較多相關的論文發表，包括 Loker Murphy, Murphy, Spreitzhofer, Westerhausen 等學者（Richards, 2004）。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教授 Cohen Eric 於 1972 年將旅客分為四種類型：旅行團、個人觀光、探險家（explorer）及浪跡者（drifter）（劉翠華，2008），前二者屬於制式化旅客，前二者屬於非制式化旅客，Cohen 認為 tramping（徒步漂泊）可說是 1960 及 1970 年代浪跡者（drifter）的原型，再推演之，浪跡者（drifter）就是近年大量出現的青年旅者，即背包客（backpackers）的原型，不過，Cohen 也強調，此種依時間先後的區分並非絕對（Richards, 2004）。現代背包客已不再適用前述 70 年代研究所描述的漂流者、不正常者及避世者。一般而言，他們未來是社會的基石，暫離物質環境，對於重返「常規」生活有著清楚且不動搖的意向（Sørensen, 2003）

學者 Shales 認為自助旅行是個人以最佳的方式（如步行）到世界上未開發的地區去探險並享受樂趣(蘇維莉,2007),而 Loker-Murphy 和 Pearce 主張背包客(backpacker)不同於主流大眾觀光客,他們偏好經濟型的住宿、交通等設備、著重在與當地人及其他旅行者的接觸互動、自力安排有組織、具彈性的行程、旅行時間較一般假期長,並強調他們本身所參與的是非正式的休憩活動(李佳蓉,2005)。

國內學者王瑋萱及劉麗娟認為自助旅行是彈性、自主性、獨立性的表徵,更是勇於挑戰自己本能的方式,從計畫旅行的開始到旅行的結束,前中後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親力親為,包括擬定旅行計畫、辦理證件、料理三餐、問路、看地圖找路、自己背行李、與陌生人交流、安排住宿的地方等等,更需自己掌握所有的訊息,當下做出決定,無論這些事情喜不喜歡或接不接受,都要一個人去面對(陳佳利,2007)。

參考以上定義並佐以研究者自身經驗,研究者認為背包客乃是有意願及能力自行安排海外旅遊行程,刻意採取不同於主流觀光方式,進行有計畫但彈性的旅程,寧願採取食宿從簡的方式,以換取更長的旅行日數及與其他背包客和當地人相處之機會,並強調自身創新、不隨俗及勇敢的特質。

參、旅行的意義

一、對旅者自身之意義

隨著工業革命帶動機械生產,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Yankelovich 以歷史角度觀察與解讀價值觀,並提出三個不同紀元的價值觀(林功偉,2003):

- 1.為了溫飽的農業價值觀。
- 2.為了物質享受的工業價值觀。
- 3.為了自我實現的資本社會(welfare societies)價值觀。

在現今的台灣社會中,大多數的人或許仍須為五斗米折腰,然而由於多元社會發展,人們已逐漸具有尋求自我實現的價值觀,透過不同方式實現自我價值,背包旅行即為其中一種方式。Binder 曾提出採取背包旅行的目的如下(陳忻岱,2008):

1. 從田野中觀察：看見世界、看見不同的人、不同的習俗。
2. 大家庭的想像。
3. 讓心胸更寬大。
4. 減少物質慾望。
5. 當覺得自己是背包客時，就與他人不同。

同時，Binder也指出背包客歸返之後，會因為旅行方式異於其他大眾旅遊的方式，進而產生越加排拒大眾觀光旅遊的現象，他認為個體在旅行中以富有更多冒險意味的方式創造一種「新的」、「未知」的經驗，這些「未知」的經驗與原來日常生活中的「已知」相對，個體感知經驗，不須妥協於一般普同的經驗法則，透過種種選擇、判斷、決策後看見自身主體的位置。（陳忻岱，2008）

就個人心理層面分析，人們選擇自助旅行的因素，可歸納為幾項，分別是：

- 1.自原有環境生活逃離與放鬆。
- 2.追尋刺激、體驗新事物。
- 3.感受行動獨立自主與自由感。
- 4.自我學習與能力發展。
- 5.嚮往自我實現。（李佳蓉，2005）

二、旅者面對他者之意義

除了自身的意義之外，旅行的意義有時發生在旅者與他者的遭逢，學者 Urry(2007)於《觀光客的凝視》書中認為「凝視」是觀光旅遊活動的核心，觀光客的凝視行為是一種符號蒐集過程，包括景點、被凝視者的日常生活或被凝視者刻意建構出來讓觀光客凝視的事物或情境。觀光客的凝視是社會建構而成，自成完整體系，「凝視主體」(gazer)和「凝視對象」(gazee)產生新的社會權力關係，每個人同時都是觀看者也是被觀看者。背包客旅行的方式不盡然與大眾觀光客蒐集符號的過程相同，但與異地他者的關係可說同時是觀看者也是被觀看者。

旅者與異地他者除了是彼此凝視的對象之外，也會因為機緣而產生情感上的關

係，余德慧（1998）認為人的生命史可說是有著際遇的成分，所謂的機緣並不是指運氣或環境，而是指我們在遭逢他人時，自身引發出來的力量，當我們在遭逢他人的時候，可能毫無機緣地過去，也可能突然產生一股力量，把自己提攜到另一個位置。這份情感上的關係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愛情，也可能是無私的大愛，旅途中的際遇有時像是遭逢的兩者互相給予的禮物。

無論是回歸己身或與異地他者互動產生的旅行意義，人們因不同的背景或需求賦予旅行不同的意義，背起背包的同時，也意味著放下或擱置了某些東西，背包裡頭除了有形的衣物之外，還有什麼樣的心情與感覺藏放在裡面呢？出發是為了追尋還是為了逃避？行走是為了看見還是被看見？返回是因為安歇還是疲累？或許如同榮格所言，旅行的象徵是種精神朝聖，藉此從任何存在的限制將心靈解放，超越任何固執或是定限的情境（Jung, 1989）。人們置身於龐大社會體系當中，宛如閉塞、無法動彈的群體角色，旅行象徵著一種突破固著社會生活的解脫、生命解放的渴求，在潛意識裡更象徵人們對於「超越」的生命追尋，如同精神的「朝聖」之旅一般（胡琇淳，2010）。學者 MacCannell 則認為旅行是一種對現代性發展的抵抗，現代社會中，人際關係變得冷漠，人與人之間產生「疏離感」，這種現象將現代人帶往旅行的道路，在旅途中找「真」、求「異」（陳聖寬，2008）。

第二節 女遊之自我意識

壹、自我

「我是誰」，千百年來不同的人問過這個問題，無數的哲人也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相信心理醫生也聽了不少這類的問題。相傳刻在古希臘德爾斐（Delphi）的阿波羅神廟的三句箴言之一是「認識你自己」，而道德經第三十三章也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我是個微妙的東西，它應在我們之內，但又似乎可與我們分離，人們透過各種方式了解自己、印證自己和發現自己。

人類社會中許多的創造或變化，可說是因為這樣的疑惑而產生動力，促發了人類一頁頁的發展史。不同性格的人在不同的事物中找尋答案，向內或向外尋求，經典、宗教、權勢、地位、金錢、身分、嗜好等。

關於心理學上對自我的探討，涵蓋的層面包括「自我概念」（self-concept）與自我的結構，「自我概念」乃是個體依據以往生活經驗的累積，而對自己多方面知覺的總和，包括生理、心理、智能、社會等方面之特質（蘇益志，2006）。William James 指出：「自我」包括「客體我」（as-known）及「主體我」（as-knower），後者它又稱之為「純粹的我」是個體能經驗、知覺、想像、選擇、記憶和計畫的主體；前者又稱為「經驗的自我」是經驗與意識的主體。他對自我的定義為「自我是自己所知覺、感受與思想成為一個人者。」（覺培，2002）

在自我的結構方面，Freud 的人格結構理論可說是具系統性且影響深遠（蘇益志，2006），他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治療學派認為人格是由三個部分組合而成，這三個部分的能量是以固定總合來計算，能量系統分配在三部分的比例決定，就是一個人的行為。人格三部分可分為：

本我（the id）—是人格的原初系統。追求快樂、逃避痛苦，代表生物層面。本我大部分是潛意識的，是無法知覺的部分。

自我（the ego）—是人格的執行者。自我有意識及運動感覺功能，有現實感與邏輯思考能力，能化為行動以滿足需求，代表心理層面。

超我（super ego）—是人格中的仲裁者。抑制本我衝動，說服自我以道德目的來取代現實目的，代表社會層面（Corey, 2007）。

在 Freud 之後，Erikson 將社會因素的重要性引入精神分析理論，他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主要論點為：他認為人生是一個累積發展的過程，後期的人格型態受到早期發展的影響。他將人的發展依時間性大略分成八個時期，每一個階段都承繼上一個階段的發展，也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危機；發展得好，則可以增強自我的強度，也可以順利的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否則，則會影響下一個階段的發展。Corey（2007）也認為人生的每

個時期都有特定的發展議題，即在不同年齡階段會遇到不同的社會適應問題，有賴於個體在經驗中調適自我，從而化解因困難而形成的危機。在未順利解決之前，心理危機將持續存在；若困難解決，危機化解，危機就成了轉機。

自我的核心究竟在何處呢？不是依附於擁有的事物，而在於本然的存在。Sartre 主張，我們是自己的作者，透過自己的選擇、行動或不行動，我們最終描繪出自己 (Yalom, 2002)。

貳、存在

有形的生命有止盡，面對必然但不確定何時結束的終點之前，人們生存的意義何在呢？西方的存在心理治療學者 Yalom (2003) 在他的《存在心理治療》一書當中提到了四個重大的存在主題：「生存、臨終」、「自由、責任與抉擇」、「孤獨、關係與關愛」、「意義、無意義」，他認為，人類最基本的衝突、焦慮與恐懼的來源正是這四個生命終極關懷的主題，透過「深入的個人反思」才能發現這些既定事實（存在主題）所造成的衝突，反思的方法是；孤獨、安靜、時間、脫離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的生活。

Corey (2009) 認為「人類是唯一能思索己身存在，並藉由這種自我意識能力，以做出選擇來定義自己生活的生物。」人類不同於其他物種的特性之一，就是會致力追求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海德格說：「人是向死的存在」，思考死亡會逼使人們不得不去了解生命的意義，因為知道沒有永無止盡的時間來完成計畫，那麼將會更珍視現有的時光。

根據存在主義，人類狀態的基本層面包括：

1. 自我覺察的能力。
2. 自由和責任。
3. 創造個人認同，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4. 追尋意義、目的、價值和目標。
5. 焦慮為生活的一般性狀態。
6. 覺察到死亡和無存。(Corey, 2007)。

Sartre 曾說：「我們就是自己的選擇。」一種不誠懇的存在模式包含了兩個部份，其一是缺乏為自己生命負責的自覺；其二是處於被動的狀態，並假定自己的存在大部分是被外在力量所控制著。相反的，誠懇的生活指的是真實地探討自己存在的價值(Corey, 2007)。Heidegger 認為此有的本性在它的存在，「屬我性」，將此有從「人人」中抽離出來，成為獨特的個人，在此有的存在中，有兩種選擇，一是選擇屬於自己的可能性，成為「本真的存在」，一是逃避正視自己的可能性，接受「人人」的想法，成為「非本真的存在」。(陳榮華，2006)。

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有多少時刻感受到自己真切地活著呢？我們在生活，有時卻忘了我們為什麼活著？被拋擲到世間，非我們所決定，人類最可貴的自由意志卻能決定自身存在的方式，在每一個當下作出對自己負責的抉擇，使自己成為自身的主宰，活出自己所期望的生活，人才能走出「虛無」而活出有意義、有價值的「存在」。

參、與旅途中的自己相遇

看到嬰孩時，最被吸引的是什麼呢？是那雙明亮無邪的眼神，對觸手可及、視野所見的事物擁有無限好奇的心，對任何事物總想摸摸看、試試看，甚至放到嘴裡嚐嚐味道。旅者剛抵達一個陌生國度時，從下飛機的開始，就如同處於這樣一種無知又好奇的狀態，對外，藉由空間的轉換，讓自己有機會擁有全新的感官與感知能力，對內，察覺自己不同於習慣領域中的思緒反應，透過旅行，重新看見自己也重新打造自己。如同 Steve Zikman (2001) 所言：「旅行是一種流動的展現，展現出我們的本質。它是一種富於想像力與原創力的表現，表現出我們不斷流動的生命。旅行讓我們重新界定自己，在流動的行進中，努力了解自己掠過的一切。」

目前關於女性自助旅行的碩博士論文，對於女性海外旅行有助於探索自我持肯定看法，其中曾煥玫(2000)探討女性自助旅行經驗之研究中，談到旅行讓個人有更多與自我相處的機會、更多自我嘗試和挑戰，充滿了變化與不確定，當各種壓力暫時解除後能得到放鬆、平靜、自由、解放，旅行中面臨不同文化與價值間的矛盾衝突時，有機會讓自己進行反思。李佳蓉(2005)在其女性獨自從事自助旅行的研究中發現，受訪者察

覺到經歷旅程中各種考驗後的成就感與喜悅感，獨自旅行時反而更能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感，在旅途中產生的反思回歸到原有日常生活軌道時，受訪者的精神和生活層面皆產生正面的影響。陳忻岱（2008）研究女性背包客與自身部落格之主體建構經驗，認為背包旅行的形式是女性多樣性的跨國移動實踐，而部落格的書寫則有助於建構「集體認同」的旅行實踐與主體建構。。

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與空間、時間及移動息息相關，就人類的存在而論，時間便是人的生命，空間便是人的生存，移動便是人的生活（王志弘，2000），女背包移動到異國也是一種存在的樣貌，旅行像是壓縮的人生，相遇與分離、情緒與情感的碰撞，可能在短短的數天或數週之內，就從開始到結束，箇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旅者常視自己的旅行為一種自我發展的型式，從中他們更加瞭解自己，以及深入接觸他們自己的以及其他的文化，這些知識在未來能被有益的使用——如果你能經歷過自助旅行，那麼往後的生活可能困擾你的問題，也能迎刃解決（Richards, 2004），這些體驗也將成為日後的經驗，就像美國詩人 Whitman（1986）在《草葉集》裡所寫道：「我不能，別的任何人也無法代替你走過那條路；你必須自己去走。」

肆、旅行之性別意識概念

人類的歷史中，空間中的跨越與流動扮演重要的角色，王志弘（2000）指出移動能力攸關或取資源的能力以及生涯發展機會的掌握，在支配性結構運作下以及社會結構逐漸轉換之後，女性在父權社會之中的移動能力也隨之改變，女性外出移動歷史裡有四項重大事件：出嫁、受薪勞動的每日上工與城鄉遷移、接受教育以及國外（自助）旅行。同時，他亦指出女性移動的歷史趨勢與地理軌跡——晚婚、晚生育或不婚、加強經濟自主能力之就業移動，以及提升知識與技能從而培養自信與擴大視野之就學移動，綜合這些女性移動（與不移動）的作為，乃促發了女性海外自助旅行。

早期的「旅行」常帶有探險與征服色彩，旅行活動常與政治、宗教、經濟、知識的力量緊密結合，這些力量支持探險家往未知之地不斷前行，同時也藉此將權力的版圖向外擴張與延伸（畢恆達，2003）。此種充滿冒險、考驗與征服的探索活動。不僅是對

外界事物從事知識性探察，同時也是向內進行心智探索的過程，以往「旅人」的形象常被塑造為充滿力量的行動者，以男性的姿態而存在，在早期的旅行文本或歷史記載中，女性角色的出現常被描述成充滿異國情調的性慾投射物，不然就是以探險家或海外殖民者的妻子、女伴、家人等身份出現，在旅行活動之中扮演傳統居家女性的角色，照料男性旅行者的家務及身心需求（唐筱雯，2007）。

隨時空流轉，兩性平等觀念以及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女性出國自助旅行的現象日益普遍，關於旅行經驗談或旅行文學的著述又以女性作者最多，反映女性自助旅行的實際盛況與經驗（王志弘，2005）。女性的旅行活動不再是單純的休閒與消費，在旅行活動過程中女性不但跨越了文化與地域的疆界，同時也跨越了公私領域的二分，透過運用移動、身體的自主權與個體的獨立性，彰顯出女性也能成為旅行活動中的主體（畢恆達，2003）。

邱淑雯（2001）指出現代女遊的意義具有以下三點：

1、改變與「家」的關係：女性不再只是「看守、等待、犧牲、奉獻」的角色，藉由短暫的出遊，維持個人與家的不同關係。

2、改變與「父權」的關係：女性除了「在家從父、父死從夫、夫死從子」的關係外，父權在女遊的發生上具有支持或反對的不同角色，父權有時是一種壓迫，有時則是一種引導。

3、改變女性建構生命意義的方式：女性的角色除了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之外，可以透過旅行來實踐自我、發現自我，旅行可以是女性建構自我生命意義的方式之一。

畢恆達（2003）所進行的研究《女性自助旅行經驗對自我性別意識的建構》中亦針對三方面指出旅行與性別意識建構之關係：

1、學歷、婚姻狀態及生命階段對旅行活動的影響

婚姻狀況、子女的有無與經濟能力，對於女性自助旅行活動能否進行具有重大影響力。周義隆和黃振富對國內自助旅行者所進行的研究指出女性、未婚、年齡在 20-39 歲、具專科以上教育程度、所得在兩萬元至四萬元之上班族為最國內典型的自助旅行成

員。

2、旅行過程中性別權力關係的衝擊與轉變

透過旅行時空間上的距離，人們可脫離日常生活的繁瑣與羈絆，原有的束縛不再，但可能也同時喪失在原有社會情境下具有的資源與能力。身處異地，旅行者往往同時遭受語言能力的喪失以及社會位階的失落，這種衝擊對原來位居優勢位置的男性所造成的影響遠較女性更為明顯，兩性同時切斷原有外在支援網絡，在生活能力上的差異立刻彰顯出來，女性重新對既有的男性價值及男性能力進行評價，也肯定自己原先所具有的能力。在此相互評價調整的過程中，女性旅行者便能獲得更多的自信與能量，挑戰性別權力關係。

3、旅行跨界經驗作為個人能力資源的積累

出國自助旅行的跨界經驗讓女性得以在社會或家庭網絡中獲得正面的肯定與評價的提升，並進而改變在家庭中的權力位置或是性別權力關係，且這樣的經歷會成為女性的一個隱性資源，讓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和男性有更多權力協商的籌碼。

綜上所述，旅行可提供女性另一種生命的出路與對自我之肯定，採取非主流的背包旅行更是女性彰顯主體之方式，遠遊與歸返所需要的動力和勇氣，在女性特質的幽微之處閃閃發光。

第三節 女遊之發聲練習

壹、發聲的方式

行走的心情與經歷，透過文字，除了讓遊者再次回味與沉澱外，閱聽者雖非身歷其境，也能虛擬神遊一番。在電腦及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旅行文學只呈現於紙本或印刷物上，照相機昂貴，也無法立即捕捉心動的畫面，身處於現代的遊者則便利多了，見到感動的畫面可隨時以照相機或攝影機留存，心有所感則將心情或經驗揮灑於網誌或部落格中，網路平台讓人人都可以當作家，3G 手機讓人可立即上傳照片、影片及文字。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紀錄方式，可以概括性稱之為反身性書寫，Giddens 認為反身性書寫是現代性自我認同的實踐。旅行書寫讓旅者有機會重新召喚當時的處境、心情，書寫自身經驗能重新建構自我。研究顯示早期女性書寫文本多以書信往來或日記呈現，女性不僅不被鼓勵書寫，還要受制於父權壟斷的社會資源（陳忻岱，2008）。

台灣早期有機會跨國旅行的女性大部份有其特殊的身份，如留學生、隨夫婿出使在外的女性、或嫁作外人婦的女性，如徐鐘珮隨外交官夫婿出使在外，寫下《多少英倫舊事》、《追憶西班牙》，鍾梅音的丈夫因工作調派國外，使她有機會旅居在外，撰寫《海天遊蹤》，徐鐘珮與鍾梅音可說是開啟女性旅遊散文的先聲。到了七〇年代，三毛的浪遊式小說掀起女性對遠方旅行產生憧憬的浪潮（賴雅慧，2005），其後，鄭華娟《往天涯的盡頭單飛》及後續作品描述德國生活的趣事，同樣引起強烈回響。九〇年代之後台灣經濟起飛，女性海外旅遊風氣盛行，產生大量的女遊書寫，諸如愛亞、李黎、蘇偉貞、鍾文音、張讓、胡晴舫、席慕容、黃寶蓮、施叔青等作家（黃恩慈，2007）。

近年來強調自主與自助的旅行方式更蔚為風潮，如以 922 天騎單車環遊世界的林姬瑩與江秋萍，以五個月完成絲路之旅的杜蘊慈、黃惠玲，或是登上南美最高峰的林乙華、李美涼，這些女性的旅遊行程選擇、旅行的目的、或是所採取的旅行方式，可說是心智與體力的雙重挑戰（畢恆達，2003），她們也紛紛受到出版社的邀請出版書籍，或在期刊或報紙上發表文章記述旅行經歷。

同時，有更多的女性背包客透過經營自己的部落格（blog）書寫旅行之所見所聞，出發前後的準備及心情。部落格（blog）是個可以與閱聽者對話以及展現自我風格的空間，除了使用網路入口網站的空間，如：Yahoo部落格或msn分享空間之外，不少網路平台也提供旅人日誌的分類，如中時部落格、城邦部落格、無名小站、yam 天空部落、PChome 個人新聞台、Hinet的Xuite，自助旅行相關的旅遊網站中也增設旅行部落格的單元，如Anyway旅遊網、背包客棧等等，讓熱愛旅行的人盡情發表遊記或是攝影作品（陳忻岱，2008），許多旅行書寫為主題的部落格也因此產生。《牛津字典》於2003年正式收錄「Blog」這個字，《韋氏線上辭典》於2004年將「Blog」選為「年度之字」、

《財星》(Fortune)雜誌於2005年將部落格列為「10大年度趨勢」榜首，2005年之後，全球發燒的部落格旋風吹進了華文的網路世界(李欣岳，2006)。當然，自2009年開始風行台灣的Twitter和Facebook，更讓旅人可即時地將每一刻的心情、照片及影片上傳，與好友分享。

由上可知，從傳統的書寫到現代的網路媒介，女性背包客的發聲途徑可說是越趨多元與便利，擁有自主性呈現自己的旅行經驗。

貳、一探女遊者之所思所欲

許許多的女性旅人透過書本、網誌或部落格書寫心情，分享喜怒哀樂及對生命的思索，檢選部份文字呈現於此，一窺女遊者的思緒脈絡。

一、出走的原因

感受存在

Eleizabeth Gilbert 在她的暢銷著作《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中曾描述在她九歲左右便開始為人生必然走向死亡這件事感到無助與悲傷，雖然當時並未發生任何親友死亡的事件。那年的夏天，她為了每一天的結束而痛哭失聲，她寫道：

九歲的我，除了哭泣之外，別無他法。往後許多年，超敏感的光陰意識使我不禁想以最快的步伐體驗人生。如果我在地球上的時間如此之短，現在就得盡力體驗。因此，我盡力旅行，盡力談情說愛，野心勃勃，大吃麵食。

(Gilbert, 2007)

因為明瞭生命短暫，女旅者盡力讓生命每一分鐘過得精彩，真切感受自身的存在，也創造存在的價值。

莫名的牽引

女旅者選擇到訪的國家依個人喜好與能力而定，有些人偏好先進、舒適的國家，有些人熱愛走訪古文明國度，還有些人甘冒體能極限與風險，前進高原、山岳或極區一

覽原始風光。種種的選擇也許有現實考量，也許只是莫名的悸動。女性特有的細膩情感，傾洩情感於令她悸動的異鄉。

不記得在那一年以前，我無意間翻到一本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那期書裡，它正好再介紹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釋的，屬於前世回憶似的鄉愁，就莫名其妙，毫無保留的交給那一片陌生的大地。（三毛，1991a）

為了相遇

黃淑文（2009）採訪獲得「雲門流浪者計畫」獎助而獨自在亞洲的某個國度旅行兩個月的實踐者，將訪談寫成《趁著年輕去流浪》一書，書中有句話說：

成年後，我們長大了。身體的軀殼，雖有個實質的家，但生命底層的靈魂，卻總在找尋一種歸屬，一種深處的連結。

這份連結也許是異國的某個場景，某個陌生人的一抹微笑，甚至也許只是空氣裡飄散的某種味道，彷彿啟動了旅者的記憶密碼，身在異鄉，心靈卻感到熟悉與安全。

重燃生命熱情

行走是為了什麼呢？也許是為了逃離，也許是為了追尋，每個旅人都有自己行走的原因，日復一日的生活雖然安全，久了卻有些無趣，利用旅行製造一點無傷大雅的變化，讓自己重新活起來。

平靜的生活有時令人害怕，還怕要這樣永無止境的過下去。因此就想要日子有點變化。

通常，我會先想到旅行。旅行是很直接的變化，去一個也許是熟悉的地方，也許是從未去過的地方。可是，畢竟暫時離開原來的規律，給自己已經有些厭倦的生活，重新給些趣味。（沈花末，1993）

對旅行無法停止的渴望，盤據著女遊者的心，想換個地方呼吸，給自己各種合理

的理由或藉口，但也許只是為了逃避暫時無解的現實問題。

我們需要看，看不同的東西。

而旅行是，把挫折和憂傷丟到背後，把重複和厭倦丟到背後，大步的走去。

（沈花末，1993）

早在許多年前就開始「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這個狀態，當時的我一直覺得不夠，總是希望能再多，再更多一點的旅行著。旅行是一個任意門，讓我跳脫現實的羈絆，輕易的轉換到另一個空間裡...當時的我，著迷於從旅行中收穫滿滿的我自己再度回到現實生活中，開始被生活一點一滴的磨損，之後再出發旅行尋找新的力量的循環過程...其實，那時的我為了逃避，逃避...現實壓力，只是我給自己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我需要充電。

（旅行的小星星，2010a）

二、女背包的體驗與轉化

融於天地間

女旅者迎向世界，從移動中便感受到個體的渺小，從飛機上俯看如火柴盒般的屋舍，在疾馳的火車上看遠去的景色，面對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傑作瞠目結舌，唯有靜默，打開全部的感官感受異鄉的一切。

拿天地來丈量，人縮小了，也放大了。這既大又小，是件有趣的事。譬如在新墨西哥，有時路上只我們一輛車。極目遼闊，適合神思跑馬。但天地這樣實在又這樣好看，費神苦思做什麼？隨便亂想正好，正經去傷腦筋就有點殺風景了。更何況面對這樣全盤將人收服的景致，個人繡花似的小思小想做什麼呢？

思考是室內活動，是人關在四壁裡做的事。一旦走出門，尤其到山野裡去，草木石塊都誘你左右張望，鼻子裡有花草的氣味，耳朵裡是風聲水聲鳥聲蟲聲，皮膚上註冊了風的溫度和速度，五官全開，整個人充滿了外界的大小訊息，你跟都來不及，哪有空去思考(更何況是抽象思考)！最好像動物一樣聽憑本能，無思無邪就好了。（張讓，2004）

要如何才能把這樣的感動寫給你呢？...沒有太多的思想，沒有下一站的計畫，沒有來不及還車的擔心，沒有一絲不安全的緊張，在這個多雲卻無雨

的午後，在這樣的山和水的沉默裡，我，不是一個旅人，我是風景裡的靜物... (Annie, 2008)

旅行是生命的氧氣

尋常的日子裡，一日三餐、固定的上下班路線和熟悉的人際圈，雖有著安定的幸福，心靈卻不免沉睡，旅行為女背包的心注入鮮活的氧氣，再度充滿創意與熱情。

旅行時我常覺得心神振奮，像波特萊爾說的：「心靈著火了。」一下子驚歎紅土山岩美麗，一下子想要給那天的藍色命名，一下子又想到感動的來源。(張讓，2004)

調整自我

每個遠遊的女性有自己的原因與動機，藉由旅行轉換時間與空間，脫離原處環境裡的身份、人際關係及社會性約束，旅途中不僅與他者相遇，也得以與未知的內在自我相遇。

最近我的心境逐漸由外轉向內省.....最終還是不可避免重地面對暫時擺脫的自己。也許在這一年的伊始，我必須學習獨處，在與自己周旋的同時，試著整理一套生之秩序與目標。(施叔青，1989)

邂逅

旅行中的身心既放鬆又緊繃，若是碰上殷勤獻好的異性，情感的閘門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然而旅途上的愛戀，是逢場作戲還是會細水長流，無人知曉。

很多旅人都說義大利男人最會勾搭女人，但比起希臘男人卻略遜一籌...在希臘，還有個名詞叫「Kamyaki」，專門用來形容希臘男人追求外國女性旅客。這套獵豔的技術，是每個希臘男人都玩得爐火純青的社交藝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希臘人至今仍是虔誠的希臘正教信徒，因此男女婚前性行為不被社會、家庭接受，希臘男子於是不敢隨便招惹自家的女人，不要說難上手，一不小心真上了手，可就要一生負責到底。(韓良露，2005)

他說他已經向神求了三年，求神送某人至此，然後帶他走。他說我一定是神派來使者。(鍾文音，2004)

女旅者的敏感

在某些情境及某些時刻，女性細膩的心和敏感的身體感受到的種種，只有自己或其他女性才了解，男性永遠無法體會，是無法言說的滋味，也是說了也無法理解的感受。

直至吉普車離開了馬特馬她…帶之而起的是沙石連天…於是人也跟著吉普車四輪傳動著，上下折騰著肉體…只有女人才能在這樣的荒漠顛躓裡感覺那兩條細帶子，緊緊呵勒著胸，讓我走至世界的盡頭依然想到我是一個女人…我的「好朋友」…每個月拜訪一次地提醒著女人身分。（鍾文音，2002）

旅行的意義

對女性遠遊者而言，什麼是旅行的意義？什麼又是旅行的核心價值？當現代科技把人類搞得太便利也太複雜時，回歸純粹與單純，或許才能讓身心真正安定。

其實，旅行的本質不就是這麼回事，單純的想要讓自己處於一個陌生的地方，看著不同的風景，體驗不同的人生，享用著不同的美食…對於現今的旅者來說，旅行變得容易了，你開始離不開手機，離不開數位相機，隨時都要在 FB 或噗浪上更新自己的狀態，無論吃什麼、喝什麼、看什麼都要用手機/數位相機拍下來上傳…無論你現在是不是在旅行..記得...放下手上的手機，用你的五感去感受這個世界，跟隔壁桌的陌生人聊幾句話，甚至別忘了陪在你身邊的人，不要因為用了手機，就忘記「純粹的交流」這最重要的精髓。（旅行的小星星，2010b）

我們太沉溺也太習慣於物質與感官的刺激，拼死追逐新商品、頂級服務、奢華享受。我們都忘記生活中最簡單的事物所代表的非凡價值，反而把這樣的觀念視為陳腔濫調，不屑一顧，失去從簡單生活中體會生命真諦的能力。（謝怡芬，2010）

對旅者來說，曾走過的千山萬水，是滋養生命的養分，也是豐厚生命的存糧；異鄉人們給予的無私協助和關懷、與其他旅者萍水相逢的情誼，是生命中美麗的篇章。女背包細膩的心，珍藏這些美好的片段，為自己製造美好的回憶。

我認為，旅行就是回憶。不管去的地方是熟悉的，或者是陌生的，都是在貯存未來生活的資料；而不同的山川土地，不同的人物面貌，以及不同的風與日光，我想到的是一種力量、一種平和、一種智慧和一種美...如果把這些都忘記，人生將要多麼失色。(沈花末，1993)

旅行就是我活在那裡，呼吸，觸摸著千萬種與我不同的生命·得以滿足...
(阿妹妹，2007，引自背包客棧)

也許我還在找尋旅行的意義...旅行，是旅人的冒險故事，也是各個旅人的交匯處，微妙的時刻往往由此而生...現在我最感興趣的，是我還能遇上多少投緣的旅人，能編寫得多少的有趣故事，以及我還可以成長到什麼程度。人，要是沒有瘋狂過，大概只有後悔渡過餘生。
人，要是老了才去背包旅行，相信也不能走得多遠。
人，只要通過旅行，才會真的生茁壯成長。
那麼，還要猶豫什麼?(卡卡西，2010)

離返之間

在出走與返鄉之間，女旅者與家的距離忽遠忽近，出走時想家，在家時想遠遊，渴慕萬千世界的種種風光，心思卻仍不時返回千里之外的原鄉。

我好像必須再次遠離，做最後一次的出走，到天涯海角走上那麼一遭，把自己放逐拋擲到世界最偏遠的角落去流浪、去飄移。我想到天涯海角為自己招魂。在回歸的心路上，我必須把自己拋擲得愈遠，才會回來得愈快。
(施叔青，2001)

在離開與歸返之間，家鄉對女遊者來說，也許仍是最後的歸依之處，旅者能行走到何時呢？當現實的羈絆或體能、健康因素，無法再親身領略這世界的美麗時，女遊者會用什麼樣的心思面對這件事呢？

我一直有寄明信片給自己的習慣，等到哪一天我老了，再也走不動的時候，坐在搖椅上看明信片就是我晚年最大的精神支柱。(Gapyear，2010，引自背包客棧)

我常想，如果你一直住在台灣，或者反而不會去注意你是「住」在這裡住。

一旦離開，才會體會到「住」的感覺。我喜歡這塊土地，這裡就是我的家了，以後再去哪裡，都無所謂。反正我知道我會再回來。（施叔青，1997）

遠行有千百種理由，佇足不前也有千百種理由，往外可以追尋些什麼，往內又是另一種層次的追尋。

我有想完成的理想，想改變的事情·如果一直流浪下去，是沒有辦法的...我不會壓抑，不過也不會膨脹自己·如果人人都知道看清楚自己的需要才做選擇，那麼欺瞞與傷害也就不必要了，奧修說，從來沒有人是因為奔跑著抵達目的地，他們都是因為停止而到達。如果你知道你追求的，只是一個讓自己安息的夢想，那麼，也許就不會隨著眾人的方向奔去，那麼疲累。你會看見自己，學會微笑...（阿妹妹，2007，引自背包客棧）

上述文字展現女性旅人以文字訴說上路、旅行直至歸途當中種種的思緒、掙扎與追尋，包括行走異鄉的原因、現代女性的自我定位、女體的感受、旅行和停下腳步的意義等，在本研究後續的訪談與分析，將會更深入了解女性選擇國外自助旅行之心路歷程以及旅行前後之生命轉化歷程。

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於研究者對女性選擇獨自出國自助旅行之認同與好奇，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敘述其家庭背景、抉擇的心路歷程與旅行前後對生命的思考。對於自我追尋及生命意義的詮釋，研究者認為無法以量化的統計數字進行解讀，唯有透過深度訪談的敘說方式，轉錄成訪談文本，經過反覆與文本對話的過程，發現內容意義及主題脈絡進行理解與分析，以呈現女性背包客海外旅行的生命經驗。

第一節 質性研究法的選擇

帶著自己對人生的困惑，著手這篇論文，卻在研究途徑的入口前左右徘徊，碩一上學期修習敘事研究，試著操作編碼及篩出意義單元，之後又上了詮釋現象學的課，深奧的敘述讓自己卻步，深怕自己無法爬梳出有深度的脈絡。騰完第一份逐字稿以及進行論文前二章的寫作時，內心不斷交戰，想要呈現自我經驗，又怕自身生命深度與厚度不足，落入無病呻吟、喃喃自語的狀態，想要描述他人經驗，又渴望可與自身經歷碰撞交集、互為對照或補充。2010年10月2日與指導教授 meeting 時，詢問老師究竟我該剖析自己還是剖析別人？該用敘說還是詮釋現象學？老師很清楚我呈現矛盾膠著的狀態，而他認為這是我的論文，由我自行決定想要呈現的面貌。

老師請我形容自己，我傻笑了一陣，思考 10 秒鐘之後，我答道：「內心像飛鳥，想要自由自在，形於外像烏龜，用殼保護著自己。」在哄堂大笑之後，一個全新的名詞——「龜鳥」(圖 3-1)產生了。背包客的確符合這樣的形象，內心想要自由、逃避或探索的意念是無形的翅膀，背上的殼也許是有形的背包，也許是無形的保護罩。



圖 3-1 龜鳥

陸續訪問完四位研究參與者，決定忠實跟隨自己的感覺，採取他者敘說的方式，H. White 曾說：「敘說的衝動本來就是一種天性。」(Riessman, 2003)，進行研究之前，研究者應先表明自身對該議題或現象的先前理解與解釋 (Denzin, 1999)，因此在第一章研究背景與動機中詳述研究者自身生命經驗與旅行前後的體驗和轉化。

Heidegger 提出：「語言在說話」，他認為，語言是最貼近於人的本質的，語言本身就是思想，具有「召喚」的能力，也就是說當語言一出現就代表有這個經驗，且可以透過語言的聆聽來設想經驗 (林珊如、劉應琳，2003)。無論是哪一種質性研究法，從開始到結束，都須依循研究參與者的話語所化為的文本，找尋並分析意義。一位女性選擇進行海外自助旅行，其背後的生命經驗、動機，還有因旅行而產生的生命探索與轉化，筆者認為是深刻的個人生命經驗，採用敘事研究法可深入探索研究參與者之內心世界，真實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第二節 敘事研究法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採用敘事研究法，敘事研究也被稱為敘說研究，常被用來作為瞭解個人身分認定、生活風格、文化以及敘說者歷史世界等的工具，資料係以訪談或文獻探討中所採擷的生命故事或其他方式蒐集而得，可說是一種在收集個人感受、經驗及思想時很有效的方法。

敘事研究指研究者透過研究的過程，運用訪談逐字稿、田野筆記等做為研究材料，並事先經過研究參與者的書面同意，以進行敘事性的思考與詮釋分析後，使研究參與者深刻的生命故事以敘說方式直接呈現。通常研究者會擬定一份半結構式的訪談綱要，過程中盡力嘗試且投入受訪者的心理與社會世界。訪談者可依據訪談過程與內容，延伸並詢問未列於訪談綱要上的問題，訪談者並應適時體察受訪者的意願。

敘事研究多半以人為中心，關照於此獨特的個人，書寫聚焦於此獨特的個人，由這個獨特的人談他自己的故事，談論的核心是從他自我世界所建構出來的。可以說敘事就是我們要研究的那個人自己敘說的故事（王釗如，2008）。過程中，敘事者於其所處的文化脈絡下，使用其語言描述其生活經驗，透過敘事過程，研究者則依其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來詮釋敘事者的經驗，並找出有意義的事件（Crossley, 2004）。Polkinghorne認為在敘說故事中，事件和行動被一起描繪成有意義的情節，並將其意義的情節組織在一起，成為一個全部情節，因此在意義的脈絡下，被組織在一起，而呈現出事件之意義（張玉燕，2003）。

依據 Riessman（2003）及 Crossley（2004）之看法，略述敘事研究方法如下：

一、訴說

首先擬定一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開放式提問方式較能鼓勵事情的敘事化，並需同理受訪者的心理和社會世界。和受訪者的關係需維持融洽和諧。訪談過程中不拘泥於訪談大綱上的問題，可追隨受訪者有興趣或認為重要之問題。Mishler 建議可開啟一些話題，容許受訪者（即研究參與者）自己去建構答案，同時在與傾聽者（即研究者）合作的情況下，一起找出其中的意義。研究者可依以下七個問題焦點提出訪談大綱：

（一）生活章節：將自己的生活歷程想像成一本書，由生活中的每一部份組成這本書的章節，McAdames 建議至少分成二到三個章節，最多不超過七或八個章節。這些章節即是生活書的綜覽，並於每個章節下一個標題，並簡述各章節的主要內容，這可當程訪談的第一部分，盡量控制時間，簡單敘述即可。

（二）關鍵事件：值得詢問的幾項關鍵事件如下：

- 1、高峰經驗：生活故事中的高潮點，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刻。
- 2、低潮經驗：生活故事中的低潮點，生活中最難熬的時刻。
- 3、轉捩點：在此事件中，對自己的認識與了解產生重大改變。只要在回溯的當下覺察到這事件是個轉捩點即可，即使事件發生當下，自己並未察覺到也沒有關係。
- 4、最早的記憶：能想到的最早的記憶之一，有清楚的場景、人物、感受和想法。重點在於這是自己的早期記憶，並不一定要具有什麼特別意義。
- 5、兒時的重要記憶：任何難忘的兒時記憶，正向或負向的都可以。
- 6、青少年時期的重要記憶：青少年時期重要的記憶，正向或負向的都可以。
- 7、成年時期的重要記憶：21 歲以後正向或負向的重要記憶。
- 8、其他的重要記憶：最近或是很久以前所發生，重要的特定正向或負向事件。

(三) 重要他人：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出現一些重要他人，例如父母、孩子、手足、配偶、情人、朋友、老師、同事、恩人等等，這些重要他人對於敘事有重大的影響。列舉出生活故事中最重要幾位人物，並指出自己現在或曾經和這些重要他人的關係，以及這些重要他人對自己生活故事的哪些具體面向造成影響。

(四) 未來藍圖：描述未來的整體計畫、綱要或是夢想，計畫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更改，正好反映出自己生活中成長轉變的經驗，並談談這些計畫如何促使自己在未來有所創造以及對他人有所貢獻。

(五) 壓力與難題：所有的生活故事都難免出現重大的衝突、棘手的難題、待掙脫的困境以及高壓時刻。試著思索並描述生活中的某些範疇裡，經歷到其中之一的狀況：值得注意的壓力、主要的衝突、棘手的難題、必須克服的挑戰。列出壓力、難題和衝突的形成來源，並交代這些壓力、難題和衝突形成的大概歷程。最後，若已有解決的腹案，也可談談接下來將如何克服這些壓力、難題和衝突。

(六) 個人意識型態：可詢問以下數個問題

- 1、是否相信有上帝或某些神明的存在，或是有某些力量主宰這個宇宙？
- 2、請概略介紹你的宗教信仰。

3、你的信念和你認識大多數人的信念，有何不同呢？

4、你的宗教信仰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轉變？你的個人信念曾經面臨重大急遽的轉變嗎？

5、是否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6、認為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七) 生活主題：透過描述生活的章節、情節與人物，回顧了整個生活故事，是否覺察到貫串整個生活故事的核心主題、訊息或概念？那是什麼？(Crossley, 2004)

二、轉錄

Van Maanen 認為「有聲音的文本需要以聲音的形式呈現。」(Riessman, 2003) 轉錄是個解釋性的過程，轉錄時的選擇及安排將會影響到讀者如何理解這個敘說。研究者是以組織故事的方式導引出解釋，包括故事的每部分，以及它們與整體之間的關係。對於同一段談話若用不同的轉錄方式，將會以不同的方式建構其意義。

三、分析

資料分析的重要關鍵是要了解訪談情境中所產生的意義內容，以及意義的複雜性。要了解這些意義必須仰賴詮釋，以及研究者投入於和逐字稿之間的理解與詮釋關係。以下有幾個步驟可幫助獲得意義：

第一步、閱讀與熟悉

反覆閱讀全部的逐字稿，至少五至六遍，以熟悉文本資料，對於逐漸顯現出的重要主題，能夠掌握大致的概念與要義。

第二步、找出待探尋的重要概念

去了解所要分析的個人敘事具有哪些基本要素。包含三個要素：敘事基調、表徵意象及主題。

1、敘事基調(narrative tone): 係透過故事的內容及敘事的形式或方式來傳遞，例如：敘事基調大致上是樂觀或悲觀的。McAdams 認為敘事基調的主要影響因素來自於兒童早期和重要他人依附關係的安全與否

2、表徵意象(imagery)：特別要注意用來描述、或是陳述生活章節、關鍵事件所使用的語言。表徵意象能提供線索讓我們探尋對個人有意義的形象(images)、符號(symbols)或隱喻(metaphors)。表徵意象就和我們的身份認定一樣，都是可以被發現與被創造的。我們創造屬於自己的形象，但此一創造行動本身即深受文化中的原始素材(例如：語言、故事)所影響，可再深入思索這個表徵意象是如何演變而來的。

3、主題(themes)：McAdams 認為「權力」(對於主動權、自主性的渴求)與「愛」(與他人有關聯、依賴的渴求)是構成故事的二大支柱，因為它們是人類生活中主要的動機。在詮釋資料時，要注意這些資料透露出哪些具有動機性的主題。敘事中提到的「情節」透露出許多線索，告訴我們生活中什麼在驅策著我們、激發我們前行，以及我們真正重視的是什麼。

第三步、區辨出敘事基調

想要區辨敘事基調，須從兩方面著手：

- 1、仔細檢視研究參與者提到了哪些過去經驗？
- 2、研究參與又是如何說這些經驗？

第四步、區辨表徵意象和主題

建議將表徵意象和主題一起分析，因為它們常互有交集，而且特定的表徵意象通常也會帶出特定的主題。區辨的有效方法，就是有系統地處理逐字稿，從「生活章節」的問題開始，然後順著後續的訪談問題著手，如：關鍵事件、重要他人、未來藍圖、壓力與難題、個人意識型態與生活主題等方面。表徵意象和主題應會隨著這些問題被區辨出來。

第五步、交織成一篇脈絡連貫的故事

依據研究者對訪談資料的詮釋，將上述的表徵意象和主題全部交織成一篇脈絡連貫的故事，呈現在閱讀者面前。

第六步、撰寫研究報告

Crossley (2004) 建議研究報告包括以下部分：緒論 (introduction)、研究方法

(method)、研究結果 (results)、分析與討論 (analysis/discussion)、研究者省思 (reflection)、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完成一份經過詮釋與分析的研究報告。

研究者希望透過以上的實作程序，將女性背包客海外旅行之經驗進行深入的探究，Bruner 主張敘說分析希望得到的是「主角是如何解釋事件的？」(Riessman, 2003)，敘說者所述的這些生命經驗最後徹底改變或塑造了個人的自我概念，以及他（她）對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本研究即以研究參與者陳述自己的生命與旅行交織的故事，呈現促發她們選擇海外旅行之動機與行動力的生命經驗、旅行如何形塑或改變個人的價值觀或人生觀以及她對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初審結束後，經過口試委員的建議，本論文共訪談四位女性，採立意取樣，以擁有五次以上自助旅行經驗，曾單次旅行時間一個月以上，同時擁有獨行與結伴旅行經驗者為優先考量。關於研究參與者的選取，研究者透過個人的人際網絡徵詢對象，並瀏覽最多華人背包客參與的網站—背包客棧及網際網路上女性旅人自行建構之部落格，確認適合的研究樣本之後，研究者以部落格留言、msn 及電子郵件為聯絡方式，說明本研究之主題與方向，對方均表達高度配合意願及對本主題的興趣，茲將四位研究參與者列表如表 3-1。

表 3-1 研究參與者列表

編號	文本代碼	暱稱	年齡	婚姻狀況/職業	訪問日期/地點
1	A	Jessie	30歲	已婚/背包民宿經營者	2010/12/01 (台中某背包民宿) 2010/05/07 (台中某背包民宿)
	旅遊經歷	1998 峇里島(大學畢業旅行) 1999 峇里島(自助/獨行 一個月) 1999 美國(自助/獨行) 2005 葡萄牙、希臘、土耳其、義大利、波蘭 (公務) 2006 捷克 (自助/偕伴)、香港(公務) 2008 澳洲打工度假(自助/獨行 一年) 2009 馬來西亞刁曼島(自助/獨行) 2010 希臘、北愛爾蘭 (自助/偕伴)			
2	B	小鯨魚	34歲	單身/小學教師	2010/12/13 (台中某餐廳) 2011/02/20 (台中某茶藝館)
	旅遊經歷	2001 新加坡 (公務) 2003 義大利 (國際青年交換志工) 2004 瑞士(自助/獨行) 2005 沙巴(自助/獨行) 2007 雲南 (自助/偕伴)、澳洲 (自助/獨行) 2008 香港、印度、泰國、柬埔寨(自助/獨行)、英國 (自助/獨行) 2009 法國、西班牙(自助/獨行)、印度 (自助/偕伴) 2010 印度、中國 (自助/偕伴) 2011 尼泊爾(自助/獨行)、印度(自助/獨行)			
3	C	Donna	38歲	單身/廣播電台國際業務	2010/12/18 (研究參與者台北家中)
	旅遊經歷	2001 義大利、梵蒂崗 (跟團) 2002 馬來西亞(自助/獨行)、英國(自助/獨行) 2003 西班牙(自助/獨行) 2005 德國(公務)、西班牙(自助) 2007 美國(公務)、中國(公務)、西班牙(語言學校、自助/獨行) 2008 美國(公務)、巴哈馬(公務)、印度(公務)、泰國(公務) 2009 法國、荷、比、摩納哥、西班牙(自助/獨行)、新加坡(公務) 2010 峇里島 (自助/偕伴) 2011 美國(公務)、西班牙(自助/偕伴)			

編號	文本代碼	暱稱	年齡	婚姻狀況/職業	訪問日期/地點
	D	Pema	36歲	單身/小學教師	2010/12/19 (淡水某咖啡廳)
4	旅遊 經歷	1992 泰國 (跟團) 1998 美國 Project Adventure Workshop (自助/偕伴) 2001 紐西蘭冰河火車之旅 (跟團)、加拿大洛磯山脈國家公園騎單車、健行 (自助/獨行)、美國 Adventure Basic Counsel Workshop (自助/獨行) 2002 尼泊爾聖母基地營健行 (自助/偕伴)、尼泊爾蘭坦國家公園健行 (自助/偕伴) 2003 尼泊爾江木森健行 (自助/偕伴)、泰北 (自助/獨行)、尼泊爾 (自助/偕伴) 2004 尼泊爾安娜普那基地營健行 (自助/獨行)、吳哥窟 (自助/偕伴) 2005 秘魯 (自助/偕伴)、峇里島 (跟團)、印度 (自助/獨行) 2006 喀什米爾 (自助/偕伴)、坦尚尼亞 (自助/獨行) 2007 中國K2 基地營、印度喀什米爾拉達克文化健行 (自助/偕伴) 2008 尼泊爾EBC健行 (自助/偕伴) 2009 尼泊爾木斯塘健行 (自助/偕伴) 2010 北疆 (自助/偕伴) 2011 不丹 (自助/偕伴)			

第四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壹、資料收集過程

本研究之相關文本皆由研究者本人收集資料以確保資料之一致性，資料來源包括：深度訪談、部落格、札記、電子郵件及 msn。文本資料來源列表整理如表 3-2。

表 3-2 文本資料來源列表

編號	文本代碼	暱稱	資料來源	字數統計	起始日期	次數/篇數	時數
1	A	Jessie	訪談文本	45,141	2010/12/01 2010/05/07	2次	3小時
			部落格	5,514	2009/08/16 至2010/04/03	3篇	
2	B	小鯨魚	訪談文本	47,771	2010/12/13 2011/02/20	2次	3小時8分
			部落格	22,944	2007/08/30 至2011/03/06	43篇	
			電子郵件	5,042	2010/12/21 至2011/04/24	2次	
3	C	Donna	訪談文本	18,553	2010/12/18	1次	1小時30分
			電子郵件	5,193	2011/03/03 至2011/08/25	6次	
			msn	10,088	2010/03/09 至2011/07/26	37次	
4	D	Pema	訪談文本	21,419	2010/12/19	1次	1小時35分
			部落格	62,279	2005/10/17 至2009/04/15	52篇	
			札記	18,919	2008/01	1篇	

貳、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訪談文本、研究參與者之部落格文字、與研究參與者往來之電子郵件及 msn 等書面資料進行文本分析，首先進行文本編碼，將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訪談紀錄逐段編號，並在具有意義的訪談字句下方標上底線，如（訪）A1-001，A1 表示與研究參與者 A 進行第一次訪談；001 代表研究參與者第一句之內容；訪 A1-001 表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A 訪談中第一句之內容。研究參與者之部落格文字以 b 為代號，以日期作為區分，如 B-b-20110303 即表示研究參與者 B 於其部落格 2011 年 3 月 3 日之文字。研究參與者之札記以 d 為代號，以月份作為區分，如 D-d-200801 即表示研究參與者 D 於 2008 年 1 月之手札文字。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往來之電子郵件以 em 為代號，以研究參與者回信之日期作為區分，如 C-em-20110615 即表示研究參與者 C 於 2011 年 6 月 15 日之來信。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往來之 msn 以 m 為代號，以對話之日期作為區分，如 C-m-20110726 即表示研究參與者 C 於 2011 年 7 月 26 日之 msn 對話。

將所有文本逐字逐句地詳細閱讀，反覆思考文本內容，分析步驟依據 Riessman (2003) 及 Crossley (2004) 建議之方式找出意義單元及主題，依據研究者對文本的詮釋與分析，將上述的意義單元和主題組合成一篇脈絡連貫的故事，經過分析與討論，撰寫研究報告。

第五節 研究倫理

為尊重研究參與者之隱私及自主性，本研究於會談前已充份告知研究參與者訪談預定時程及方式，並請其簽署「訪談同意書」，確保其了解訪談方式及後續資料處理之方式。研究參與者於本研究中以化名現身。同時，在論文初稿完成之後，分別寄給研究參與者，請其檢視引述文本是否無誤以及提供回饋意見。

第肆章 旅行的女人

旅行此項活動是具有戶外、動態、需要冒險的特質，以往向來被認為是專屬於男性，室內靜態活動、家庭才是女性最好的「位置」，和男性相較之下，女性有較多的社會壓力與生活束縛（李佳蓉，2005），李淑宏（2000）研究指出，台灣目前的社會文化對旅行活動日益重視，漸漸形成某個將「旅行」視為生活必需品的群體，他們多是1970年後出生的年輕世代，有著與上一代不同的工作、休閒生活乃至旅行價值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群體中，女性數目多於男性，反應出女性已逐漸擺脫傳統性別觀念的束縛，相較之下，男性須服兵役以及擔負成家立業的考量，對於旅行態度反而較有所保留（李佳蓉，2005）。

本研究之參與者符合以上描繪的群體，在以往該是終日操勞家事的年紀，因教育程度提升及經濟獨立等因素，讓她們得以走出一條與上一代女人不同的路。旅人想要遠行的心思沒有停過，在旅程中的點點滴滴未曾忘懷過，那些人那些事都鮮活地活在記憶中。本章先述說四位研究參與者與旅行結下不解之緣的歷程，以了解她們的生活世界，將就研究參與者之經驗，述說成為女性背包客之背景以及旅行中的體驗，於本章各小節中敘述。

第一節 回首來時路~成為旅人之前

夏多布里昂在他的《義大利之旅》寫道：「每一個人身上都拖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不停回到他身上所拖帶著的那個世界裡去。」（胡晴舫，2009）

人們常愛用旅行來形容生命，自呱呱墜地開始，人的一生就此展開，原生家庭與

個體人格長成息息相關。胡錦媛探討靜止與游牧二相對比的概念，旅行從家出發，家的存在讓旅者踏上旅途，家也給予個體一個理想上安全的想像（陳忻岱，2008）。家對於旅者而言，可能是推力，也可能是拉力，對於自助旅行的動機，Riley 提出推力因素包括：逃離、延期進入事業或家庭責任，拉力因素則包括：體驗真正的自由、冒險、體驗異國情調、好奇心、逃離、尋求精神意涵、自我提昇等（古素瑩，2005）。

成為一位背著行囊的女旅者，各有其不同的背景與動機，在真正出國付諸實踐之前，旅者的原生家庭及成長過程可能是影響決定的推力及拉力因素，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是什麼樣的成長歷程或生命經驗促發研究參與者步向背包客之途呢？拋卻女性依賴的世俗形象，意念化為行動，行動做出了選擇，走向海外自助旅行，學者 Yang 認為家與個體化的價值緊密相聯，王志弘表示，家有時反而會讓女性引起認同危機，出現焦慮不安、無所依靠的感受，而想逃離固著與根植的束縛與壓迫（陳忻岱，2008）。以下敘述受訪者成為一位背包客之前的生命樣貌以及家庭對個人的影響。

壹、成長背景

缺席的父親，忙碌的母親

小鯨魚的原生家庭對她而言，是疏離的，父親性情剛烈，是一個渴望愛卻始終被父母忽略的人，事業不得志的情形下，經常以酒來麻醉自己。由於父母親感情不好，父親在外與朋友相處的時間遠多於在家裡的時間，「我在心裡幾乎是不認我的父親的，小時候，我總覺得父親像隔壁的叔叔。」（B-b-20091107）。父親並不是每天晚上都會回家，有時候一個禮拜可能見到他一兩次而已，他在家時話並不多，「我們家...三個小孩...從小跟我爸爸不親，那跟我媽媽還好，但也不算很親...」（B2-061）

她形容母親是個勤儉善良沉靜順服的女子，背負沉重的房屋貸款，終身待在西部海線的農村中「很認命的照料起我們一家子。」（B-b-20091107）母親忙於工作與家事，無暇給予三兄妹充分的陪伴時間，「有記憶以來，母親總是為生活忙得團團轉，小小的我看著她的背影，就說不出自己需要的協助了。」（B-b-20071203）

父親極少在家，母親忙碌於工作與家事，他們不曾參加過小鯨魚的任何一次班親座談。家人之間共同出遊更是少之又少，唯一在她記憶有印象的全家出遊，只有一次是她小學的時候全家人去谷關玩。

面對關係如此疏離的家庭，在同學或朋友面前，她從不提及自己的家人，覺得自己是「自卑的，因為覺得沒有可靠的父母、富裕的家庭和美麗的外表。」(B-b-20091107)原該是避風港的家庭，卻讓她無法依靠，無所依恃。她渴望快快長大，脫離難熬的童年，脫離不親密的家人，「渴望自由，渴望逃離我的家，渴望飛出一條屬於我自己的路。」(B-b-20091107)

忙碌的母親，養尊處優的父親

Donna的父母關係與小鯨魚有些類似，當年媒人介紹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做裁縫的小姐，一個是曾在她祖母開的理髮店做過事的小姐，祖父問Donna的父親，裁縫師能分擔的家計有限，要不要考慮第二個小姐，雖然他父親原本想跟當裁縫的女生結婚，但是「我爸個性沒什麼主見，就娶了。」(C-m-20110527)

從小在大家庭中成長，到Donna姐姐和她上高中時，因為她家的小孩念書花的錢較多，父親的其他兄弟便提議分家，「後來因為我家小孩比較會讀書，就分家了。」(C-m-20110527)。雖然母親開的店賺了不少錢，父母仍常常為了經濟在吵架，在高中之前，大家庭經濟大權皆在祖母手上，父母賺的錢都入公庫，「也許也因如此父親從不知養家是個什麼樣的責任，有母親及老婆扛著，父親悠哉地過了一生。」(C-em-20110303)

母親的美髮手藝很受到肯定，在鄉下開的這間店讓她賺了不少錢。母親一直忙於工作，「我覺得...她花在教育小孩的心力上很少...」(C1-048)她只管努力撐起這個家，賺錢栽培這些小孩，「她會覺得說其實小孩子就自己會長大。」(C1-046)相較之下，父親則顯得悠閒恬淡，不像母親這麼忙碌，「我父親是個養尊處優的人，一輩子在小漁村守著一間理髮店，沒有到外地工作過，母親則是有一間美髮店，那是生財的店，養大了五個小孩上大學受教育。」(C-em-20110303)

父母的見解與能力有限，並沒有能力幫小孩規劃未來，任他們自由發展。她們家在彰化鄉下的小村莊裡，從小三姐妹的成績在村裡是名列前茅的，父親喜歡向親友誇耀女兒的成績，然而從小看著母親的忙碌強勢、父親的清閒不長進，Donna討厭父親這樣的行為，也不想成為父親的驕傲，她「打從心裏覺得父親沒有為我的成就付出吧！」（C-em-20110303）對於丈夫這個角色，她甚至是厭惡的，這也影響了Donna成長後對愛情與婚姻的態度。

走出大宅門

Jessie的父親來自於一個中部很有錢的大家族，為了財產分配問題，兄弟之間纏訟多年、不相往來，Jessie她們四個姐妹不認識任何叔叔伯伯，就算在路上偶遇也不會認識，她形容家族就像大宅門一樣，親戚為金錢而反目，「我父親跟他六個兄弟打了二十多年的官司，為了財產，翻臉不認人就對了。」（A2-019）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不過父母仍盡力供養四個女兒就學，在學習領域上她們各有所長，大姐和三姐分別念觀光系和純藝術，熱愛自助旅行，二姐是工業設計，Jessie則是念商業設計。從大學起，她便常兼差打工，「因為我們家家境並沒有很好，所以我大學打的工還滿多的。」（A1-021）比如餐廳服務生、畫插畫或設計接案等。身為老媽的她，受到父母最多的關愛與管束，卻不是溫室裡的花朵，早早便融入社會生活之中。

曾經崩裂的家

Pema的父母是自由戀愛的，母親年輕時是個會穿高跟鞋的時髦小姐，有許多男生追她，聽說父親是靠寫情書追到她的，由長大後的Pema眼中看父母的婚姻關係，她覺得「其實我爸很後悔娶我媽，我媽看到我爸就很討厭，被愛情沖昏就是這般...兩個人根本不太了解彼此要的，沒有共同的價值觀...」（D-b-20070422）父親有些霸道，母親則常常嘮叨，這像是一般中年夫妻的常態，家庭裡最嚴重的風暴在Pema念專科時捲起狂風驟雨。

當時父親常常出國，有時和朋友去泰國，有時跟隨進香團去大陸，專三的某段時間，沒人知道父親到哪一個國家，何時回來，這個事件引發了後續一連串的效應。母親

精神出現異常，在半夜裡會悄悄出現在 Pema 面前，「用漠然而空洞的眼凝視著我，口中會說著太上老君、金母娘娘告訴她的神喻，有時她也會說那些青面獠牙的鬼怪會來跟她說話...」（D-d-200801）母親說會有人要偷家裡的財產，要殺他們。因為家中只有 Pema 姐弟兩個小孩，親戚便將 Pema 母親送回南投娘家讓外公、外婆照顧。大家都跟 Pema 說，只要父親回國，母親的病就會好轉。「沒有任何人因為父親的缺席，對他有所責備」（D-d-200801）而母親的病情也在父親回國之後，以民間宗教療癒的方式而漸好轉。

那一年正逢股票崩盤「諷刺的應和母親的『神喻』。父親投資在股票市場裡的錢，變成一張張所剩無幾的紙。」（D-d-200801）過幾年之後，家裡的財產被法拍，連可供棲身之地都沒有，弟弟也因向朋友討回債款，迷糊之下認了警方不實的口供，被以妨害自由罪名銀鐐入獄。

這些難堪又令人惶惶失措的家庭境遇，Pema 大學畢業後「選擇離開原本的家，不想再待在總是令人倉皇失措、終日為小事、大事爭煩不休的家。」（D-d-200801）這麼多年過去了，家裡的狀況慢慢回復平靜，Pema 也在北部購屋自住，與中部的家人保持著似近似遠的關係。

貳、原生家庭對旅者的影響

所有事情的發生皆有跡可尋，在跌跌撞撞的成長過程中，透過學習、透過觀察、透過傷心與快樂的經驗，每個人形成了一套面對人生的方式，找尋讓自己開心的途徑。真正背起背包踏出國門之前，在受訪者的青少年時期，她們的生活已隱約浮現了未來生命的部分面貌。

隱藏的渴望

因為家裡常常無人在家，小鯨魚放學後總和同學玩耍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間才回家。東西若忘了帶到學校，母親更是不可能會有時間幫忙送給她。當小小心靈因一次又一次的期待落空而失落，為了讓自己不再受傷，不再傷心難過，約莫是小學三年級的年紀，她在心裡跟自己下了一個決定，就是不要對任何事情抱持期望。在部落格中記述

著這樣的感受：

...為了讓自己活得安全一點，我在心裡跟自己下了一個決定，就是不要對任何事情抱持期望。例如，下雨天，不抱期望父母來學校接我放學。東西忘了帶去學校，不期望媽媽會幫我送。

不抱期望吃晚飯的時候會見到父親... (B-b-20090812)

由期望變成失望，一再失望又變成了不抱期望，內心深處卻是藏著一份渴望，渴望父母的愛，渴望家庭的溫暖，渴望被呵護，渴望不再因失望而受傷，然而這從來未曾實現。

被迫獨立，得到自由

父親常不在家，母親忙碌討生活，讓小鯨魚慢慢形成「不抱期望」這種求生之道，「不抱期望，是不敢抱期望。」(B-b-20090812) 家裡三兄妹學會獨立自理生活，學校有什麼狀況，要自己想辦法解決，不然就只有忍耐。

漸漸地她卻發現這樣被迫養成的求生之道，卻讓她得到一種極大的自由，學會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或者乾脆不去迎合別人的標準。原本是不得已而產生的求生之道，卻化成了一股能量，讓她從小就有獨立自理生活的能力。

對於母親，小鯨魚感受到的是「...她給我的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完全信任與自由。」(B-b-20071203) 在她的印象中，母親很少以嚴厲態度或威脅話語對待孩子，沒有太多教養孩子的理念，對於孩子說的一切，母親給的回應就是完全的相信，不打折扣，小時候的小鯨魚是個很任性倔強的孩子，母親時常也拗不過她，「因此，對於我提出各種大膽的想法，她總是支持，這是她愛我的方式。」(B-b-20090812)

在北部繁華的城市裡念完大學之後，她又到東部念師資班，接著，想到更遠的偏鄉去教書。已經做了決定的她，打電話告知母親這件事，母親的回答是，如果喜歡，就去吧。「短短的對話卻縈繞我心，發現我有一個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媽媽，她是真心支持我去OO。這個家雖然沒什麼溫情，但似乎給了我可貴的自由。」(B-b-20091107)

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不期望有所依靠卻讓她得到了內在的自由，因為她不期望被他人了解或者被喜歡，所以不在乎他人的評價，行事只須聆聽內在自我的聲音。

我只需跟自己交代，我只需讓自己快樂...。

有點像是...「不怕」

或...「沒有框架可以框住」(B-b-20090812)

如 Jean-Paul Sartre 所言：「過去所受到的待遇，如今你加以改變，這就是自由。」

(Steinem, 1992) 小鯨魚將不得不的無奈轉化為無框架的自由，成了人生的能量與養分，在往後的日子裡，無畏且自在地向前走。

自食其力

擁有美術天分與技能的Jessie大學是念商業設計系，「我們家家境並沒有很好，所以我大學打的工還蠻多的。」(A1-021) 為減輕家裡經濟負擔，Jessie在學時即開始打工，除了當餐廳服務生，也運用自己的創意天賦製作電腦插畫，消費者可將插畫運用在網頁或文件編輯上，從現在她所經營的背包民宿牆上就可欣賞到她的創意天份。

Pema 五專時，正逢台灣股票崩盤，父親投資的股票形同壁紙，過了幾年，家裡的財產也被法拍，她必須半工半讀才能繼續升學，「最常在自助餐店打工，因為可以在那裡吃免錢的飯菜，每次都一身油膩，還有洗不完的盤子，我總覺得自己把一輩子的盤子洗完了。」(D-b-20061224) 書局、報社、百貨公司、超商、KTV 都曾有她揮汗打工的身影，也在路上發過海報被狗狂追。雖然沒有像有些朋友一出生就含著金湯匙，總是衣食無憂，她很自豪「我現在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雙手掙來的。」(D-b-20061224)

對婚姻的不信任

Donna覺得她的原生家庭讓她覺得結婚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三十五歲之前她很討厭談戀愛、結婚、生子，也很排斥談感情。「老實說我很討厭婚姻這個東西，我甚至討厭丈夫這個角色這個東西。」(C1-062) 雖然她外放的個性無論在職場在學校，都不乏有追求者，但她總會故意忽略或是把對方嚇走，讓那些男生知難而退，然後成為她的哥兒們。看到父母的關係，對於婚姻她認為「結婚生子如果只是柴米油鹽，那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C-em-20110303) 家不是只有吃飯、睡覺的功能，「愛」才應該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

拒絕傳統女性角色

Pema家裡除了她還有一個弟弟，母親重男輕女，「社會關係以丈夫為主體，長久以來還得擔心家計的維持。父親經商時，常至酒家，除了家務勞動外，母親貼補家用。」(D-d-200801) 母親只有小學畢業，除了照顧家務外，還必需在家努力做手加工以貼補家用。Pema念專科時，父親時常與朋友去泰國或跟隨進香團去大陸，對比父母兩人的移動能力，「父親的旅行對一個女兒來說，是一個想走就走的自由，另一方面，卻看到母親只能待在家裡終日不斷擔心經濟匱乏的窘境。」(D-d-200801) Pema看到的是一個受社會規範制約且缺乏社會與文化資本而不能任意移動的母親，從大學畢業後，她離開中部的家到外地工作，她自承「我與家的距離從獲得穩定的經濟來源開始越來越遠。」(D-d-200801)

和Pema母親對男女地位的看法相似，Donna說自己的家庭也是個「重男輕女的家庭，男生可以手不動三寶，卻可以大聲地提出需求...」(C-em-20110303) 在她的印象中，以前家裏的電腦、電視遊樂器等昂貴的科技用品，都是在大弟哭鬧下所爭取到的；再加上家裡經濟來源以母親的美髮手藝為主，父親一輩子清閒悠哉地守著這間理髮店，從未曾到外地工作過。在Donna家中，男生像是「有權卻無責的動物」，女生則需操持內外。

雖然沒有重男輕女，在小鯨魚的家中，和Pema及Donna的情形相同，母親是個辛勞持家的女性，「有記憶以來，母親總是為生活忙得團團轉」(B-b-20071203) 家裡的經濟、房貸、小孩和家務等事情，都是母親在處理，她的父親很少在家，重視朋友勝於家人。對於母親，她用的形容詞是「勤儉善良沉靜順服...認命的照料起我們一家子」(B-b-20091107) 對比母親的認命與沉靜順服，從小養成不依賴大人，凡事自己想辦法解決的小鯨魚相對地「發展出強悍奮戰到底的意志」(B-b-20071203)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在男人不負家庭責任或自由在外移動的情形下，Pema、Donna和小鯨魚的母親皆須承擔家計且操持家務，看她們三位眼裡，男女地位是不平等的，也極力走向與原生母親不同的命運，提高自身教育程度以獲取獨立的經濟能力，讓自己擁有中

產階級生活，不依賴男人生存，拒絕扮演母親已用一生付出的傳統女性角色。

與愛保持距離

在大家庭裡長大的Donna，從小是被阿祖帶大的，一起在大木床上睡覺，白天則像小跟班一樣，隨阿祖四處參加廟會。在Donna九歲那一年，有一天晚上她使小性子想一個人睡，沒想到第二天早上醒來看到家人臉色凝重、忙碌地進進出出，原來阿祖昨晚在睡夢中過世了，這件事讓年幼的Donna衝擊很大，她常會想若自己那一天還是睡在阿祖身邊，阿祖是不是就不會突然走了，「9歲那一年帶大我的曾祖母過世，無預警地失去東西，也許讓我很不安吧。」(C-em-20110615)除了愧疚之外，突然失去原本關係緊密的親人，那份失落更讓她不安，親人不告而別，幼小的心靈有被遺棄的感覺。這個陰影一直隱藏在心中某個角落。

不久，因小學三年級結束更換導師，Donna再也沒見過這位非常疼愛她的導師，「又是個不告而別，這些好像都是我心中的痛。」童年時交付感情的對象未經道別便再也無法相見，沒有機會好好道別，她坦言「原來外表開朗的我是這麼地怕寂寞，怕被遺棄...我很怕愛人，愛人可能就會有被遺棄的可能吧。對朋友也是保持一定的距離。」未被撫慰的傷口仍在心上，影響了成年後Donna面對感情的態度，外表開朗的她，對於感情常常裹足不前，害怕交付感情後，對方不告而別，可能再度遭到遺棄。

嚮往和樂家庭

由於家產分配問題，父親與其他兄弟決裂互打官司，Jessie從小不認識任何叔叔伯伯，對於像大宅門般為錢反目的破裂家族關係，她有深刻感觸。當她剛出社會時為了工作需要，去上基督教摩門教派的免費英文班，深受教會裡重視家庭的氛圍所吸引，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對年紀約七十幾歲的傳教士夫婦，看到他們家族的全家福照片，他們有八個子女、十九個孫子女，當Jessie聽到這對老夫婦描述聖誕節聚會時，大家彈奏著不同的樂器，像Ukulele (夏威夷吉他)、吉他、小提琴或鋼琴等，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我就覺得，哇！這是一個我很嚮往的像天堂一般的家庭...」(A2-017)

該教會有句重要的格言是「任何成功不能彌補家庭的失敗」，看到傳教士們親身的

典範，「那一刻雖然他們還沒對我傳福音，我就告訴我自己，我覺得我找到我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應該是要運用在生活當中，運用在家庭當中。」(A2-019) 雖然Jessie大學時曾接觸佛教數年，對於佛教出世的觀點卻始終覺得困惑，而對於摩門教派重視家庭的教理恰好與她對和諧家庭的渴望契合，因此她加入了教會，去年也與在教會中認識的另一半結婚了，期待建立一個屬神的美好家庭。

遠離的想望

對有些人來說，家庭並不是一個避風港，反而是讓人想離開的地方。從小，因為家裡常沒人在家，小鯨魚總覺得外面比較有趣，家裡只是睡覺、吃飯、寫功課的地方，「因為家裡沒有很凝聚力，所以就會很想往外跑」(B2-128) 驅使她用功準備高中聯考的最大的動力便是「考上台中的學校，我就可以名正言順離開家。」(B-b-20091107) 那一年，她真的如願了，從高中到大學，「...一步步的離家越來越遠。我以為只要這樣，我和我的自卑就會越來越遠。」(B-b-20091107) 遠離無法體貼照顧孩子的父母，遠離捉襟見肘的家，跟那個不可愛、不起眼的自己說再見。

在Pema念專科時，父親出國久久未歸，家中發生一連串的變故，母親忽然精神失常，家裡資產也因股市大跌而大受影響，當時親友都說等父親回來母親的病就會好了，那時Pema對於出國旅行這件事最直接的感覺是「一個人可以暫時消失在原來的時空中，能有一個不聽、不聞的神奇。沒有任何人因為父親的缺席，對他有所責備」(D-d-200801) 在往後幾年間，家中財產被法拍、弟弟入獄，Pema大學畢業後，選擇離開這個「總是令人惶惶失措、終日為小事、大事爭煩不休的家。」(D-d-200801) 因須幫忙分擔家庭經濟，放棄出國念書的夢想，在她當老師以後便以「每年的旅行撫慰我有機會在異國體驗生活的夢」(D-d-200801)。

參、旅者的個性

台灣最多自助旅行者使用的網站——背包客棧中的自助旅行新手攻略提到「不適合自助旅行」的人有三種：

(1) 應變能力差不適合

旅途中無法預知會有什麼狀況發生；生病、遇偷拐搶騙、當地罷工全部交通停擺、民情風俗及價值觀不同時，旅人只能見招拆招隨機應變，沒有領隊導遊可以幫忙，只會嚎啕大哭及抱怨的人並不適合自助旅行。

(2) 適應能力差不適合

身處異國不像在國內方便，只能隨遇而安，非吃米飯或是會認床的人將會寸步難行，無法克服類似這種障礙的人也不適合。

(3) 依賴性重的人也不適合

無法行前花時間研究資料、規劃行程，把網友或是旅伴當成免費的旅行社及保母，也不適合。（引自背包客棧）

可見身為一位背包客，擁有充分的應變及適應能力，同時具有獨立自主的個性，是不可或缺的，個性的形成包括與生俱來的習性以及後天的養成，以下敘說受訪者各自鮮明的性格。

獨立

獨立是背包客不可或缺的特質之一，由於家庭的關係，Donna 與小鯨魚從小到大就很獨立，Donna 的母親忙於美髮店生意，對於孩子的教養並未花太多心思，她覺得「其實小孩子就自己會長大。」(C1-046) 再加上母親重男輕女，Donna 三個姐妹從小便懂得要獨立，自己照顧自己，功課也不用父母盯，「從小到大我們的很多的決定都是自己獨立去做」(C1-042) 在小鯨魚小時候的家裡，大人不是常不見蹤影不然就是忙碌地工作，「還沒有讀小學時，媽媽就訓練我用瓦斯爐煮飯。」(B-b-20071203) 從小她就要幫忙家事，也要學習照顧自己，「我們幾乎什麼事情就是都自己...處理...不會想要找大人幫忙。」(B2-067) 大人總是沒空，久而久之，她自然發展出獨立的個性，自行處理生活上或學校裡的狀況。

Pema 談起小時候走失的經驗，在還沒念幼稚園前，有一天她走失了，媽媽緊張地四處找她，後來是在一個類似像酒家的地方，小 Pema 居然「非常自在的跟那裡面的小

姐講話聊天。」(D1-008)一點也不怕生；念幼稚園時，有次媽媽忘了來接她，「我一個人就走路回家，聽說走了一個小時，書包都拖爛了。」(D1-010)這些大人們閒聊間談笑的往事，讓 Pema 看到從小自己的樣貌，她自己解讀個性中的獨立，「我覺得那是天性耶，我小時候就有這樣的潛質了。」(D1-007)迷路了也不怕，可以跟陌生人攀談起來，媽媽沒來接她放學，雖然邊哭邊走，還是一個人走回家。她說自己「很小，我就敢一個人，我覺得應該是勇敢吧。」(D1-009)

Jessie 念高中時就住校，大學則到處兼差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她形容自己個性極端，「我一方面非常的獨立，可是骨子裡呢，又很喜歡人之間的那種依賴的感覺。」(A2-118)，理性的她做事有條有理，也不太戀家，在澳洲打工渡假那一年並不想家，「唯一會想就真的是台灣的食物，其他就沒有，因為那裡又難吃又貴、選擇性又那麼少」(A1-153)她說自己清楚想追求的人生是什麼，當她決定要做什麼事時就會全力以赴，「我不會有讓任何人反對我進行任何事情的理由或機會...」(A2-118)她覺得人能夠相信的只有自己，所做的計畫都是針對自己設計，「我沒有把別人算進去，所以...機動性很高。而且...也不會有太多的期待」(A2-113)縱使她現在已經結婚了，對於未來的旅行，「我都已經預定好，未來...另外一半就算沒有年假，我還是照我自己的步調走。」(A2-113)她覺得有些人缺乏行動力，卻只是找藉口怪別人耽誤自己的計畫，她歡迎家人或朋友「如果有空可以加進來，那我覺得會讓我的旅程更加愉快更有彈性。」(A2-113)但她仍然可以獨立地完成她想做的事情，而非永遠等待他人加入同行，畢竟夢想是自己的，生命也是自己的，把握當下及時行動方是明智之舉。

勇敢

身為一位背包客老手，陳忻岱(2008)表示，依據她自身的經驗以及與其他背包客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台灣一般人視背包客為一種能活出自己、自我實現的積極角色，這樣的印象與國外研究調查中，對一些年輕族群的背包客有負面的評價大不相同。自三毛的旅行流浪書寫以來，近幾年來隨著媒體、報章雜誌的報導，再加上網路資訊分享的公開化、訂機票訂房的便捷性，以自助方式規劃與進行一趟旅行，困難度大大降

低。許多人除了欣羨他人付諸實行之外，也期待自己能夠自助旅行，頓時，背包客成為一個流行時尚的代表。

筆者也有類似的經驗，朋友每每提到我曾獨自旅行三個月，總會聽到「妳好勇敢」這句話，也曾不只一位女生問我：「妳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我也好想這麼做，但就是走不出去。」女性自助旅行真的需要鼓起勇氣嗎？需要有勇氣面對的，究竟是外在陌生的國度或是內在未知的自我呢？

小鯨魚覺得有一個部分的她需要舒適、安全、穩定，「可是這樣的日子過久了時候，是會感到...不夠滿足..於是就出門...」（B2-004）旅者出外時，並非總是天不怕地不怕，焦慮會伴隨同行，「我覺得有一種焦慮在身上的時候，其實會讓自己清醒...對於一切...自己所有的感官，都會開始打開...」（B2-004）在平常日子裡，每日作息、會遇到的人、要去做的事情，都有可預期性，「...所有的一切...會無感覺...」（B2-004），她認為旅行是讓「讓覺知醒過來」（B2-006）最直接也最迅速的方式，經由空間的轉換，讓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重新打開，感受異鄉的一切。

Pema第一次出發去印度前，朋友緊張地告知她網路上的資訊，印度可能會遇到危險、被搶被騙的地方，Pema覺得每個人會因不同的個性和想法對異文化有不同的認知，她並不太在意別人的經驗，她覺得「也許會發生某些事，但是不要被那些嚇住。」（D-b-20060608）為了讓自己的行程不受限，維持彈性，她後來幾乎都不預定旅館，並非自認為是背包老鳥，而是「因為我認為先訂旅館，彈性反而變少了。」（D1-126）這也是她的某些朋友最羨慕她的地方，「主要我覺得他們羨慕比較多的是...是勇敢吧...」（D1-125）對於未知與不確定可以坦然面對，甚或可說是勇於承受。

如同小鯨魚認為旅行會讓覺知醒過來，Pema形容旅行像是「使自己回到無所憑依的野性世界，讓自己不在原本的理所當然中活著」（D-b-20060608）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旅者的勇氣並非用來與陌生的異文化交戰，而是用來面對真實的自我，無法再躲藏於理所當然、習以為常的日常框架中，就如同Pema所言，「藉著拉遠的距離和暫時中斷的關係中，再次得以揭露自我...對於這些自助旅行老饕們，旅行不是跟著觀光排行

榜走，而是跟著自己的心在走。」(D-b-20060608)買一張機票並不需要勇氣，讓自己脫離舒適圈則真的需要一些決心，從研究參與者的表達可知，旅者並非因為有勇氣而出走，反而是出走激發了旅者的勇氣，讓自己沉睡在擾攘塵世的心靈甦醒，讓自己習以為常的感官鮮活起來。

求變

TVBS 節目《發現台灣藍海》2006 年 4 月 22 日首播時主持人詹怡宜訪問雲門舞集創辦人兼藝術總監林懷民，林懷民說：「我想基本上...我小時候是個過動兒，那現在我還是『不安於室』，我就不喜歡做同樣的事情...就是不耐煩，我不喜歡跟別人一樣，從小我也不喜歡，跟自己的昨天一樣，我常常說，如果明天的日子跟今天差不多，我想我是絕對不下床的啦。」另外，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七十年代便預見，現代人最主要特徵就是他的流動性格(胡晴舫，2009)，近幾個世紀以來政治版圖的變化、工業技術發展，以及近代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已持續不斷提供流動的歷史物質基礎，隨著兩性關係的變化，「男性注定揚帆遠遊，女性總在岸邊停泊」的歷史場景已漸漸消失(黃麗螢，2007)女性不再安守於家中，也有出走的欲求。

在人生這條路上，可以一直繫上安全帶，也可以偶爾解開束縛冒險一下，Jessie 曾擔任過某大型企業的董事長秘書，因公務而有相當多免費的福利，比如免費的公關票或廠商的小禮物，也因出差而有機會一遊希臘、土耳其、義大利等的，她並不戀棧這個職位，對於工作「我會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那不是我一輩子要做的，我可能過幾年也會換...我想學東西...」(A1-042)她不想總是為他人作嫁，現在開的背包民宿雖然頗受好評，她並不只滿足於此，想再開創其他與旅遊相關的事業，「我這個人很容易膩...頂多一兩個，之後可能會...換其他的東西」(A1-035)現在的成果不是夢想的終點，她有更多的計畫。

如同Jessie說自己是個容易覺得膩的人，Donna說也許是因為自己對現實生活並不是百分之百滿意，面對日復一日的生活會厭倦，「我是一個很需要轉換環境的人。」(C1-106)她喜歡感受不同的生活跟文化，旅行讓她有機會「去了解別人為什麼會這

樣，自己為什麼是這個樣子」(C1-108)從事媒體工作的她，很喜歡這樣的觀察與反思。

和眾人走相同的方向或許安全，但有時卻很無趣，Pema喜歡自行發掘生活的樂趣，她舉參觀花博為例，除了夢想館或真相館是大家覺得非去不可的，「難道花博裡面沒有什麼角落是更有意思的嗎？那我可能就會傾向發現這種...可愛又有意思的小角落，然後非常自得其樂的enjoy在裡面」(D1-296)

小鯨魚覺得人生有趣的事情很多，這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事物，「為什麼要把時間花在重複的事情上呢？」(B1-217)當她想到從家裡到上班的學校這條路上，她已經走了超過三千趟了，「我就覺得非常可怕...我到底在幹什麼？我的人生怎麼會是這樣的」(B1-216)想中斷這種重複時，她就去旅行，「我不要我的人生就在這一條路上再走三千次，然後還是一樣...那會讓我覺得很悲傷。」(B1-216)她說自己是個害怕重複的人，如果去同樣一個地方，她會嘗試走不同的路線或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到達。就算未來她還是必須從她家到上班的學校再走三千趟，「但是這三千次中間我也還去過別的地方...不是只有這一條路而已，還有別條路」(B1-219)

尼采曾提過有關「永劫回歸」的概念，Yalom(2009)形容這不失為一種迷失存在震撼療法，想像無止境地重覆過著同樣的人生，這是個可以用來當作一種讓人清醒的思考實驗，帶領人們嚴肅回顧自己到底是如何過生活的。

肆、最早的小旅行

一人小旅行

大約小一、小二的時候，因為家裡常是空蕩蕩沒人在家，小鯨魚有時就會自己一個人走去外婆家，住一兩天等母親有空，再來載她回去。到了小四時，她獨自外出的距離拉遠了，自己搭火車從北上，因為家裡三個小孩，只有她一個女生，大哥跟二哥會一起玩，小鯨魚沒有女生的玩伴，但住北部的二阿姨家有三個女兒，所以她每一年就會很期待暑假跟寒假，可以去他們家玩。母親會載她去火車站，讓她一個人坐火車，阿姨家離火車站還有一大段路，還只是小學四年的她已經懂得找站牌等公車，「我就會

自己一個人坐火車，然後坐到OO，然後呢再下火車...要坐公車...」(B1-013) 暑假她會在阿姨家住三個禮拜左右，循一樣的路線自己坐車回中部，這是小鯨魚最早的一人小旅行。

廟會遊走

Donna小時候是被阿祖帶大的，也就是爸爸的祖母，在她還沒上幼稚園之前，是很少待在家裡的，阿祖常會帶小Donna去不同的村莊住上幾個月，「她老是會帶我去A村跟B村參加廟會，所以其實我小時候就喜歡往外跑。」(C1-121) 在不同的地方與一群陌生人共住共食，讓小時候的她就不怕生，「所以其實我對於陌生人的接受度是很廣的。」(C1-122)

迷路之旅

Pema 談起小時候走失的經驗，在還沒念幼稚園前，有一天她走失了，媽媽緊張地四處找她，後來是在一個類似像酒家的地方，小 Pema 居然「非常自在的跟那裡面的小姐講話聊天。」(D1-008) 一點也不怕生；念幼稚園時，有次媽媽忘了來接她，「我一個人就走路回家，聽說走了一個小時，書包都拖爛了。」(D1-010) 這些大人們閒聊間談笑的往事，讓 Pema 看到從小自己的樣貌，她自己解讀個性中的獨立跟勇敢「我覺得那是天性耶，我小時候就有這樣的潛質了。」(D1-007) 迷路了也不怕，可以跟陌生人攀談起來，媽媽沒來接她放學，雖然邊哭邊走，還是一個人走回家。

第二節 促發~何以成為一位旅人

壹、夢想初描

自高中起的夢想行程

從小，小鯨魚就「不停地在想我要去哪裡？」(B1-039) 國中的時候想要去台中，高中的時候想要去台北，在台北之後就想要去東部，去了東部又想去偏遠部落，在不同的城市裡歲月流轉。她說自己是個心無大志的人，最大的願望是去環遊世界，「我其

實一直都想要去旅行...從小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去環遊世界...我心無大志。」(B1-010) 國中及高中的地理課，考試常拿到高分，當地理老師教到某一段鐵路時，她就會自己設計旅行，例如計劃從香港出發一直到俄羅斯，「...我就會計劃要從香港，然後坐那個廣九鐵路，然後一直到上海，然後到北京...」(B1-022)「...從北京再往西往那個蒙古，然後走西伯利亞大鐵路，然後到那個俄羅斯...我真的希望我有一天我可以去走...我高中的地理課的旅遊計劃。」(B1-023)十多年過去了，這條路線依然在她心中跳躍著，期待有一天親身走訪。

26歲那年，和好友看完電影「春光乍現」之後，兩個女生彼此相約「民國100年要和電影的主角一樣，一起去到天涯海角，南美洲的伊瓜蘇瀑布。」(B-b-20110109)雖然這個約定沒有實現，26歲以後的小鯨魚回到中部家鄉任教，暫時停止了島內的遷徙，腳步開始踏出國界，踏上了南亞、歐洲和澳洲的土地。

體驗文化與自然的夢想

Pema並未像小鯨魚一樣從小就立志要環遊世界，學生時代的她喜歡看《繞著地球跑》這個由謝佳勳與李雅媛一起主持的電視節目，在九0年代，當時自助旅行的風氣尚未興起，這個介紹各國風情的節目相當受到歡迎。「她們主持的節目不知道為什麼就非常喜歡看，那時候就覺得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文化，那個時候我就發現自己對這個還蠻被吸引的」(D1-053)從五專起就開始背重裝遊走山林的她讀到《與子偕行》這本書，深深地啟發她體驗自然的心，「...描寫說，說一個人安靜的在山裡與自己還有跟自然共處的情形，那時候我非常非常的嚮往。」(D1-046)開始當老師之後，慢慢地她結合了年輕時隱藏的夢想，將旅行與體驗自然合而為一，大多數的海外行程都是健行或登山，除了加拿大洛磯山脈國家公園單車、健行之外，也進行了吉力馬札羅山健行和數趟尼泊爾健行。

旅行作家夢

和小鯨魚一樣，Donna也說自己「其實我人生沒什麼大志」(C1-119)從有記憶以來，她一直想要做一件事，就是當一位寫遊記的旅行作家。從小被阿祖帶大，常到不

同的村莊參加廟會，一出門就是好幾天，「所以其實我小時候就喜歡往外跑。」(C1-121) 參加廟會必須與不認識的一起睡大通鋪、飲食，小時候的她就不怕生，能夠與陌生人很快熟絡。

現在的她是廣播電台的國際業務，對於曾有的旅行作家夢，她說也許是自己突發奇想或者「沒有那個天份，或是那樣的毅力」(C1-122)，並未實現。由於目前的職務所需，一年至少需國外出差三次，雖然當不成旅行作家，現在的工作能讓她享有類似的感受，遨遊並探索這世界。

探險家的夢

當其他小朋友看卡通、讀安徒生童話故事時，小學時代的 Jessie 說自己大概是天生有些怪想法，「我就是想看外星人啊，神秘科學，考古啊」(A1-062)，她向父親要求的兒童節禮物，是一個骷髏頭，而她父親真的去買一個送她，她到現在還珍藏著，因為她「幻想去當考古學家，想去挖死人骨頭。」(A1-062) 沒有像電影《法櫃奇兵》的主角 Indiana Jones 身兼考古學教授和探險家，Jessie 將當年想當探險家的夢想及能量轉化為對這世界的探索。

貳、出走的原因

與家拉開距離

準備高中聯考時，讓小鯨魚用功念書的最大的動力是考上台中的學校，她就可以名正言順離開這個讓她沒有感受到溫暖的家，而她也真的如願上榜，第一年住在校外宿舍，是她第一次離家，從那時起，與家越行越遠，「我一直不停地在想我要去哪裡？我要去哪裡？...我從小就在想這件事。」(B1-039) 台北念完大學，之後到東部讀師資班，「師資班的時候我就想要再選一個更遠我沒有去過的地方。」(B1-036)，她決定到偏遠地區教書，做了決定的那一晚，才打電話告知母親這件事。母親並未大力反對，只是告訴她如果她喜歡那裡，就去吧。28 歲之前，與家人之間的距離隨著她的選擇而越來越遠，讓她順著小時候的心願遠離家園，飛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回首過往，她感謝「這

個家雖然沒什麼溫情，但似乎給了我可貴的自由。」(B-b-20091107)

避年

原本凝聚力就鬆散的家，在小鯨魚的母親和父親相繼過世之後，讓她不願也不想留在台灣過年，28歲那年的8月母親因病去世，母親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住在安寧病房，是小鯨魚日夜陪在身邊，她說：「那個過年會讓我覺得家裡少了一個人...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自己先逃跑。」(B2-133)她覺得自己很殘忍，留下爸爸自己在家過年，要獨自面對女主人已永遠不在的家，但她真的覺得自己沒辦法留在家裡過年。「那一年的寒假，我真的覺得我沒辦法在家裡過。」(B2-132)她和朋友去義大利，這是她第一次國外自助旅行。4年之後，父親也去世了，是11月的冬天，「父親在四年前的今日離開，那一年的年我沒辦法在家裡過，於是...逃去了雲南。」(B-b-20101108)雖然從小到大並沒有太多溫暖的照顧，至親過世仍帶給她不小的傷痛，對父母的孺慕之情不因年紀漸增而減少，然而，死亡是條永恆的界線，他們再也不會出現了，她說：「我媽媽過世的時候，我...去旅行...我爸爸過世的那個寒假，我也去旅行...其實我後來很怕過年。」(B2-129)該是團圓的日子看不到該看到的人，不如還是遠走吧。

對世界的嚮往

Donna 念大學時，班上有些同學計畫畢業後要出國留學，邀約她一起去補習英文，雖然去報名上課了，但她自知家裡經濟無法負擔，沒有想過要出國，「大學的時候從來不敢去做這樣的夢...我身邊的人其實他們已經有做這樣的規畫...我就是視而不見...連想都不敢想要去做這樣的事情。」(C1-030)當時家裡有三個小孩同時在念大學，全靠母親美髮店的收入來支持，Donna 不敢奢想出國念書，更別說向家裡開口提出她的想法，「現在回頭看你會覺得說這個夢這麼小，為什麼你當時怎麼不敢做...」(C1-030)

碩士畢業進入職場的第三年，剛好看到有個義大利的特惠團，Donna便報名參加，這是她第一次的國外旅行，也是唯一一次的跟團出國旅行，當時這樣的選擇不是因為費用，而是「那時候沒有想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自己自助旅行。」(C1-016)雖然自認為個性獨立，對於另一國度仍有不確定性，當時也不曾想過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自行出

國旅行，選擇報名團體行程。

Donna 覺得這次的義大利旅行是奠定她後來出國留學的一個主要的基礎，這個團是很陽春的半自助行程，導遊將團員帶到了一個定點，就讓團員自由活動，她很喜歡這樣的方式，在聖馬克廣場那個下午，她就只有發呆、喝咖啡還有看義大利的帥哥，同時她也發現到「...東西方男女的一個互動方式其實是不一樣，覺得在西方的話，女生是比較受到尊重的，其實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C1-017)這趟旅行中，Donna 發現，雖然英文的口語表達不是很好，但只要願意開口，就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每一次的開口你都覺得說你有獲得滿足，就是說你真切的跟當地人去互動...會覺得說其實那趟旅行其實在這方面跟當地人的互動方面收穫蠻多的。」(C1-018)

這趟行程，讓她大學時被壓抑的留學夢慢慢鮮活起來，那顆種子慢慢冒出芽，「義大利是想讓我出國去瞧瞧的動力。」(C-m-20110527)當時她身處異地，受到異文化的衝擊與吸引，覺得「這個世界很大」(C1-040)，兩年之後發芽的種子開花結果，她決定留職停薪赴英攻讀碩士，「我覺得其實可以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看看...我的世界不應該只是說關在一個小小播音室，就是念稿子。」(C1-040)對世界的嚮往化為行動，在播音室念新聞稿，雖是對著世界各地發送訊息，自身仍是侷限於小小空間內，第一次出國的意象在她心中慢慢發酵，西方對女性的尊重，與另一國度的人交會互動的情境，讓她想置身於異國再次感受那份感覺。

他人的啟發

Jessie 的大姐和三姐都喜歡旅行，「我大姊她本身是觀光系...她大我很多歲，九歲到十歲...一路上我都常常看我大姊看她在安排一些自助旅行。」(A1-013)，她的大姐以前常愛聽鄭華娟主持的一個廣播節目，喜歡旅行的鄭華娟在節目中總會聊到許多旅行中的趣事以及所見所聞，受到這節目影響，她大姐大學時選擇就讀觀光系，之後就開始計劃自己的自助旅行，「我大姊每年一定去日本一到兩次，而且都是自助旅行，她從來不跟團。」(A1-013)。另外 Jessie 的三姐也不相上下，「她那時候已經玩遍歐洲了吧，英國法國去到不想去。」(A1-013)念純藝術的三姐英文和法文都非常流利好，參觀法

國羅浮宮時，向外國友人介紹藝術品，後面的遊客居然跟著排起隊來，因為他們誤以為她是導覽人員。兩個姐姐啟發了 Jessie 旅行的概念，她從大學畢業後開始起而效尤。

Pema 會開始自助旅行也是受到他人影響，一段夭折的戀情讓她想要學習獨立。她最初的兩次旅行經驗都是跟團，一次是專三時和母親去泰國，另一次是 27 歲當國小教師那年參加紐西蘭冰河火車之旅，同年她便獨自到加拿大旅行，參加當地的冰河單車之旅及健行，「...會有這個念頭，是因為...之前我有談一個戀愛...後來因為跟他分開了...然後就會覺得說我要盡量讓自己可以獨立這樣子...」（D1-070，D1-071）這個男生跟她一樣也是戶外運動的愛好者，緣盡情了之後，Pema 以獨自到海外旅行的方式向自己宣告獨立，「我會發現原來我自己可以做到...」（D1-071）藉此肯定自我，沒有情人的女性一樣能將日子過得精彩豐富。

第三節 實踐~旅人的體驗

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樂於提起自己有什麼夢想，然後如何讓美夢成真的人；一種是說自己沒有什麼夢想的人，他們說他們自己並不渴望成功，他們寧可做平凡人，但這多半是自欺欺人，因為他們一事無成，羞於提起自己曾有過的夢想，最後只好忘懷或是否定它們。（王溢嘉，2001）

壹、旅行宣言

告知，並非徵求同意

小鯨魚在母親去世的那年過年，自己和朋友訂好了機票，只有跟家人說一聲，因為「我們家其實...不是一個很親密、很情感、緊密的家庭。」(B1-031) 因為不想在家過年，面對剛失去女主人的家，她讓父親獨留家中過年，雖然覺得很抱歉，她還是出門了。

4年後，父親也去世了，「那一年的年，我沒辦法在家裡過，於是，和OO及OO逃去了雲南。」(B-b-20101108) 父親是11月過世的，隔一兩個月又是過年，在朋友的相伴

之下，小鯨魚去了雲南，她用「逃」來形容這趟旅行，試圖逃開傷心，逃開難過，然而，走在松贊林寺的的草原上時，「我忍不住想起了父親，我在牛糞堆上插了一根樹枝，獻給父親。」(B-b-20101108) 大片乾枯遼闊的草原，散落著犛牛、羊群、馬匹和野豬，冬天深藍蒼茫的天空中，不時有老鷹從頭頂低空飛過，荒涼的景致也像她一片荒蕪的心。

Donna父親在1998那年過世，2002年那年4月Donna的妹妹去紐西蘭念書，同年6月Donna去英國攻讀第二個碩士，家人沒有在經濟上給任何幫助，她們都是靠自己工作存的錢出去，決定要出國也只有告知家人而已，「我們只有告知說我們要出國了。」(C1-043) 沒有徵詢他們同不同意。

小鯨魚與Donna的做法與原生家庭的互動有關，從小家人之間的疏離以及獨立行事的個性，她們決定出遠門時，告知家人僅是通知而非徵詢同意。

兄長的支持

單身的小鯨魚目前與已婚的二哥一家同住，雖然小時候的關係不親密，在她高一年的時候，在外地念書的兩兄妹一起租屋居住，感情慢慢回溫，「我們從那時候開始才不會吵架，我們在那個之前，我們像仇人，就是一天到晚都會"相鬥"(台語)。」(B2-080) 隨著年紀漸長，兄妹的感情日益親近，沒有父母的日子，兄妹們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小鯨魚會接侄子侄女下課回家，有空時也會幫小姪女洗澡。

對於已將旅行當做每年計畫的妹妹，二哥的態度是支持的，「我跟我二哥感情算蠻好的...我覺得他其實都一直很支持我去旅行...」(B2-084) 對於妹妹的旅行地點，有時也會有擔心，2010的寒假小鯨魚原本計畫與一位藏人朋友從尼泊爾會合，往北經過喜馬拉雅山，然後到西藏，哥哥表示了他的擔心，小鯨魚說服了他：「我問他說如果...你有假期，你有時間，...你可以付得起...這張機票，然後你還有...一個你認識，而且還不錯的朋友...你要跟他走一段這樣的路途...你會去嗎？」(B2-086) 二哥想了一下，答案是肯定的，對她來說，聽到家人這樣的答案，她內心是感動的「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支持。」(B2-086) 她內心明白，身為家人他會擔心，「可是他也同時理解了我心

裡面...那種想要出門...熱烈的...動力，那種感覺，他其實他能懂。」(B2-086)小鯨魚感謝二哥對她安全的顧慮，能夠得到家人對她旅行渴望的理解，小鯨魚覺得是很重要的支持。

提升自身移動的能力

回憶成長過程中休閒生活的歷程，Pema記得從讀五專開始，就常必須替自己在課餘時間從事的休閒活動（如打羽球、登山、攝影或看棒球賽等）尋找正當的理由。因為在父母眼中，「這些活動無法塑造出一位文靜、氣質婉約的女性，所以無法讓他們看到其正當性，也就是說到處喜歡四處遊走的女性並不合乎傳統規範下女性的形象。」(D-d-200801)除了讓父母同意之外，從專二開始，她便半工半讀讓自己經濟獨立，以供日常生活及休閒花費，同時更努力考上大學，累積自己的社會資本，之後就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順利取得教職。對於她的自助旅行，「最剛開始我家人還好，不會太擔心我的安全...後來我媽媽是擔心我都把錢花在這上面...」(D1-120)因為在母親的傳統認知裡，旅行只是「玩」，會把賺來的錢花光。在父權家庭規範之下，雖不免受到拉扯與壓抑，從事小學教師的Pema仍以足夠的經濟力與假期支撐自己的休閒興趣。

父母不諒解

Jessie大學畢業後工作半年之後申請留職停薪，獨自去峇里島自助旅行，這是她第一次獨自出門，父母很不諒解也非常生氣，「家人跟我有非常大的一個觀念的落差...我父母對於我辦留職停薪這一件事其實很不諒解，甚至他們非常非常生氣。」(A1-010)她認為父母與她年齡的差距，有很嚴重的代溝，而且「因為我是最小的小孩，所以他們...覺得妳還是小孩...他們對我的掌控慾跟我姐姐比起來差很多。」(A1-015)

從物質並不豐裕的年代走過來的父母並不贊同Jessie的行為，覺得她不好好工作而出去玩「為什麼不乖乖賺錢？你為什麼要留職停薪這樣？」(A1-007)她認為父母的年紀與自己差距太大，無法理解她為何要如此作為，兩代之間對於人生的價值順位顯然有極大的差異。「我的父母...他們年紀很大...反正他們就是愛生氣...」(A1-049)對於父母的不諒解，讓Jessie在首次的峇里島自助行中感到極大的壓力，但她仍然決定聽

從自己內在的鼓聲，如同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曾提到：「如果一個人的步調和他的同伴不一樣，那大概是因為他聽到的進行的鼓聲不同。且讓他按他所聽到的音樂節奏前進吧！」(Thoreau, 1998)

Jessie覺得若太在乎身邊家人或朋友的想法，有時反而會阻礙自己的前進，「有時候我會覺得，人生就是不要太care旁邊這些人，即使他們是妳的家人，因為他們會阻礙妳的前進。他們自己害怕，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會進步的人，所以他們會害怕妳進步...」(A1-049)。視父母為守舊傳統的一方，雖不盡然正確，然而人生滋味終要自己體會，承擔父母的責難之下，Jessie仍堅持自己要走的路。

貳、影響深遠的初始之旅

峇里島~智慧老人之言

Jessie表示影響她最深刻的旅行是大學畢業之後去峇里島的自助旅行，因大學畢業旅行曾來此五天，她想要深度探訪此處，工作半年之後辦理留職停薪，去峇里島自助旅行一個月。那時候父母很不諒解，非常生氣，讓我壓力很大、心情也很低落，心想回國後還得面對不悅的臭臉。恰巧她遇到一位當地老者，他是個成功富裕的商人，與他一番對談之後，讓她的心頭重擔一掃而空。這個老者說，當年他以導遊起家，離家曾經五年多，環遊整個世界，五年都沒有踏進家門。他說就人的一輩子來說，他覺得那五年就只是他人生當中的五天而已，卻因旅行讓他開拓視野、看到商機，成就現在的人生，而且還能開創事業照顧當地人的生活。他告訴Jessie，一個月在她的人生當中才幾秒？可是卻可以帶來很大心靈上的成長，非常值得。「我聽完他的話之後就覺得...沒錯，很值得。我喜歡旅遊，那是因為我心靈一直在渴求，一直在渴求去旅遊去探索，去探索自己，還有...去探索這些，人跟人之間的一些接觸。」(A1-011)這樣的分享讓她深深認同，也影響極深。

義大利~探索的起點

對Donna來說，第一次的出國跟團去義大利旅行是奠定自己後來出國留學、旅行的

一個主要的基礎。當時28歲的她，自己一個人跟團，跟一位年長她幾歲的女團員同一間房間睡。那時候Donna已經在電台工作，職位是播新聞，當時選擇跟團不是因為費用，而是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自助旅行，也剛好參加的那團是很陽春的，算是半自助，個性活潑的她很快就跟其他團員互動熱絡。

在一個領隊放牛吃草的下午，她印象很深刻：「我記得我在聖馬克廣場的...那一個下午的行程，我只做了一件事情—發呆和喝咖啡，再來...看義大利的帥哥」(C1-017)當年雖然英文的口語表達不是很好，但只要願意開口，就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每一次的開口都覺得有獲得滿足，有真切的跟當地人去互動，當時同團的團員年紀比較大，也需要Donna幫忙翻譯，所以那趟旅行在與當地人的互動方面收穫很多。

當初去義大利的感覺一直都在，覺得這個世界很大，人生應該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看看，後來她有一個同事考上公費留學出國念書「我覺得其實可以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看看，...我覺得我的世界不應該只是說關在一個小小播音室，就是念稿子。」(C1-040)因為去義大利的經驗以及同事出國念書的事件促發Donna的想法要出國念碩士，「我覺得我也是一個蠻有趣的人，我常常有一點有一個想法，可能我不是說，百分之百全力以赴，可是我覺得經過時間的累積，我還是會去把它達成這個目標。」(C1-039) Donna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很積極很努力的人，但某個念念不忘的心願，經過時間的累積，慢慢發酵之後，她依然會實踐這個目標。

參、非行不可

一、選擇背包旅行的原因

體驗未知、打破迷思

與團體旅遊相較之下，沒有行前說明會、前方沒有拿著小旗子的領隊帶路、沒有行程說明書的自助旅行，不確定性顯然高出許多。有趣的是，旅行中的不確定性是由旅者主動創造的。Binder表示，這些「未知」的經驗與原來日常生活中的「已知」相對，個體感知經驗，不須妥協於一般普同的經驗法則，透過種種選擇、判斷、決策後看見

自身主體的位置。（陳忻岱，2008）

對小鯨魚來說，所謂的旅行計畫，就是訂好來回機票，擔任國小教師的她利用寒暑假出國，「我有計畫就是選時間...第一天放寒假然後就去...然後呢...開學前一天回來這樣子，我的計畫...就是這樣子。」(B1-005) 從第一次自助旅行到現在，除了預定去程與返程的日期，對於目的地她很少事先做功課研究，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旅行計畫，一開始是不知道要如何計畫，變成背包老鳥之後已知道要怎麼去玩，還是沒有計畫。

她認為通常要出門之前，是最忙碌的時候，必須忙著將手邊的工作完成，沒有時間去查旅行資料，由於她可進行一個月至兩個月的旅行，有充裕的時間到當地之後再慢慢決定。當她親身到達異國，會真實地感受這個城市的氣息與節奏，讓她以直覺去探索去遇見，因此她並不會事先安排好所有行程細節，「我不是要去完成一個旅行計畫，我只是要去經驗一段未知風景，在一個新的未知的地方，很自然的，毛孔張開，啟動一種接近活著的本能，問路，做選擇，大膽嘗試，有時會判斷錯誤，有時驚喜連連。但，這都讓我神采奕奕。」(B-b-20100901)

在旅行中，小鯨魚並未抱持非要去哪裡不可，非要做點什麼才不虛此行的想法，她認為「不可預測」是旅行的一部份，也是生命的一部份，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每一次的旅行「好像都有旅行自己要去的地方，要去相遇的人，要發生的事情，要完成的路途，要看的風景」(B-b-20100901) 她只能走到那裡，張臂迎接所有的未知與可能，如女背包阿妹妹(2007，引自背包客棧)所說：「旅行就是我活在那裡，呼吸，觸摸著千萬種與我不同的生命，得以滿足...」旅者只需將敞開自我，迎接所有到來的體驗。

到了後期的旅行，Pema說自己幾乎都不預定旅館，因為她覺得行程的彈性會受到限制，而她也像小鯨魚一樣不會是先做太多功課，2006年她去非洲坦尚尼亞旅行之前，「依舊沒拾起資料，有的只是略盡責任的如輕蜻蜓點水般的閱讀，再試煉自己生命的底限在何處，不怕錯過什麼，因為那是人用資料堆積的符號」(D-b-20060610)。她選

擇自助旅行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沒有那麼多是我們可以控制的」（D1-114），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們習於被控制，也習於控制，幾點上班、幾點吃飯、把一整天該做的事打理好，以便讓日子平順地往前走，「平常都太習慣於控制了...或習慣於把自己放在於某個類屬，但是在旅行的時候，可能...看到了我們不能夠那麼輕易的以我們自己原來的生活幫它做歸類，所以...我覺得旅行可以打破自己一些迷思。」（D1-114）藉由旅行打破固有的迷思，將旅者的心靈解開桎梏，就如榮格所言，旅行的象徵是種精神朝聖，藉此從任何存在的限制將心靈解放，超越任何固執或是定限的情境（Jung, 1989）。

創造自己的旅行

Pema認為自助旅行是獨特的，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旅行模式，而不是照表操課。」（D1-294）她覺得照著別人排好的行程，縱使是自己去旅行，也只不過是像拿著一張已經被規定好的指示，按照別人的指示去做事情，她想要「去證明...除了這些路線...遵照這些路線之外，難道沒有別的好去了嗎？」（D1-295）除了不喜歡按照別人排的行程，她說自己「實在是一個不喜歡在出發前做太多功課的人...」（D-b-20060608），第一次去印度，朋友拿著從網路上蒐集到的資料跟她說，印度哪些地方很危險，哪些地方會被騙，Pema覺得自己其實不是很在意別人的經驗，因為「每個人的個性，處境和想法對異文化的一切本來就有不同的認知，也許會發生某些事，但是不要被那些嚇住。」（D-b-20060608）她喜歡一個人待在陌生的地方，隨意而遊，發現每個地方「隱性的特質，感受文化不同的韻味...」（D-b-20060608）是她喜愛的旅遊方式。

另一種價值觀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緩慢》寫道：「為什麼不疾不徐那種閒適之情不見了？啊，從前那些從容漫步的人哪裡去了？民謠裡那些四處漫遊的英雄、那些從一個磨坊到另一個磨坊後夜宿星空之下的浪子哪裡去？」（Kundera, 1996）在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裡，緩慢與悠閒像是一種奢侈品，包括休閒的旅遊也可以變得很有效率，對於假期有限的

人們來說，團體旅行恰巧符合他們的需求。某次在桂林機場與一位領隊閒聊，他很好奇我們這些背包客是如何找住宿點以及去各個景點的交通方式，他坦言道，團體行程是有效率率的旅遊，類似吃到飽的行程，在有限的時間內，塞進各個景點。然而有些人終究無法習慣這樣的速度，寧願選擇較「沒有效率」的方式旅行。

Pema第一次自助旅行是27歲，在那之前她曾有兩次跟團的經驗，一次是和母親去泰國，一次是去紐西蘭，雖然團員很好相處，有些她有興趣細細欣賞的地點沒辦法久留，必須跟著團體的行程走，「在一個美麗的地方只停留5-10分鐘，對我而言是還蠻折磨的，然後接下來就要花一個小時去吃一頓飯...我不太能適應這樣的價值觀...所以就覺得說應該自己去就可以了。」(D1-067) 花費數萬元以及無數交通上的時間，千里迢迢來到某個風景勝地，團體旅遊的方式如同跑馬燈一樣，一個接一個的行程，雖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看到最多的景點，對於想深入欣賞的旅者而言，這樣的效率成為一種折磨，因此Pema覺得應該自己去就可以了，在之後的旅行幾乎是以自助旅行為主。

同樣的，第一次自助旅行就在峇里島待上一個月的Jessie，也是因為不喜歡走馬看花的團體旅行，而選擇有較大彈性的自助旅行。大學的畢業旅行便是峇里島五日遊，她非常喜歡這座小島，領隊帶著遊覽各處景點，五天匆匆過去了，她覺得意猶未盡，「...可是我五天覺得不夠，然後走馬看花，然後旅行社都只叫我們去shopping，但我真正想看的是這些古蹟和藝術，我想要看這些老的東西，所以我乾脆自己來。」(A1-010) 大學畢業工作半年之後她申請留職停薪，朋友幫忙訂到便宜的機票還有民宿，讓Jessie得以在峇里島生活一個月享受慢遊，有充分的時間與當地步調同步生活，以及欣賞與探索當地的人文風情與藝術創作。

二、持續旅行的理由

感受另一種世界

對Donna而言，「出國對我來講就是在感受不同的生活跟文化。」(C1-104) 對於異國文化有好奇，這是她喜歡旅行的原因。她最頻繁造訪的國家是西班牙，最長的一次是在那邊待了三個月，住在homestay裡，雖有語言文化的隔閡，仍可親身感受到當地人

輕鬆開放的生活風格，「根據統計，西班牙是全世界最不喜歡出國的，因為西班牙本土就過的很爽了。」(C1-108)這是她喜歡旅行的原因之一，想要「去了解別人為什麼會這樣，自己為什麼是這個樣子。」(C1-108)

除了對另一個國度的好奇之外，想暫離原有生活模式也是旅行的原因之一，她覺得「...可能對現實的生活不是讓你達到百分之百的滿意...因為容易厭倦」(C1-105)平靜的生活有時讓人害怕，深怕這樣的日子永無止境，希望生活有點變化時，旅行是很直接的方法，暫時離開原來的規律，讓自己已經有些厭倦的生活，重新給些趣味(沈花末，1993)。現實生活中難免不盡如人意，厭倦日復一日、周而復始的循環，Donna認為自己「是一個很需要轉換環境的人。」(C1-106)如張讓(2004)所言，看到浩瀚的景致，拿天地來丈量，個人的小思小想已微不足道，有時只需要換個地方，呼吸不同的空氣，女背包就能再度儲備能量，「我一年還是要旅行兩次，我才有覺得我今年沒有白活的感覺」(C1-122)另一個世界召喚旅者的內在靈魂，轉換空間也轉換思緒。

為自己創造機會

Jessie認為出國會讓自己有國際觀，找到自己的機會點，見識越廣越不容易被時代淘汰，「與其你自己在你自己的井裡那邊練功，你還不如走到世界去，你才知道別人的國家和自己的國家中間有多少的差異。這些差異化有的時候是你的機會點。很多人人生當中的機會點都在這個裡面」(A1-031)她在澳洲時認識了一位台灣過去的婦人，她唯一會的就是裁縫，因為澳洲最缺乏的就是專業技術人員，她一到當地立刻就找到工作，時薪二十塊澳幣以上，大約是台幣五六百塊左右，薪資相當高。這樣的一位婦人也許在台灣成衣廠待遇不高，在澳洲卻賺非常多錢，「可是妳也要去過各個國家，你才知道這是你的機會點。」(A1-031)就像Jessie當年去峇里島，給她很多啟發的那位老者，因為旅行，讓他開拓視野、看到商機，成就他的事業。

理性的Jessie旅行時並非漫無目的地玩耍，「我出去都是有目的性的，我到每個國家我不是單純當背包客，我會研究他的市場...我知道我興趣在哪裡，我會去研究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不是只有單純在玩」(A2-128)計畫將旅行與工作結合在一起的她，每一

次出門都是一次兼具遊玩與考察的旅行。

為了相遇~人是最美麗的風景

曾有個喜愛旅行的女性朋友說過：「人是最美的風景。」女背包被召喚的心，除了秀麗的風景，當地會真實互動的人們更牽引著她們的心，如黃淑文（2009）所說：「成年後，我們長大了。身體的軀殼，雖有個實質的家，但生命底層的靈魂，卻總在找尋一種歸屬，一種深處的連結。」旅者眼中所見的，不只是浩瀚的山水，與他者的交會，有時是最為豐收之處。

Pema提到自己早期出國是純粹想要看看世界，嚮往已開發國家美麗的風景、優雅的生活方式，曾到加拿大洛磯山脈國家公園健行、騎單車，也到美國參加健行的探險體驗活動，「...後來是真的到尼泊爾之後，就讓我對旅行的觀點改變了。」（D1-104）。從她2002年到尼泊爾進行聖母峰基地營健行之後，她看到的事物漸漸不同了，當地的trekking tour「...會經過村莊啊，比較有人的味道」（D1-093）跟當地人有較多互動的機會，她覺得到西方世界旅行的感覺「...比較是在外面的，是比較物質，追求物質上面的美好」（D1-110），比如交通便利的地鐵、乾淨的街道、壯觀優美的古堡或是高級的米其林餐廳；現在的她，旅行裡重視的是心靈的碰撞，與不同文化背景的當地人互動，在她內心深處時時感受到「有一些地方在呼喚我，有一些人在那裡等我...人們的召喚，引領我前去。」（D-b-20060610）

從首次的峇里島的自助旅行開始，Jessie深刻體會到「我喜歡旅遊，那是因為我心靈...一直在渴求去旅遊去探索，去探索自己，還有...去探索這些，人跟人之間的一些接觸。」（A1-011）也由於她現在是基督徒，她覺得天父創造這個世界非常美妙，想看盡祂所創造出這麼多的人事物，此生她不想浪費時間，祂既然已經創造了那麼美的世界「我就要趕快去看。我要趕快去認識祂創造出的每個人民，所以我希望未來足跡可以遍及各大洲，甚至非洲我也想親眼去看看」（A2-002）奇妙的是，在她內心深處常有一個聲音告訴她全世界她都有朋友，「就是這種感覺，可能在靈的世界我就已經認識，然後在此生就是要相遇」（A2-004）就像她在澳洲打工度假那一年，感覺到週圍的

朋友有著很熟悉很親切的感覺，Jessie相信有些此生要相遇的朋友選擇留在原地沒有移動，因此「我要趕快去把他們找出來。」(A2-003)她便是那位飛越國界，主動前去結識朋友的行動者。

Donna第一次出國到義大利，雖然並不是自助旅行，不過由於這個團是很陽春的半自助行程，導遊將團員帶到了一個定點，就讓團員自由活動，大多數的團員年紀偏長，外語能力不佳，常須尋求Donna幫忙翻譯。這次的經驗讓她覺得雖然當時英文口語表達並不是很流利，但只要願意開口，就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每一次的開口你都覺得說你有獲得滿足，就是說你真切的跟當地人去互動...會覺得說其實那趟旅行...跟當地人的互動方面收穫滿多的。」(C1-018)她很享受與當地人的互動，在之後的旅行也會試著融入當地人的生活節奏，「...我去荷蘭法國跟盧森堡，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其實自己是比較像當地人，因為我都是早餐就吃了一兩個小時，然後也沒做什麼，就去超市或是街上閒晃亂晃...如果看到他們教堂有什麼表演的話，就去他們教堂聽音樂會，然後就聽當地人在聊什麼，我覺得那對我來講是很有趣的事情」(C1-110)她認為因為本身從事傳播的工作，她很有興趣去了解不同的人的想法，也樂於和他人彼此分享一些觀念。

最初小鯨魚選擇的旅行地點是小時候嚮往的地方，在某個不經意的過往片斷，看到了異國著名的地標照片，嚮往身處其中的浪漫氛圍，於是她一開始便走向這些景點，一圓當年的夢。去了威尼斯，坐上船在蜿蜒的水道中欣賞水城風光，進入宏偉的雪梨歌劇院參觀，駐足於巴黎艾菲爾鐵塔前。然而漸漸地，她覺得這些地方都只是個符號，「...像艾菲爾鐵塔，它是一個法國的代表，巴黎...它是一個很符號的代表」(B1-064)旅人將自身浪漫的想像投射在這個符號，以為自己投身於其中也會像法國人一樣浪漫有氣質，「可是去到那裡之後發現不會的，我還是我...我發現我跟那個符號沒有多麼大的意義」(B1-064)其實最大的意義只在於她完成了一個小時候的夢想，「我只有去跟那些很有名的符號接觸，可是我不會跟那裡的人真的有接觸」(B1-105)。

同樣地，來到印度北部恆河邊的聖城—瓦納那西，這也是小鯨魚以前念書讀到時，

覺得這輩子她一定要去一次，不過「去瓦納那西，是會讓我想再去一次，可是去艾菲爾鐵塔，是我不會想要再去一次，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B1-065) 瓦納那西與巴黎某些元素是相同的，一個是印度古文明的代表，一個有浪漫之都的意象符號，「可是我覺得不一樣就是在裡面的那個『人』是不一樣的」(B1-066) 她覺得恆河邊的印度人「是很有趣的...很有生命力的...是可以有交談的...是很多互動的...會發現它會一直看都有不一樣的東西」(B1-067) 相對地，艾菲爾鐵塔對她而言，她覺得看到的都是一樣的，「它太有秩序感了，它太精確了...很多東西變成很像就是剩下觀光而已的時候，我就不想再去了。」(B1-067) 也就像瑞士雖然很漂亮，她認為自己不會想要再去一次，因為「...它很文明，它很現代，它很方便，它很乾淨，它很舒服，但是它不夠有趣。」(B1-061)

在日後的旅行中，小鯨魚漸漸發現，當回想起旅途上發生的一切，會在腦海中會鮮活起來的是人物而不是風景，「我覺得『人』會是後來慢慢會決定要去旅行的一個關鍵」(B1-064)。2008年她在英國待了四個月，住在倫敦附近，對於英國的風景，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倫敦塔，不是倫敦鐵橋，也不是大笨鐘，而是一個小島—艾雷島 (Islay Island)，「我應該這輩子都會記住那個島。」(B1-074) 這個小島位於蘇格蘭，整個蘇格蘭有一百多家產威士忌的酒廠，其中艾雷島的威士忌有其特有風味，因為小鯨魚曾在台灣品嚐過這個小島的威士忌，當她到英國時，內心就「...莫名的想要去這樣子」(B1-098)。

在十二月的冬天，她從倫敦坐車到蘇格蘭，又轉了三個半小時的車到碼頭，再坐兩個小時的船抵達艾雷島，才到這個島。這裡幾乎不算是觀光客會來訪的景點，這個季節更是沒有旅客會來這邊。當她下船抵達艾雷島的時候才發現，大家都是開車下船的，只有她跟另一個太太留在碼頭，碼頭離村莊很遠很遠，那天也沒有公車。那位太太的先生來接她，便讓小鯨魚搭便車到村莊，一家一家幫她找民宿，直到確認她有地方住才離開。她覺得這個經驗很特別，在倫敦不會遇到這種人，「因為英國人其實真的很冷，英國人不容易跟你聊天...他們疏離的禮貌...很保持距離的」(B1-120) 可是當她在一個地圖上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我才會有機會跟人有接觸，即便我可能去倫敦非常多次，

可是我跟倫敦人沒有接觸的」(B1-105) 停留在這個小島的兩天裡，她搭了無數人的便車去各個酒廠參觀、去海邊看海豹，「你不用揮手，甚至他們就會有人自己停下車來問你說你要不要我載你一程」(B1-121) 這種對陌生人的無私善意讓小鯨魚回想起當年在偏遠地區教書時認識的當地朋友，這些微小的、溫暖的片斷「讓我想起來都還是會覺得很開心，如果去英國，還要再去一次的話，我就還要再去艾雷島。」(B1-123)

旅者歸返之後，最常縈繞心頭的是旅行中相遇的人物，而非美麗的風景，Loker-Murphy 和 Pearce 認為背包客 (backpacker) 與主流大眾觀光客不同的特點之一即是一著重在與當地人及其他旅行者的接觸互動 (李佳蓉，2005)，Wearing 進一步強調女性在旅行過程中渴望獲得的是關係的建立，而非征服 (畢恆達，2003)。山水雖美，比不上某個陌生小孩對旅者燦然的無邪笑容，建築雖華麗，也比不上異鄉情感碰撞的目眩神移，由四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裡可以得知——「人」往往才是旅途上最美的風景。

生命的一部分

Donna 視旅行為滋養生命的重要元素，「它就是我生命中的養份啊！」(C1-132)，她曾想過如果有一天結婚了，婚前要先跟丈夫約法三章的其中一件事——每年她要有一個月單獨旅行的機會或者獨處的時間，想去旅行的心念像呼吸一樣，時時存在，她需要轉換空間與屬於自己的時間與安撫內在的靈魂。

Pema 也是個經驗豐富的旅人，會自組隊到海外登山，有些朋友會跟著她一起去騎腳踏車或爬山，甚至跟她一起去旅行，她感覺看待旅行這件事，自己與朋友的不同在於旅行對他們而言，就像國內有畢卡索或莫內的展覽，「是因為它是 famous，是有名的，所以理所當然要去一下，那如果旅行也變成一種炫耀財，那可能在旅行的質感上面就會變成一種穿了一件名牌的衣服。」(D1-115) 而她並不持此種態度，旅行對她來說不是功利性的想從中獲得什麼，也不是功能性的可以達到什麼效果，她覺得「可能旅行在我的世界裡面已經變成一個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停止，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會開始，那是我沒辦法確定的。」(D1-116)

Jessie 理性地將人生畫分為三等份，睡覺、工作、休閒各占八小時，她覺得如此的

人生會較完美、較圓滿，人的抗壓性才會高。旅行對 Jessie 來說，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事物，「旅遊是個興趣...就像有一些人，他的興趣是喝咖啡，他每天一定要喝咖啡，那我的興趣就是旅遊，每年我們賺錢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旅行，這是會上癮的。」(A2-008) 因此她的座右銘就是「活到老旅行到老」(A2-124) 她覺得旅行跟人生一樣，人生不會永遠停留在原地，旅行也不會停止，「我人生要繼續的話，那我旅行就必須要繼續。」(A2-124)

回想高中時期，小鯨魚當年無法融入學校生活，一直想休學，當初認真念書為了名正言順地離開家，卻因環境適應不良而選擇高二時通勤上學。住海線鄉下的她每天必須五點五十分起床，搭上六點半的車，之後再走一段路，才能即時在八點到學校。到了下午下課，又花快兩個小時回到家。通車耗去大量的時間，「一天，大多在公車裡昏睡，走路，過馬路，等紅綠燈，好多的時間在來去的路途中消磨掉。」(B-b-20071230) 高二那年她的成績很差，也和同學及老師關係疏離。

成年後的小鯨魚回首那一段昏沉的過往，「每日的通車，當時看似無意義，卻又必要。現在看來，公車上的時光等同於每日的心靈旅行，好像和城市及同學太過疏離，格格不入，所以，每天都需要離開城市一次，好像那些莫名的說不清楚的情緒都在通車的旅途中釋放。」(B-b-20071230) 28 歲那年母親癌症去世，四年後父親也離開了，遇到一些生命中的大事，她便背起背包旅行。「旅行，不是刻意去玩什麼。而是把自己丟在旅途中，透過與陌生國度的接觸，內在許多的不安，身體的移動，與心裡的哀傷焦慮同步了，心裡被身體理解了，反而獲得了一種安慰，一種自由的呼吸。」(B-b-20071230) 回頭看看當年青澀的自己，原來在當時，她便已懂得用搭車當作每日的旅行來照顧自己，撫慰自己的孤單和無助。到了現在，旅行對她來說「不是生存絕對之必要，卻是增加人生多彩之需要。」(B-b-20110303) 她覺得這大千世界裡有著許多事物值得去欣賞去探索，不必一直活在原來的框框中。

對旅者而言，旅行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像是已紮根在自己的內在意識中，無法分割；也像是澆灌生命的活泉，藉由旅行，讓生命的根基越發厚實，往外伸展的觸角更

為寬廣。

增添人生的豐富度

喜愛藝術的 Jessie 喜歡學習與接觸不同的事物，可以帶給她不同的體驗與靈感，「像出國的時候我會接觸到很多街頭藝人藝術家，那世界各國藝術家很多人都會帶給我很多衝擊跟一些經驗」（A2-009）雖然台灣也有許多有創意的藝術家，但是不一定有機會能夠接觸，而她認為出國是隨機的，會看到「...好多街頭藝人或是藝術家都在那邊擺攤，或是你看很多教堂、大教堂，那些全部都是藝術，那些建築，任何美的東西全部都是藝術」（A2-009），她覺得這些體驗會帶給自己很多的衝擊，也只有出國旅行才有這個切磋琢磨的機會。

Jessie 覺得旅行一直開拓她的好奇心，想要去知道世界上有什麼新鮮事，「它是在增添我人生的豐富性，而且它讓我擁有更多的人生的驚喜」（A2-124），她在旅行當中的所見所聞，可以與更多的人分享，由於她經營背包民宿，接待各國的客人，彼此撞擊友誼的火花，讓她的生活圈變得越來越大。這些友誼對她而言是一種無形的財富，「這種財富反而是我喜歡的財富。我不喜歡看我的存款簿錢一直往上添，那對我沒有甚麼意義，只是一個白紙加黑字，沒有甚麼意義。」（A2-124）現在 Jessie 有世界各地的朋友，他們也熱情地邀她到自己的國家玩「...這些友誼一直進來，它增加了我人生的豐富性，就跟旅行一直多去多挑戰每個國家，增加那個豐富性而言是一樣的重要。」（A2-124）因為旅行增長了見聞也擴大了人際圈，讓她人生的寬度與廣度不斷增加。

肆、旅行與浪漫

某個喜餅的廣告詞是：「讓我們在愛情裡旅行一輩子。」旅行彷彿與浪漫畫上等號，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東方女性在異地旅行會遇到什麼人什麼事呢？韓良露（2005）曾描述義大利男人與希臘男人追求外國女性旅客的方式，相較之下，希臘男人略勝一籌，他們之所以熱衷獵豔，是因為在希臘正教社會中，男女婚前性行為是不被接受的，因此希臘男子便朝女遊客下手，不僅新鮮刺激，而且毋須負責。筆者在西藏旅行時，也聽聞一些旅人的戀情在拉薩開始也在拉薩結束，因一起包車往後藏阿里而結識的男

女旅者，在數天朝夕相處的狀況下，感情逐漸發酵與升溫，回到拉薩之後，兩人又分開了，另外，在背包客站網站也可讀到女背包客受到土耳其或尼泊爾男子騙情騙財的故事。旅行中發生的浪漫也許會變調，也許會是人生中一段美麗記憶，除了運氣，女背包處理這類情事的態度也是關鍵因素。

唐筱雯（2007）在《我用身體記憶旅程：女性旅人的跨文化身體移動經驗》中提到，當男性旅人遠行一趟歸來，常會笑談旅途中遭逢的「豔遇」，對象也許是在旅行途中相遇的當地女性或女性旅人，並會將之視為美談。但不論是旅行文本的書寫或是學術研究中，卻鮮少看見對於女性旅人身體情慾的討論。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父權體制對兩性身體情慾的不同標準（男性在性上的征服，是被允許與肯定的。但好女人是不能「主動」表達其對身體情慾的需求，即使心存要有一段豔遇的想法，也必須以「等待」之姿現身），以及對女性身體情慾的污名化（如果隨便接受陌生男子性的邀約，就不是一個好女人），女性對於身體情慾的經驗往往無法直接陳述表達。本研究之參與者均曾有在旅途中偶發的感情事件，有些是「豔遇」有些則是「厭遇」，在訪談過程中，對於這些感情事件並不避諱談論，都能侃侃而談自己的看法，顯與唐筱雯之研究結果有些許出入，以下略述各個研究參與者之經驗。

理智面對異國戀

留著一頭微捲長髮、皮膚白皙的Jessie，旅途上被追求的經歷不計其數，2005年公務出差到波蘭，在華沙飯店大廳偶遇的一位銀行家，由她留下的公司電子信箱查到台灣公司的電話，天天打越洋電話給Jessie，「...他每天講他的故事啊，講他真的很喜歡亞洲女人，他對我一見鍾情，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A2-076) 後來這個波蘭人還在電話裡求婚，不勝其擾的Jessie只好「跟他亂掰我已經有男朋友，我非常愛我男朋友，請你不要再打了。」(A2-076) 2006年她和二姐去捷克自助旅行，也許是布拉格真是個浪漫的城市，每天都有人主動攀談想要認識她，「尤其在捷克，每一天喔。我去十四天，每一天都有人跟我搭訕，每一天都有人跟我要電話。」(A2-071)

Jessie說自己很了解想要的東西是什麼，她不注重對方的外表或財力，不管對方是

珠寶設計師或分公司在英國和波蘭的銀行家，「我怎麼可能為了珠寶就去喜歡這個人啊？」(A2-072)「真的是有這家銀行，但我不可能為了一個銀行去喜歡這個人...」

(A2-075)在男女關係上，她重視的是心靈層面上能夠相處和溝通，「我不是很注重物質的東西，我比較注重心靈層面。」(A2-076)

旅途上的豔遇可當做回國後和朋友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如果真的被帥哥搭訕到還蠻開心的。」(A2-081)然而即使是帥哥，她也不會動心，在旅途當中對她示好要電話的男子，她通常一律不給電話，只給電子信箱，或者連電子信箱也不給，當對方留下他的電子信箱或電話給她，「那我也不會會連絡，回台灣一定是丟掉這個樣子。我也沒有任何的開始，也沒有所謂的結束。」(A2-071)

雖然Jessie自認為是個浪漫的人，可是她並未懷抱著憧憬，自認為不是個會被戀愛沖昏頭的人，「因為我不是那種對於愛情有什麼浪漫憧憬的人。我這個人非常的理性...」(A2-097)在職場上、教會裡或旅行中，認識許多外國人，她覺得自己還是最喜歡台灣的男性，「我覺得相處起來最舒服...還有台灣男生最包容台灣女人」(A2-101)旅行中那些搭訕或追求，她並不會心動投入，也不會隨之起舞，「我很清楚我要的是什麼，這些全部都是我不要的，所以我不會受騙...我是個主動的獵人，我不是被獵的人，所以這些人搞錯對象了。」(A2-099)

對於旅行時異國男子的示好或搭訕，理智的Jessie從未心動，不曾讓彼此有機會開始，在愛情上她不當被動的獵物，明確地對於旅途上的豔遇say No。

有情才會相遇

旅行像是壓縮的人生，聚散離合的情節在短短幾天內快速上演又迅速落幕，小鯨魚提到旅途中為何容易擦撞出情感呢？她覺得旅行中其實有時候很孤獨，「它會容易釋放你的情感..它有一種特定的時空...生命很多的時候是很濃縮的，所以它很容易...蹦出那種...情感。」(B2-265)某時某刻某地，六十二億人口中的唯二兩人相逢相識，若又有相知的悸動，很難不掀起心情的滔天巨浪，小鯨魚認為旅行中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容易發生，雖然她不會全然拒絕它的發生，但也不敢全心投入，「...因為回來之後，很

多事情都會隔開了。」(B2-196)

旅者回到原來的情境空間，身心狀態不復旅程上易感、釋放的樣貌，現實考量回到思緒中，原來生活的人事物像藤蔓般慢慢重新纏繞上身，她坦言：「...我回到這個時空，我沒有辦法再回到那個時空了」(B2-193)。雖然這樣的相遇又分離有時讓人不免有些傷神，小鯨魚仍感謝這樣的相遇，她覺得「是有情才會相遇，就是反過來想，是有情我們才會能夠在一個地方，一個時空，然後有相遇的機會」(B2-290)道別像是人生篇章中的某一個句號，結束一個段落，繼續前行，感謝這場相遇為彼此生命留下美好印記。

不再天真，逢場作戲

談到旅行中浪漫的殺傷力，Pema心有所觸，「因為旅行，我與前夫相識，但離婚讓兩人的關係斷裂，也讓我經歷一段如同死亡的經驗。」(D-d-200801)她與前夫2002年在尼泊爾健行途中認識，隔了一年後結婚，旋及在第二年離婚，前夫大她十一歲，是一間工廠的老闆，從未離開台北生活過，兩人對彼此認知有相當大的落差，Pema與他結婚是因為他生活無虞，符合母親的期待，也以為他願意和她一起到花蓮定居，並認為在未來的日子裡會像交往時一樣，兩人一起旅行；而她前夫的認知中，以為自己遇到了一位讓他生活更多采多姿的伴侶，然而旅行對他而言只是生活上短暫的放鬆，「但在結婚後才意識到，自己需要的妻子角色，必須安分守己、能幫他分憂解勞。」(D-d-200801)雙方誤解了彼此在未來的角色認知，這段關係也無以為繼。也許是這樣的感情經驗，對於之後她在旅程中的情感火花像是打了免疫針，她說：「其實像我活到那麼久了，然後在感情有一些些的磨練，然後我們對於感情...有時候讓自己看得不是這麼的...天真，以前會很天真」(D1-268, D1-269)

Pema後期的旅行較常往南亞、非洲等地行走，無論是獨行或結伴，身為女性的身份有時不免「會遇到一些想要吃我們豆腐的人...」(D1-171)或者遇到一些表示好感的人，尤其像是尼泊爾這樣的國家。筆者也有類似的經驗，走在加德滿都最多旅行者聚集的地區Tamel，單身女子尤其是亞洲女性走在街上，無時無刻都有人不斷企圖搭

訕，對象有可能是購物的商店主人或是登山健行隨同的嚮導、挑夫。慢慢的，Pema學習到採用逢場作戲的方式處理此類情況，「...有些女生比較狐狸一點的有時候會稍微逢場作戲一下，像我到最後就會採取這樣的策略啊...我知道我會得到好處啊，可是我不會去踰越...我沒辦法提供的...」（D1-276、D1-277）雖然她並不排斥再談感情，曾走過讓她痛不欲生的離婚事件，對於旅行中的愛戀相遇，雖然當下的情感是真切的，「可是...每天都會變啊，當兩個沒有生活在一起或沒有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回到各自原來生活的原點，那就很難再繼續了」（D1-280）曾經的濃烈情意就像一閃而逝的火花，只能當成旅行的回憶了。

情繫西班牙

Donna最常去旅行的國家大多在歐洲，在她的經驗中，東方「女生到歐洲可能是很受歡迎的。」（C1-057）她在英國念碩士時，除了語言課的老師和一位來進修的南斯拉夫記者對她示好過，班上有位猶太裔男子第一天上課就向她搭訕，「談了一場小戀愛...很純的那一種...他很認真想跟我交往，每天到我家報到...」（C-m-20110726）雖然這場小戀愛在他知道Donna比他大八歲之後就結束，不過直到現在，他們仍是保持連絡的朋友。2009那年獨自去西歐時，某天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街頭閒晃，有位陌生男子主動向她提議帶她看看這個城市，兩個人就這樣玩了一天，結束時彼此瀟灑地互道再見。

受到家庭影響，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三十五歲之前的她是不願與感情扯上關係的，「我的原生家庭讓我覺得很排斥談感情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談戀愛會結婚生子是一件很麻煩的事」（C1-059），當在異鄉遇到有人表露情意時，Donna總是巧妙地閃避，不讓自己落入感情之中。

然而，該面對的課題終究無法逃避，2003年拿到英國的碩士學位後，9月份Donna到西班牙念語言學校，拿到三個月的簽證，與寄宿家庭的兒子Nino「談了一場我覺得好像沒有完成的戀愛...」（C1-056）Donna認為自己有時候是有點遲鈍的，Nino一直對她很殷勤，時常說要帶她去哪裡玩，「我一直以為是homestay的一個服務，所以他帶我去做什麼，我都說好...」（C1-067）直到某一次他帶她去夜遊時，才意識到原來他在追

求她。

Nino是個貼心細膩的人，在Donna過往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中，不曾體驗過這樣的體貼，「我來自的家庭...或是說我來自的國度，男生沒有對女生那麼呵護...」(C1-067)他總會在她洗過澡後默默拿拖把將浴室拖乾，最讓Donna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次去海邊玩水的時候，他背了一個背包，當她把鞋子脫下來後，Nino就低頭把她的鞋子拎了起來，放進早已準備好的塑膠袋，包起來後放進背包裡，「這一段已經是八九年，我到現在印象還是非常深刻...因為我覺得，哇！一個男生是可以這麼樣呵護女生的，這麼樣照顧女生的...」(C1-067)

Donna是這個西班牙寄宿家庭接待的第一位東方女生，Nino後來跟她說他非常喜歡她的特質，也喜歡看著愛笑的她笑起來微彎的眼睛，「他說我非常Simpatica，Simpatica在西班牙語裡面意思就是非常friendly，而且我非常喜歡笑，因為他媽跟我講說，他非常喜歡我眼睛笑的這一個部分...」(C1-078)

Nino是公務員，正逢調換工作地點而有一個月的假期搬家，也正因如此才剛好與Donna相遇，兩人的戀情在短短一個月內發酵與熾熱，他要前往另一城市赴任前，拿了兩地之間的火車時間表給她，附上地址跟電話，希望她去看他。當初預設在西班牙待三個月就要回台灣的Donna表示「...我就說我不會去的，因為我覺得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三個月後要回台灣...」(C1-080)除了她一直根深蒂固對於談戀愛與結婚的恐懼讓她不敢繼續留在西班牙之外，當時台灣的家人也希望她回來，「當初我媽叫我回來，我姐也叫我回來，我怕沒有經濟奧援，在那裏會被欺負，這些年工作..跑了一些地方，但心中那一塊始終是空的。」(C-m-20110613)

後來Donna還是坐了八個小時的火車去了Nino所在的城市找他，與他相處三天，兩人聊了很多，或許是西方文化尊重每個獨立個體的選擇，Nino感覺得出來此刻的Donna是想回到台灣的，「他覺得說縱使我為他留下我也不會喜歡西班牙，他覺得我應該回到我自己屬於我自己的地方去。」十二月是Donna在那邊的最後一個月，Nino回家過聖誕節，無法勇敢擁抱這段關係的她盡量躲開與他的接觸，「在最後一天，我也一直逃

避他的眼神，沒有正面告訴過他，我的班機在隔天凌晨...」（C-em-20110615）當時她雖然欣賞當地的生活風格，但並「沒有那麼強烈地喜歡那個地方，因為在那邊三個月，其實有很多文化的衝突...」（C1-090）再加上台灣的家人希望她返台工作，Donna還是照原訂計畫結束一年多在國外的留學生活回到台灣熟悉的生活。

這些年的旅行經驗中，讓她最深刻的體驗是這段在西班牙沒有完成的戀愛，在心中盪起的漣漪久久不曾散去，回想起來，那三個月是「可能我活到現在，快四十歲，我覺得我自我對話跟掙扎最多的三個月。」（C1-080）一直到現在想到或講到那一段感情時，Donna仍會想掉淚，覺得自己怎麼會做過那麼愚蠢的事情，「其實...並沒有那麼難到你不敢去嘗試，可是為什麼你拒絕那麼多讓自己長大的機會...」（C1-056）她坦言這些年尋尋覓覓，就是忘不了他，雖繼續與這個寄宿家庭的其他成員保持聯絡，後來也陸續造訪西班牙三次，「人到了那裏都沒勇氣說是為他而去...」（C-m-20110307）

今年年初，她收到了Nino這八年來第一次越洋寄過來的信，不愛用網路的他也首次留下了電子信箱，原本就已計畫年底聖誕節要去西班牙度假的Donna期待他來接機，「...我想去看看那個曾經讓我放不下的那個人，這些年來我們都變了，如果再回首還有緣那就是了，如果沒有緣份就...是體驗，遺憾會少一點，向前動力會多一點...」（C-m-20110613）

對以前的Donna而言，旅行上的邂逅只能淺嚐而止，不想陷入戀愛與婚姻的她總讓自己全身而退，直到這場西班牙之戀野火燎原，時不時在心頭冒起零星火花，餘燼遲遲未熄，對於2011年底的這場旅行，有期待也有退怯，就當做「只是見見老朋友」（C-m-20110712），力求平常心看待。張愛玲在《愛》這篇短文寫了一段很美的結語，恰能描繪這般感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張愛玲，1969）

伍、關於女旅者的人身安全

旅行中與他人的相逢並不全然是浪漫的偶遇，也有可能是不幸事件，一趟旅程並非總是歡樂到底，如同在日常生活之中，事事總非一切順利，意外有時會忽然發生，也許是錢財失竊，也許是身體受傷，甚至是生命遭受威脅，讓人看見世間無常。2006年4月一名台灣女性黃素卿女士獨自至喀什米爾自助旅行，某天船屋主人久久未見她返回，原本以為是失蹤，後來在附近湖泊發現屍體，疑似遭人殺害後棄屍。這起不幸事件在當時的背包客棧網站中掀起波瀾，在留言板上致意哀悼的網友有數百位，大家也彼此提醒在外旅行的安全。以往女性為一個被凝視的他者（陳忻岱，2008），離開台灣社會到另一個空間，是否會因為女性身分而有安全上的疑慮呢？

偶發驚魂

據Donna所知，西班牙人口僅有四千萬，一年觀光客卻也約有四千萬左右，她說很多小島都是歐洲人尋歡的地方，在那邊居住期間，若是晚上外出大多是寄宿家庭的大哥帶她出遊，「說真的，他家人把我看著很牢，太晚回家還要問我去那裏...」（C-em-20110824）還有一次，Donna和一位女伴在路上遇到移民的摩洛哥人態度強硬地要騙她們進去他住的地方，「你絕對不敢相信，我只是在路上和他擦肩而過，他瞧我一眼，我和同伴的女生就被他盯上了，很強硬地用口頭威脅和拐騙要我們和他一同進屋。」（C-em-20110824）她們嚇得趕緊快步離開，這起事件幸虧只是虛驚一場，但仍讓她印象深刻。

安全自覺

根據曾寶芬、李君如（2004）研究表示，女性自助旅行者對歐美地區的不安感並不特別強烈，但在土耳其、埃及、希臘、義大利，及東南亞如尼泊爾、泰國、印尼等地，因特殊文化宗教及觀光政策，確實對女性充滿窺視及騷擾，這樣的現象隨資訊影像的快速傳播，對女性自助旅行造成嚴重困擾。曾經因為公務出差，Jessie造訪過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她覺得此生一定要再去一次，「那太美了，而且它有八十個城市，我

才去一個就覺得美到不行」(A1-179)但她會考慮到自己自助旅行的安全性，「所以有一些國家我都希望我結婚之後跟老公一起去。譬如說像印度，土耳其...還有...南美洲，因為南美洲治安也沒有說很好，我會希望說結婚之後再去跑那幾個點。」(A1-179)

對於自身安全的意識，Pema視地方而會有不同的做法，對於社會秩序混亂的地方會自己提高警覺，「一個地方很亂或有不安全感其實自己會有感覺，就會比較警惕一點」(D1-231)若是在印度新德里，她就盡量不會晚上出門，「可是如果像一些...比較...祥和之地，對，就算是沒路燈還是敢一個人走啊。」(D1-231)

與死亡賽跑

2002年冬天，Pema和兩位友人到尼泊爾健行，目的地是聖母峰基地營(Everest Base Camp)，當時因為尼泊爾國內共黨分子發動游擊戰，進入健行起點的魯卡拉(Lukala)機場被破壞，讓他們無法按照原來的行程前進，但是他們仍堅持要完成前進聖母峰基地營的夢想，等待了一天半後，嚮導召集在機場等候的所有旅客，一起包機飛到另一個可以開始健行的機場。在行程落後的時間限制下，Pema一行人沒有任何適應高度的休息天，一路從海拔2千多公尺迅速攀升到超過海拔5千公尺的高度，每天要走約7~8小時的路，又恰逢生理期，在沒有做好高山適應的狀況下，雖然當初所有人包括Pema自己都覺得她的體力很好，這趟健行最沒問題的應該是她，然而，在返程的路上，Pema發現自己得了高山肺水腫，整個人好像溺水一般，呼吸艱難。

為了在有效期限將她救下山，嚮導馬上疾行下降1千5百公尺要打電話呼叫直升機，但所有電話系統卻被共黨分子毀壞，當時嚮導和挑夫們為了搶時間救她，「冒著夜晚宵禁被槍殺的危險，又輪流以人工的背負方式通過危險陡峭的山徑，他們用力的喘息聲和滴在雪裡的熱汗，一直在我心裡有著深深的感動。」(D-d-200801)到現在，Pema常時時惦念著這份感動與感激。

除了感動之外，因為這次的高山症事件，Pema也瞥見了某些人性真實面。其中一位一起從台灣去健行的女性伙伴認為Pema毀掉了這次假期，事後Pema經由朋友轉述才知道當時這位伙伴身上還有藥，但她並不想拿出來給Pema吃，以防萬一自己也得了高

山症卻無藥可吃。「幸好這些話都是回來才輾轉從朋友那得知，不然當下的我會承受不住。我了解她的想法，當時冷淡的對待，雖然讓我看清現實，但我不怪她」(D-d-200801)。除此之外，回台灣以後，她也隱約發現，有些朋友覺得得到高山症是一件丟臉的事，而不好意思在她面前提到這件事，也有人覺得她太逞強，以後不應該再去那麼的高的地方。

這次面對死亡的歷程，體能已超過負荷的極限，在生理極為虛弱的狀況，又要面對同行伙伴的不諒解，這種情形下，Pema有所體悟，她「看見自己能冷靜不慌亂的堅強...我看到自己生命中值得珍惜的部分，同時也活生生視見在安危下人性真實的一面。」(D-d-200801)

風險準備

從高中畢業開始，小鯨魚和同學便曾自行以搭火車、公車和便車的方式將台灣繞過幾次，當時出門，沒有擔心，只有滿心期待，期待新鮮有趣的事情發生。成年後的她，旅行的版圖已超出當年所能想像的寬闊遠，心情卻是複雜的，面對完全的自由，同時，也面對完全的未知。「我經常會在上飛機之前，在機場大廳花一些錢，買下意外險，這是為我的家人買的，為我的旅行提高價值，為我奮不顧身執意的往外衝，所能做的一點點投資貢獻。」(B-b-20110303)

總是二哥載她去交流道搭車往機場，清晨靜謐的車中，她會輕描淡寫地交代與她感情極好的二哥如何處理她的後事，「不要打撈，不要大費周章運回台灣，就地回歸自然，若帳戶有餘錢，要分一些給好友。二哥不只聽我說一次。」(B-b-20110303) 買保險與交代後事像是在平息與安撫內在將要出門，面對未知的焦慮。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2006年Pema和台灣朋友爬完坦尚尼亞的吉力馬札羅山後，獨自留在當地旅行，她乘坐長途巴士到東南邊的一個小島，一下車一群當地人圍繞著她要介紹住宿地方，為了搶生意，彼此會對Pema說要小心對方避免被騙，當時無所適從的她只能憑直覺選擇，「那時候我就有擔心說我會不會被騙或幹嘛，會有這樣子的焦慮，可是後來發現不是

這樣子，他是看我一個女生然後就幫助這樣子。」(D1-081)她選擇的那個人真的帶她找到一間安全的旅店。在她多次的旅行經驗中，「那當然有時候也會有那種危險的感覺，可是...當出現有這樣感覺的時候，有時候都會出現另外一個機會會幫助我」(D1-078)

在法國馬賽小鯨魚曾有被扒錢包的經驗，當時她住的青年旅館隔壁床是一位來參加諮商工作坊的中年比利時人，是一位很和善的人，在他同住的那幾天，晚上常聊天去，雖然那一天小鯨魚遇到了扒手，可是當天晚上是有人可以聊這件事的，讓她心裡平靜下來，因此她覺得在旅程中自己是很幸運的。「...我那時候覺得我也很幸運的是，雖然我那一天我遇到了扒手，可是我那一天晚上是有人可以說的...跟他聊，我心裡有...就是有平靜下來，對...。」(B1-139)

還有一次經驗是2010年暑假小鯨魚跟朋友去四川里塘，在從成都搭車去里塘之前，她們到銀行兌換人民幣，但銀行辦事員至少耗了一個小時才完成這件事，所以她們就錯過了搭那班長途車的時間，可是若繼續在成都多住一個晚上，花費比較高，她們覺得要先往鄉下去才不會花那麼多錢，所以就先坐車坐到康定，大約是成都到里塘的中間點。

看似無奈的決定，其實反而是好的。因為里塘是海拔四千左右，從康定到里塘之前大概一個小時，小鯨魚開始高原反應，會上吐下瀉、頭痛、噁心、發燒，頭非常痛，吃什麼都吐，而且全身無力。事後回想起來，如果成都銀行的小姐換錢動作快速，她們得以準時搭上往里塘班車的話，到達那邊會是半夜，她覺得會起高原反應的自己應該會死在那邊，「真的覺得很感謝那個銀行的小姐，耽誤了我們搭上那個里塘那班車的時間。」

(B1-144)累積旅行裡發生的點點滴滴的經驗，慢慢地小鯨魚覺得「...不幸的事情都會變成很幸運的，就是我後來有一種很深刻的感覺...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B1-138)出門旅行時，心裡面真誠地這樣相信，她覺得自己很幸運，表面看起來不幸的事情都會隱藏著另一個幸運的禮物。

小 結

本章敘述四位研究參與者成為背包客之前的生命歷程、與旅行結下不解之緣的歷程，以及旅行中的體驗，分析過程中發現命運雖對研究參與者的人生有著無形的牽動力，然而，個人的意志才是自身生命走向的關鍵。研究者看見那些起伏與曲折，看見無奈與憤怒，也看見理解與放下，就像吳念真（2010）在描述自己悲喜人生的書《這些人，那些事》裡面寫道：「生命裡某些當時充滿怨懟的曲折，在後來好像都成了一種能量和養分，因為若非這些曲折，好像就不會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見別人可能求之亦不得見的人與事。」

當旁人羨慕她們擁有這麼多旅行經驗時，卻看不到她們背後的種種過往，也不明白在來去之間她們心中拉鋸的取捨。一趟旅行得以成行，需要許多要素配合，除了想要探索這世界的強烈心願，研究參與者恣意遊走的當下，大部份是單身身份，少掉了一些束縛與羈絆；同時，對旅行已與生命密不可分的她們而言，為了能夠持續旅行，時間與金錢必須妥善分配。四位研究參與者雖然愛旅行，但並非一昧不切實際地享受玩樂，而是有計畫地平衡旅行與生活，也不因旅行是她們的熱愛，而浪擲金錢，而是視旅行為充電與休息的方式，兼顧生活與休閒支出，Pema 與小鯨魚為小學教師，具有穩定的工作收入與固定的假期，Donna 為國營廣播電台的國際業務，薪資與福利優渥，其中 Pema 與 Donna 已自行在北部購屋自住，Jessie 則創業開設背包民宿，期望結合旅行興趣與事業版圖，未來展望海外的旅遊事業據點。

旅行的當下即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旅者刻意脫離固有的習慣領域，拋開理所當然的成見，喚醒習以為常的心靈。Heidegger 認為人的存在有兩種選擇，一是選擇屬於自己的可能性，成為「本真的存在」，一是逃避正視自己的可能性，接受「人人」的想法，成為「非本真的存在」（陳榮華，2006）。四位研究參與者聽從內在的渴求，不隨「人人」的價值觀起舞，在來去之間省思自己的存在，實踐自己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在過程中的種種體驗，喜怒哀樂交雜其中，經過時間的催化，少女轉化為成熟的女人，柔弱也變得堅強，人生像是一道道的選擇題，心念促成了行動，她們保持積極、

柔軟的心往夢想前進，那些步履足跡見證了成長的痕跡，給予繼續前行的勇氣。旅行是人生的一部份，不會總是一路順風，但若開放心靈體驗，便會看到無限風光在其中。四位研究參與者從過往的生命中一路走來，經過促發與實踐，旅行已是生命的一部份，更是永不會止息的夢想。

第五章 女性背包客生命之探索與轉化

旅行像是壓縮的人生，聚散離合在轉瞬間發生與結束，女背包在短短數天或數週旅程中的遭遇有時像活了好幾個人生，種種的經歷在旅者的生命中翻攪之後慢慢沉澱，成了往後人生的能量與養分，思維與想法也隨之轉化。因著旅行，女背包客以不同的視野回顧過往人生，也重新審視目前的生命，茲就選擇與轉化歷程，於本章各小節中敘述。

第一節 選擇

要談生命有何蛻變之前，要先釐清「選擇」這個課題，因為「有所欲」而「有所擇」，在女背包決定出走之前，她的內在響起獨有的鼓聲，決定依只有自己聽得到的音樂節奏前進。本節深入探討旅行與生命選擇之關連，無疑地，這是個令人焦慮的時代，焦慮並非來自限制，而是來自於自由，哲學家Odo Marquard曾指出德語中「二」(zwei)和「懷疑」(zweifel)的相關性，任何兩個事物都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不確定的可能性。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不只是便利，而且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在如此充滿可能的世界中，某些人因為優柔寡斷而蹣跚，無法大步邁前 (Gilbert, 2011)。

詩人Giacomo Leopardi在創作《無限》這首詩之後的思考過程中，有兩個詞一直被拿來比較：『不確定』和『無限』，Calvino認為對Leopard而言，未知總比已知更具吸引力，《無限》這首詩的結語是「我覺得甜美的是在這海裡摸索。」(Calvino, 1996)同樣地，旅者面對的選擇何其多，在可見的「人事時地物」之外，還包括有形與無形的事物左右著旅者的「選擇」以及「被選擇」，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世界有時雖讓人焦慮，同時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對旅人來說，伴隨選擇而來的是極大的不確定，也是無限的未知，以下說明受訪者在旅行前後所面臨的抉擇及因應方式。

壹、職業的選擇

四位研究參與者的職業，兩位是國小教師，一位是背包民宿經營者，一位是廣播電台編譯。職業選擇與旅行有關係嗎？是職業讓她們得以旅行，還是因為想要旅行所以選擇得以成行的職業呢？

商業周刊曾進行問卷調查，有80%以上的六年級生認同「沒有足夠休閒，就沒有好工作表現」，而四、五年級生只有6成多的贊同（王宏彰，2004），本研究之參與者皆為六年級生，以下敘述她們對於工作與旅行兩者之間如何權衡。

創業圓夢

從某大學商業設計系畢業後，Jessie第一份工作是在出版社，之後便轉換到某大型企業擔任董事長秘書，後來辭職到澳洲打工度假，回國後自行成立背包客棧。對於工作，她主要是想學習一些事物作為己用，她不想總是在別人的公司賣力工作。

從小看著兩個姐姐計畫自助旅行，在耳濡目染之下對旅行一直抱有憧憬與愛好，再加上大學畢業後第一次的峇里島自助旅行，對她的人生觀影響深遠；一位當地老者與Jessie分享他的人生經歷與致富之道，因為旅行，讓這位老者開拓視野且看到商機，成就現在的富裕人生。Jessie擔任某大型企業的董事長秘書期間也身兼行銷企劃，有較多機會公務出差，密集地前往葡萄牙、希臘、土耳其、義大利、波蘭等地拜訪客戶或參加國際商展覽，這些出差經驗豐富她的視野，雖然「時間很少，我沒有辦法好好慢慢去逛，但是至少我可以看很多的國家，之後再決定要深入去玩哪一個國家...」（A2-002），她並不戀棧這個職位，決定在三十歲的申請期限前，辭掉工作到澳洲打工度假一年。

當年峇里島那位老者的經驗分享，讓Jessie非常欽羨，心中也埋下了想效法這老者創業致富的種子。從澳洲回國後，不想再為他人工作，Jessie想要打造一個符合自己夢想與興趣的事業，她將父母在舊市區的一棟老舊透天厝重新整理，自己動手買工具及材料將壁癌處理好，重新粉刷牆壁，運用自己所學的設計概念和美工天賦彩繪房間的牆壁，每間房間有不同的風格與佈置，走進民宿，會以為自己走入一個色彩鮮豔的童

話世界裡。現在她佈置民宿房間裡的木雕，就是當年在峇里島買的，「在那一年我就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當民宿老闆娘或是飯店老闆娘，我要拿這些花來裝飾。」(A2-129)

她的事業規劃不只如此，夢想的起點是背包民宿，終點則是無限的全球旅遊事業版圖，「...我希望我能夠變成...對於旅行業，是個投資者，然後全世界都有我的據點。不管是豪華的旅館、簡樸的hostel...或是觀光島嶼，或是輪船，各方面各行各業，只要跟旅行有關我都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到全世界都有據點...其實我就是...合理的理由到處去玩。」(A1-192) 背包民宿接待了許多台灣及國際背包客，有些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她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妥善運用的人脈和機會點，她會不斷與朋友分享她的夢想與計畫是，「你要不斷把你的理念去告訴你所有朋友們，因為我相信那種理念是可以帶動的...我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不斷跟我朋友們分享然後增加你的機會點。」(A1-196, A1-197)，現在她的背包民宿已經擴張到兩個據點了，不斷描繪夢想的人，相信與夢想的距離會隨著越來越短。

有薪假期

小鯨魚與Pema目前的工作都是國小老師，由於職業的特性，與一般的上班族相比，她們一年至少有寒假與暑假共三個月的長假，對於喜歡在一地慢遊的她們而言，是最恰當不過了。

小鯨魚之所以選擇國小老師這個職業，與旅行有關係，「我想要當國小老師，就是我那時候在想有沒有一個工作是我可以一直換地方...全台灣我都可以去...又有錢賺...我覺得除了7-11應該就是國小吧！」(B1-040) 念大學時就一直在想「什麼職業是我可以一直換地方工作，然後我又可以不會失業。」(B1-041) 就和小時候的她一樣，「不停地在想我要去哪裡？」(B1-039) 國中的時候想要去台中，高中的時候想要去台北，在台北念完大學後就想要去東部，去了東部念完師資班又想去偏鄉教書，在不同的城市裡歲月流轉。28歲那年她因病休假返鄉休養，母親則是第三次癌症復發，小鯨魚搬回中部的故鄉，停止了島內的移動。「現在的我，旅行的版圖超出大二時期的我所能想像的遠，好遠好遠」(B-b-20110303) 自從母親去世以後，每年的寒暑假，她幾乎一放

假就搭機飛往另一個國度，足跡行至南亞、歐洲和澳洲等地。

目前同樣是教師的Pema，與小鯨魚不太一樣的是小時候她並沒有夢想著要環遊世界，雖然學生時代的她深受「繞著地球跑」這個旅行節目的吸引，也喜歡親近自然，「可是倒沒有說我長大以後我要什麼。然後...我想旅行也不是說那麼年輕就會有這樣的想法，或是對自助旅行這個概念，我也是開始當老師之後，我才真正踏進說到國外用自助旅行的方式去旅行的。」(D1-053)大學畢業兩年後，Pema就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後開始執教鞭，也定期每年寒暑假出國旅行，雖然之前的工作她也曾經到美國出差又接著請幾天的假繼續留在當地遊玩，「但是呢，那種自己玩就頂多只能再多請幾天而已，那回來之後就會有那種經濟的負擔啊，還有那種工作可能會銜接不上那樣的壓力。」(D1-055)她覺得穩定的工作與確定的假期讓她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出國旅行，由於她在台北教書，便在前幾年買了房子定居北部。

常出差的職業

Donna研究所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國會助理，每天必須與法案或質詢稿為伍，辦公室有人事衝突，再加上這個工作性質讓她覺得好像還在念研究所，半年之後，剛好因緣際會，看到某廣播電台招考國語播音員，面試後錄取了，「...可是我覺得說每天念稿子也很無聊...我不知道生活的目的在哪裡...後來就是突發奇想，我要出國。」(C1-039)她決定留職停薪赴英攻讀碩士，當年跟團去義大利感受的異國風情仍歷歷在目，她想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看看，「...我的世界不應該只是說關在一個小小播音室，就是念稿子。」(C1-040)

回國後，她回到原任職的廣播電台，這些年來隨著經驗累積，職務幾番異動，目前擔任國際業務，「因為這幾年我工作的關係，基本上我一年都會出去三次吧！」(C1-122)由於她所服務的廣播電台與其他國家的電台有簽約合作，因公務出差或參加國際會議她便曾經造訪美國、德國、巴哈馬、印度、泰國、新加坡等地。

雖然現在的她薪資優渥，自己也在台北買了一間小套房，但Donna仍希望有機會在國外生活，實際的她考慮到謀生問題，「我覺得我會尋求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安全的

方式。」(C1-096)打算報考外交特考，獲取長期在國外生活的機會，將對世界的嚮往化為行動。

貳、旅遊地點的選擇

從文明到質樸

從有經濟能力開始，Pema初期去的國家是美國、加拿大和紐西蘭，「...最早出去就是純粹想要看看世界...」(D1-102)喜歡登山的她，常聽到教練或朋友他們到西方已開發國家海外登山的一些經驗，「會覺得好像國外的風景特別美麗，西方的山啊，然後生活的方式啊，就會讓我覺得還蠻嚮往的，就想過去那邊體會一下...那種優雅的生活啊..」(D1-102)，嚮往已開發國家美麗的風景，想像自己身處其中優雅地生活。

2002年到尼泊爾進行聖母峰基地營健行之後，她想看到與感受的事物漸漸不同了，「...後來是真的到尼泊爾之後，就讓我對旅行的觀點改變了。」(D1-104)她覺得台灣受到西化影響很深，與西方世界太接近了，「就好像你穿著黑色的衣服，然後在一片黑暗的世界裡面，其實你會看不見你自己...」(D1-110)而尼泊爾卻是一個與台灣社會從政治、經濟、人種到風俗民情都有極大差異的國度「...到一個對比強烈的...你很容易看見別的事跟你不一樣，那個差異性拉大了之後...會去反思到自己的生活，或是反應自己心靈的狀態。」(D1-110)在西方世界旅行，雖有交通便利的地鐵、乾淨的街道、壯觀優美的古堡或是高級的米其林餐廳，但她覺得那只是在追求外在的、物質上面的美好，「...可是那些並不會讓我在生命中留下什麼...」(D1-111)當她站在印度或尼泊爾混亂的街道，面對總是誤點的火車和公車，恆河邊看到所有生老病死的樣貌，「看見了...不合常理的事，會去試著要去接受...不會那麼的理所當然的覺得世界應該就要先進...發明了那麼多的東西，可是人的心靈並沒有因此而更快樂啊。」(D1-111)人們沉溺於物質與感官的刺激，不斷追逐新商品、頂級服務或奢華享受。卻忘記了生活中最簡單的事物所代表的非凡價值，失去從簡單生活中體會生命真諦的能力(謝怡芬，2010)。

Pema這些年陸陸續續去了尼泊爾七次，還去了印度、吳哥窟、喀什米爾、坦尚尼

亞、北疆和不丹等地，偏好保有獨特文化與自然景觀的地方，不是要追求什麼，只想靜靜感受，這種感覺就如同她在達蘭撒拉期間，從想求見達賴喇嘛到不見也無妨，而她在每日必到的某間餐館裡，「竟有一種安心之感，這裡沒有神聖，只有一種樸實的流動。」（D-b-20060518）

和Pema有些相似，小鯨魚這幾年的腳步走向印度、尼泊爾和川藏等地，達蘭撒拉便去了三次。當把自己去過的國家依年份一一列出，對於旅行地點的選擇，小鯨魚認為「...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有演變的...剛開始會去的地方是..小時候嚮往的地方。」（B1-056）也許是月曆上的照片，或是曾瞥見某本雜誌的封面，看到了異國那最著名的景點，也許是有水城風光的威尼斯，也許是氣勢宏偉的雪梨歌劇院，或者是巴黎的地標艾菲爾鐵塔，讓小時候的她心生嚮往。

一開始小鯨魚往歐洲的義大利與瑞士走，後來她去了印度和柬埔寨，東西方相異的文化讓她有所衝擊，「有些地方我是不會想要再去一次了，像瑞士...它很文明，它很現代，它很方便，它很乾淨，它很舒服，但是它不夠有趣。」（B1-060，B1-061）後來她到澳洲念語言學校，又到英國攻讀碩士，雖然學業未完成，但把歐洲繞了一小圈，也親眼見到了巴黎的艾菲爾鐵塔，然而當她真正實現小時候的想法時，「我就覺得夠了，我不需要再去這種...國中、高中，或者是以前大學看電影裡面的故事情節...我不需要再來這種地方了，我在那個艾菲爾鐵塔的時候，感受很明顯...」（B1-064）這些地方曾在她腦袋裡縈繞的地方只是個符號，旅人將自身浪漫的想像投射在這個符號，以為自己投身於其中也會像電影裡的男女主角一樣浪漫有氣質，「可是去到那裡之後發現不會的，我還是我...我發現我跟那個符號沒有多麼大的意義」（B1-064）

與印度恆河邊的聖城—瓦納那西相較之下，她覺得「...瓦納那西，是會讓我想再去一次，可是去艾菲爾鐵塔，是我不會想要再去一次，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B1-065）兩個景點都是帶有特定意象的符號，但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裡面的那個『人』是不一樣的...」（B1-066）恆河邊的印度人對她來說是有趣的，很有生命力的，旅者與當地人有很多機會可以互動；相對的，艾菲爾鐵塔具有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確與秩序感，然

而小鯨魚卻覺得自己只是去跟那些很有名的符號接觸，但跟當地人卻沒有實質的接觸。

2009年的暑假，她和朋友一起去北印度的達蘭撒拉，在那兒的學校教藏人中文，也與住在當地的流亡藏人有深刻的接觸與交談，「從北印度回來，有幾個藏人朋友的眼神一直留在我心裡。那是一種堅韌與安在。」(B-b-20090812)隔年的寒假，小鯨魚再次前往達蘭撒拉，有趣的是，她和藏人朋友閒聊時提議去中國大陸拜訪他們的家人，也留下他們家人的電話和的地址，那一年的暑假，她和朋友便背著背包，帶著對方家人照片，輾轉搭了十幾個小時的車到四川西部海拔四千公尺的里塘縣。

當她們終於到達藏人朋友的家，看到「用一塊塊重重的石頭砌起的堅固厚實的藏房，立在高山的藍天下，心裡湧起一股不可思議的震動。往屋子裡走進去，屋子裡的奶奶及不曾見過面的家人已經在等我們了。」(B-b-20100907)在那兒逗留的幾天，受到如家人的熱情與照料，寬闊的天地與素樸的情誼，讓她深受感動，雖然這一趟旅程她飽受高山症之苦，但她仍覺得不虛此行，覺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夠來到這房子面前，與天空與大地如此靠近。

學者MacCannell認為旅行是一種對現代性發展的抵抗，由於現代性破壞生態，人際關係變得冷漠，與他人及社會的衝突與日俱增，人與人之間產生「疏離感」。這種現象將現代人帶往旅行的道路，在旅途中找「真」、求「異」(陳聖寬，2008)。Pema與小鯨魚從文明走向質樸的旅行歷程正是這個見解的最佳佐證。

旅人不設限

除了公務出差，Donna之前自助旅行幾乎全往歐洲跑，尤其是西班牙，已經去了四次，今年的十二月還要過去度耶誕假期。曾經她覺得自己較偏好西方世界及文化的地點，從不曾考慮到亞洲其他國家旅行，後來，這種想法慢慢改變了，2010年她能請的休假有限，但又很想出國透透氣，考量時間與預算之後，她選擇了峇里島五日自由行。這個短短的假期，她過得相當愉快，也一改她對亞洲旅遊點的印象。

今年七月她去美國出差，忽然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今年去美國強烈感覺，自己沒有出國的感覺，縱然我每天和老美開會」(C-em-20110825)思考過後才發現自己不知

不覺中已適應美語的環境了，沒有過去的吃力和格格不入。現在的她身處台灣，發現亞洲有很多地方她還未有機會造訪，「對於一個愛旅行的人而言，我不能很偏頗地只喜歡西方的文化和價值，亞洲的一些古文明發展和西方也是息息相關的...我總覺得看的世界愈多愈大，包容愈強，自我主觀色彩降低一些，才能拉近世界的距離。」

(C-em-20110825) 她已和西班牙友人相約明年斯里蘭卡碰面，正在規劃行程中。

真正的旅人不自我設限，也不用自己的價值觀批判另一個社會，美國作家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曾說：「我們旅行的目的地從來不是個地理名詞，而是為了要習得一個看事情的新角度。」(Kottler, 1998) 異地的人們或許親切或許冷漠，親眼所見的風景或許不如雜誌所刊登的美麗，嚮往已久的浪漫城市也許讓人大失所望。雖然一切都不一定會如人所預期及期望，然而或許這些不確定性反而是旅程中樂趣之所在，讓人有所體悟與成長。因轉換環境引發的視界改變，正是旅行的發酵作用之一。

先行挑戰底限

排行老么的 Jessie 成長路上看著姐姐們安排自助旅行，吸取了經驗，也觀察到一些現象，影響她對旅行地點的選擇，「因為我姊姊大我很多歲，我可以從她們看到我自己，所以我知道女人可能過 35 之後對於玩就有一點意興闌珊，或是你想要玩的東西可能是已經比較沉澱...」(A1-163) 兩位喜歡旅行的姐姐年輕時常往歐美走，現在則多半前往日本，像是 SPA 或溫泉之旅，比較輕鬆不必走很多路的行程。Jessie 看到她們覺得也許自己 35 歲以後大概也會這樣，「所以我 35 歲之前我盡量排困難一點的行程，要走很多路然後去看很多博物館、要爬山爬很累的...」(A1-163) 先去航程長的地方，比如歐洲和澳洲，飛行時數短的國家等年紀大一點再去。

當她讀陶晶瑩 (2009) 所寫的《我愛故我在》這本書時，非常認同陶子的主張：「看盡千山萬水，才知世界之大，大不過與親愛的人的一方小天地...先把你的青春歲月填滿，完成了各項自我後，你才能心甘情願的簡單過日子，也更能體會實實在在的喜悅。」 Jessie 說自己的想法和陶子不謀而合，在還沒有好好地闖自己的旅遊夢想，是不會甘願步入家庭，困在家庭中，「...趁著還有夢想還有衝勁，就要盡情的勇往直前。等到處玩

過旅遊過，為自己奔波過才能體會休息是多麼的美好。」(A-b-20100403)她怕自己的玩心也像姐姐們一樣隨年紀漸漸消失，因此她覺得當然要趁還有遊興時，到處好好遊歷一番。

Jessie 覺得當自己年輕體力佳的時候，先去較遠的國家或安排較費力的行程，「否則很多人都延後玩樂，等到玩樂的年紀一過，想玩也不知從何玩起，年紀大了體力也無法負荷旅途的疲憊，還有旅途中也不知如何和其它年輕的背包客打交道。」

(A-b-20100403)筆者也有類似的看法，到目前為止筆者的旅行疆界尚未離開過亞洲，選擇的地點多半是有豐厚文明遺跡的地方，比如印度、尼泊爾、西藏和吳哥窟，朋友常覺得奇怪，他們覺得我很有潔癖但卻老是往環境衛生足堪疑慮的地方去，筆者單純的想法只是認為歐美國家的名勝古蹟與風土人情在十年間並不會有太大變化，早去晚去並無差別，然而這些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變遷卻是日新月異，在現代社會裡罕有的質樸天性也會隨著全球化與商業化慢慢消失殆盡，豈能不把握時間儘速前往一遊呢。

參、價值觀~有關獲得與失去的哲學

一趟旅行可以成行，除了從某個時間點開始的起心動念之後，接下來便是一連串的行動，從地點、天數、交通、飲食到住宿許許多多的事項，都與兩件事息息相關，那就是「時間」和「金錢」。旅者是人們口中那位有錢有閒才能出去玩的人嗎？或者旅者是選擇了什麼也放棄了什麼？旅者對事物的價值判斷為何呢？取捨之間，留下的又是什麼呢？

方便與麻煩

出外和在家一樣，脫離不了食衣住行的生存基本需求，女背包沒有領隊幫忙安排飲食、住宿與交通，一切都得自己打點，行李沒有遊覽車載送，衣物準備只能從簡，在旅程中有時也須洗滌更換，Pema一些喜歡參加團體旅行的朋友，對於Pema採取自助旅行的方式有點自討苦吃，他們覺得「何必這麼累呢...出去就一次帶12件的衣服啊，都不用洗，而且很輕鬆然後拖著...旅行箱...車子就可以送到我到達我要去的地方，出去玩何必搞得那麼累...」(D1-124)對於女背包捨棄方便而寧願一切自己來的行徑不

表認同。

小鯨魚的旅行常是一至二個月的行程，有時在某地待上一陣子，有時舟車勞頓往不同地點行進，每到一地，又須重建生活模式，找旅館、找餐廳、摸索周圍路線。每次旅行結束回到家裡，回到熟悉的環境，感到既開心又感謝，因為「...不用每一餐要出去找食物，然後不需要一直的移動...」(B1-177) 通常她回家的前幾天都不想出門，「...就是只想要在家裡，然後都不要出門...活動力很弱。」(B1-177)

俗語說：「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雖然家是個安全熟悉的地方，女背包仍有想探索世界的好奇，也喜歡掌有行程的自主性。團體旅行雖方便，卻扼殺了創意與自主性，自助旅行雖麻煩，卻讓人有學習的機會，隨時都有不經意的驚喜在其中，方便或麻煩，只在旅人的一念之間。

當省則省，當花則花

Jessie說以前家境並沒有很好，為減輕家裡經濟負擔，大學時常四處打工，擁有美術天分與技能的她大學是念商業設計系，在學時的兼差工作除了當餐廳服務生，也運用自己的創意天賦製作電腦插畫，消費者可將插畫運用在網頁或文件編輯上，從現在她所經營的背包民宿牆上就可欣賞到她的創意天份。大四畢業前就去了峇里島畢業旅行和美國訪友，費用都是自己支付，「那個都是我自己的錢，我有在打工。」(A1-020) 她認為自助旅行不一定比團體旅遊花費更多，「自助旅行不像大家想的旅行啊花好多錢幹嘛的，真正比較花錢的都是機票錢。」(A1-027)

她的第一趟自助旅行是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後，向公司申請留職停薪一個月獨自去峇里島。「那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在旅行社工作...可以拿到很便宜的機票。然後他說峇里島那邊他很熟，可以幫我訂到很便宜的住宿，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動力。」(A1-038) 當時在峇里島的民宿一天兩百多塊台幣，另外還附早餐，Jessie 在那兒生活一個月花了台幣兩萬多塊，與台灣的物價相較之下，同樣的花費在國外的享受是雙倍或三倍，她覺得非常值得，「我在台灣一定要省錢，我寧願把這些錢省下來，不要亂買化妝品或亂買衣服，我寧願去國外花。就是反而比較會有這種...金錢概念，會覺得很值得。」(A1-041)

願意減少在台灣的消費欲求，在異地將金錢發揮更大的價值。

和 Jessie 一樣，小鯨魚也覺得自助旅行並不會花很多錢，「...我覺得旅行其實還好啦，就是真的如果你精算，也不至於...真的花很多很多的錢」（B2-126）她自認平常生活節儉，不會常常治裝或買很貴的衣服，也不會常常吃大餐。她常跟朋友開玩笑說「我的錢都存在護照裡...不是存在存摺裡。」（B2-100）旅行時，她並不會恣意花費，她總是住平價的旅舍，也不會大肆血拚，「我確定一件事情是說，我在旅行的過程中，我不是亂花錢的」（B2-110）另外，她為自己做了保險規劃，自認為對金錢不是很有概念，她只要確定每年賺的錢足夠支付保費以及日常生活，對於年終獎金以及考績獎金，便當成是「我覺得那是一筆多出來的錢，不會影響我的正常生活，然後我就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否則我為什麼要賺錢...如果我沒有去用我的錢，那我就...不需要賺錢，」（B2-127）她並不想當守財奴，而選擇適當運用金錢，實踐自己的夢想。

及時行，勿留憾

Jessie 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的旅行，除了運用自己打工的收入之外，也利用信用卡分期償還的機制來支付旅費，「其實我不是存到錢才去旅遊，我記得我那時候都是刷卡去旅遊，然後之後慢慢還。我那時候想法跟美國人很像...就是用自己的信用來過生活。」（A1-025）她覺得自助旅行最花錢的大多是機票錢，其他吃住費用並不會太貴，回國之後，要慢慢償還的就是機票錢。從以前到現在，她總是認為年輕不要留白，大學時期的她勇於嚐試不同的裝扮與行為彰顯自我，燙爆炸頭、穿六個耳洞，去露營、參加社團、參加舞會，雖然父親極為生氣，「我爸就說...要跟我斷絕父女關係啊，沒見過這麼丟臉的女生，...我就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代溝，我就跟我爸說，我在這個年紀我不做這樣的事，我未來也不敢做」（A1-051）她堅持現在想做的事若不做，未來也不敢做，更沒有機會實現它。

對她影響最深的是 1999 年峇里島一個月自助之旅，當時她才剛大學畢業工作半年，就辦理留職停薪去旅行，父母很不諒解，對她的行為非常生氣，對於父母的態度，雖然 Jessie 覺得壓力很大，心情也很低落，但她還是覺得「人生就是不要太 care 旁邊這

些人，即使他們是妳的家人，因為他們會阻礙妳的前進...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會進步的人，所以他們會害怕妳進步...」（A1-049）金錢與家人的態度都無法阻擋年輕時 Jessie 想去旅行的心，現在的她，經歷過工作的洗禮，無論是公務還是私人行程，走過許多國家，父母也不再干預她想做的事情，她更可毫無遺憾地實踐她的旅行夢。

常聽到有些人會說，等退休以後就要開始遊山玩水，或者存到多少錢之後，就要實現什麼願望，小鯨魚認為「可是...我不是這樣想，我其實是...邊走邊花，邊走邊看，然後看我需要什麼，花什麼，我沒有規劃一個很遙遠的未來這樣子，然後我也沒辦法等待...」（B2-120）她覺得若是精確地去計算去規劃，那可能連第一步都沒辦法邁出，「...我覺得生命最好就是最後歸零...我沒有想要存很多錢...我沒有打算要存到多少錢才要開始環遊世界...」（B2-119）把握可見的時光，在自己能力範圍之下，她依循兒時的願望，往世界走去。

第二節 女背包的轉化

前一小節敘述本研究之參與者面臨職業、地點和價值觀的選擇，一趟旅程的開始到結束，旅人作出了許多選擇，這些選擇便構成了這趟行程的經驗，旅人的內在因這些經驗的碰撞，開始激盪與發酵，對內形成內在自我之轉化，對外則影響與他者關係之轉化，以下分別敘述內在與他者轉化的情形。

壹、自我內在之轉化

旅行像一個雕刻家，把多餘的石頭除去，使我們的本質顯露出來。藉著每一道刻痕，每一塊落下的碎片，旅行除去了破瓦殘礫，鑄刻出我們的本質。（Zikman，2001）

因為旅行，女背包的內在慢慢轉變，將旅行中的所思所見，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以下分別敘述旅行對研究參與者造成之內在轉化歷程。

重獲能量

理性的 Jessie 認為人生中睡覺、工作與休閒各占一定比重，「就是你一定要睡足八小時，工作認真工作八小時，然後再來你的旅遊規畫一定要八小時，那你的人生才會比較完美、比較圓滿，然後你的抗壓性才會高。」(A2-008) 人生會繼續走下去，旅行也要繼續，「我們出國的時候算是一種充電和休息」(A2-008) 她舉 2010 年 6 月和朋友去希臘為例，早上九點多起來，然後出去覓食，吃完飯散散步回來差不多中午，便睡個午覺到下午三點左右起床，再出去逛，一直逛到晚上九點，九點回來之後看世足賽之後就睡覺，每天都過著這樣悠悠哉哉。看似閒散，卻也讓身體獲得充分休息，因生活或工作緊繃的心也慢慢緩和下來，「...那種內心的充實感...當你回國了之後，你有更多的能量還有創意，還有你看到好多東西，你想運用在你的工作或是你的生活當中。」(A2-008)

喚醒覺知，打破迷思

小鯨魚認為旅行時在出發前或旅程中面對陌生的空間與人、不確定的情境，其實會有一種焦慮，然而，在尋常日子裡安逸久了，「...會感到...不夠滿足...於是就出門，然後出門的時候...就會帶著一種焦慮...我覺得有一種焦慮在身上的時候，其實會讓自己...比較清醒...所有的感官，都會開始打開...」(B2-004) 雖然人需要舒適、安全與穩定，但當這樣的日子過久了，她覺得會失去很多感覺，「就是說...聽也好，或者是對視覺、對實物...對空氣所有的一切...會無感覺...去旅行的時候...那種感官的刺激會喚起，眼睛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然後會去聽...這些東西都會讓自己比較活起來。」

(B2-004) 因此她採取最直接迅速的方式，以旅行的方式轉換空間，透過空間的移動讓覺知醒過來。

離婚第二年，Pema 放下手中的論文，決定到坦尚尼亞旅行，此時的她「...已沒有氣力讓自己平常的生活有挑戰和不確定，只有用旅行特意製造許多不確定...」

(D-b-20060610) 之所以選擇自助旅行的原因之一，在於旅者可以控制的事情並不多，日常生活中，人們被制約著，從就學到就業，習於控制與被控制，習於將自己與別人歸類。喜愛健行的 Pema 到尼泊爾之後，改變了對旅行的觀點，也解構了對登山技術權威

的看法，看著滿身專業服裝與配備的登山客，她學習以一顆旅人純粹的心，「跟滿口登山技術、裝備聖經的布爾喬亞冷冷對看，不情願是一個眼裡只有高度紀錄的登山客，只願是一個旅人...」（D-b-20061201）在資源非常缺乏的印度或尼泊爾，旅程中有時沒有熱水、沒水洗澡，「甚至於可能連上廁所的地點都有困難了，可是我必須要去承受這些生理啊或心理上不舒服的地方，那也是一種...不同的挑戰。」（D1-297）她也看見了許多與家鄉相異以及不合常理的事，慢慢地她學習接受眼前的一切，不再以自己理所當然的眼光看待異鄉的一切。當旅者出外面對異鄉的一切，「...看到了我們不能夠那麼輕易的以我們自己原來的生活幫它做歸類，所以...我覺得旅行可以打破自己一些迷思。」（D1-114）

無懼孤獨

去年才在台北市郊買了一間套房的 Donna 相當享受獨處的滋味，她喜歡靜靜坐在家裡沙發上發呆或者花幾個小時閱讀一本好書，有時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也有些訝然，「...其實從來沒有知道我有一天可以把自己訓練成這麼 enjoy 一個人的生活，在我的少女時代，我絕對沒有想到，可是這幾年的訓練下來，我很訝異！」（C1-150）尤其是 2003 年在西班牙停留期間感受更深，雖然寄宿家庭的人待她很好，「...其實你每天都在跟自己對話，因為你跟他們完全都不一樣，even 是吃一頓飯，你都可以感覺到你跟他們的不一樣。」（C1-153）各地的飲食代表了累積的歷史與文化，她習慣下廚為自己準備中式食物，面對桌上其他西班牙式的料理，在和善的氣氛中，雖會共享食物，然而孤寂與相異之感仍會湧上心頭。住宿處鄰近海邊，從海邊的古堡往下眺望，地中海就在眼前，「在西班牙的三個月，我每天都造訪海邊，想事情及與自己對話。孤寂的同時，自己的西文能力相對精進不少。」（C-em-20110310）告別念大學時總要約伴同行的熱鬧歲月，在西班牙的三個月裡，奠定了 Donna 獨處的能力，返國之後，雖身處喧囂的台北城，仍為自己布置一方天地，供自己想獨處時有個安靜角落可在其中細細品味。

嚐過自助旅行滋味的旅者，很難接受被團體制約的行程，如學者 Loker-Murphy 和 Pearce 所說背包客不同於主流大眾觀光客，會自行安排有組織、具彈性的行程（李佳蓉，

2005)，依自己的喜好或當下的的心境調整旅程；Pema 認為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及個性有一部分是受旅行影響的，到陌生地點不會太擔心，「...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不怕孤獨也不怕寂寞的...可以自己很自得其樂的去 enjoy 當下的樂趣或無聊...不一定要找伴...我可當下決定想做什麼就去就什麼。」(D1-154)她的旅行可獨行也可偕伴，獨自一人也不覺孤單，這樣的旅行風格也化為生活態度，享受獨處，不畏懼孤獨，跳脫女性傳統依附的角色，成為獨立的個體。

勇敢面對所愛

原生家庭裡父母互動的方式曾讓 Donna 害怕陷入感情，因為談戀愛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結婚生子，「三十五歲之前我都很討厭，我都覺得是一件很麻煩 trouble 的事情。」(C1-060) 母親強勢、家裡大小事情一手包辦，父親清閒悠哉，從未擔負養家責任，對於婚姻總害怕結婚生活若只是圍繞著柴米油鹽的瑣事，她覺得那真是可悲。2003 年她在西班牙三個月期間，面對寄宿家庭大哥 Nino 的示愛，心中仍殘存原生家庭對她面對感情的影響，懼怕陷入關係，語言學校課程結束之後回到台灣，她形容自己「我是由西方逃回來的」(C-m-20100818) 回到台灣後卻久久難忘那一段情，在這七八年期間她又陸續去了西班牙三次，只敢去拜訪寄宿家庭的其他成員，卻不敢去見他一面。

直到後來她看到寄宿家庭的姐姐未婚生子和男朋友共同撫養小孩的做法，她忽然領悟到其實只要想法轉個彎，人生就會更開展。這位姐姐開心地跟 Donna 說聖誕節不用回男朋友家過，可以和自己的家人過，看到她的做法，Donna 學習到「東西方都有婆媳問題都有不同的家人適應問題，但他們找出了雙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有時人生只要轉個彎就好了，其實女性在生活的選擇上仍有許多的自主空間的。」(C-em-20110303)

當年不敢接受這段異國戀，相思之情延續八年，經歷多年的歷練，慢慢地她改變了害怕談感情的心，決心勇敢面對所愛之人，像是心有靈犀，今年年初 Nino 越洋寄來了問候的信，兩人恢復聯繫，常以電子郵件通信。西班牙寄宿家庭姐姐的例子仍在她心頭盪漾，女性自主勇敢地經營感情關係，「其實你事情畏怕反而會喪失了一些生命的美好。不要害怕追求和作夢。」(C-em-20110303) 勇敢再續前緣，拋開害怕與恐懼。

感謝生命

繼母親過世之後，4 年之後，小鯨魚的父親也去世了，Yalom (2002) 曾說：「他人的死亡也使每個人赤裸裸而深刻地面對自己的死亡。」，重要親人的離去讓她感受到經歷死亡的沈重後「反而讓人清明。許多細碎的抱怨和跨不過去心結，退到後面，好好活在當下成了最深刻的警醒。於是 活著 就是一種美好」(B-b-20070924) 今年寒假她在尼泊爾加德滿都待了一個月，天天都往 Buddha 佛塔旁的一間餐館報到，每天都在那個院子裡面跟一位侍者聊天，要回台的前二天，心裡升起一股幸福又感恩的感覺，覺得自己非常富有，因為擁有充足、自主的時間與金錢，所以她今天能夠坐在那裡跟他聊天，不管她是不是去了很多的地方，但她覺得今天能夠坐在那兒，「我都覺得我是很幸運，而且...就是說生命能夠有這樣的時刻...坐在這裡，然後曬太陽，旅行、曬太陽，沒做什麼事...我覺得我很富有的人...」(B2-019)

Donna 回顧這些年的生命歷程，從實踐大學時不敢做的夢——到英國留學，在西班牙譜出一段念念不忘的情緣，工作在穩定之餘，也時有挑戰，且常有國外出差的機會。種種的經歷豐富了她的人生，她覺得和某些人比起來，自己雖不是百分之百全力以赴的人，可是隨著時間的累積，她還是會達成目標，「其實...蠻感謝，我覺得自己一路...雖然也是過得很平順，可是我覺得其實生活中還是沒有乏味到沒有小驚奇啊！」(C1-156)

旅者在生命的十字路口選擇往左轉或往右轉，感謝一路走來發生的總總，正如 Corey (2009) 所言：「人類是唯一能思索己身存在，並藉由這種自我意識能力，以做出選擇來定義自己生活的生物。」她們以自己的選擇為榮，也堅信這才是她們所要的人生。

學習融合

因為工作與旅行，Donna 時常在東西方不同的世界中來去，她認為自己個性與說話方式偏向西方人一樣比較直接，有一次她同事形容 Donna 像是一直過著歐美的生活方式，「我自己嚇了一跳，所以我深自地深深的檢討了一下，怎麼樣才不會在我的工作場合當中讓人感覺我是一個驕傲又特立獨行的人...」(C1-116) 由於她的公司有半官方

色彩，組織歷史悠久，有些官僚氣息，一開始個性外放、說話不懂修飾的Donna常處處受挫，「有一陣子我覺得我自己不中不西...其實我個性本來就是比較直接一點...回來台灣以後我覺得在職場上像我這種人很容易吃虧...這幾年磨下來，我覺得我盡量去取西方跟東方之長...」（C1-116）這些年隨著年歲漸增，稜角慢慢磨圓了，她試著融合西方的思維與東方的內斂，在職場上適度地應對進退。

勇於體驗

旅者的個性中鑲嵌著「勇敢」這顆鑽石，勇於放下也勇於擁有，Pema說自己是特意用旅行製造許多不確定，「使自己回到無所憑依的野性世界，讓自己不在原本的理所當然中活著」（D-b-20060608）她認為旅行是人們設定的一段行程，行程的終點一定是回到出發點，勢必會結束，「所以旅行其實反而可以更有彈性的去選擇自己的要或不要...在生命的...長度來講，旅行其實是一小部分，那這一小部分裡面，我們其實可以更大膽的去做一些我們原本沒機會去做的事情，因為我們知道這畢竟會結束...」（D1-297）比如短暫的異國戀或者短期國外志工，時間雖短，卻可能會讓人們的生命產生重大的意義感，「可是這在回來台灣我可能不太會去做的，因為我可能要工作...沒有這樣的環境可以做...」（D1-297）藉由短暫的出走，讓自己有機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甘願回到現實

施叔青（1997）認為因為曾經離開，才會體會到「住」的感覺，她喜歡家鄉這塊土地，這裡就是她的家，以後再去哪裡，都無所謂，因為她知道自己會再回來。在尋常的日子久了，難免有些不甘心，每日重複的作息雖然穩定，卻又像無形的繩索捆綁心靈。從小就愛四處走走的小鯨魚覺得每年的旅行讓她「...人生有一個部分滿足了...我休息夠了，或者我的好奇心滿足了，或者我的冒險滿足了...我回到工作的時候，我也會是滿足的，所以我就會甘願的去工作，甘願的做日常生活裡的瑣事...」（B2-021）當她下了飛機，重新再回到原來的時空，回到熟悉的家庭與工作，「...我心裡是甘願的...我會甘願回到日常生活裡面那種...很多的固定...」（B2-021）變得更珍惜工作，感謝家裡熟悉的床鋪，歡喜地接送哥哥的小孩回家，經過短暫的休息，心甘情願地再次

回到原有的生活軌道。

與自己和解

剛離婚那年的暑假，Pema來到了北印度達賴喇嘛的所在地——達蘭撒拉，她自承「在來印度之前，我的狀態一直是不安和憤怒的」（D-b-20060521）並非藉由旅行來逃避不想面對的一切，而是在原來的環境中，她無法停下來肯定自己的樣子，「有太多熟悉的事物無法讓那時的我轉移自己的目光面對自己」（D-b-20060521）然而，出門在外，面對他方陌生的環境與的文化，她只須單純地遊覽與覓食，「我只有更多的機會去想最單純的事，意識到自己怎麼在每日中生活，和自己獨處...」（D-b-20060521）旅行正能讓女背包把挫折和憂傷丟到背後，把重複和厭倦丟到背後（沈花末，1993），在異鄉沒有批判或同情的目光，沒有言不及義的問候與關心，Pema只想在旅途中單純地過日子，與自己安靜對話。

貳、家庭關係之轉化

胡錦媛提出，家的存在使得旅行者得以踏上旅途，旅行者必須使用回票，搭乘返鄉的舟車歸來，才能為他／她的行程劃上一個暫時性的句點，而其活動才能被稱為「旅行」，回歸點與出發點因為旅行行為而產生差異，可以說就是旅行的本質與真義所在（賴雅慧，2005）。第四章曾敘述原生家庭對旅者的影響，在旅者離家又返家的來去之間，過往的糾結慢慢鬆開，旅者漸漸學習到用不同的觀點看待原生家庭，也逐漸調整以往自己固執的觀念與作法，以下敘述女背包客因旅行產生之家庭關係轉化。

想念

旅行是個不斷移動的過程，在異鄉的所聞所見所食，雖然新奇，但也不免疲累，小鯨魚每次旅行結束回到家裡，「...就是開始會覺得那個家人又活起來...那種熟悉，還有就是那種不用每一餐要出去找食物，然後不需要一直的移動...」（B1-177）和二哥一家人一起住的她，常常需要接送姪子姪女上下課，每天生活在一起難免覺得倦怠，但當她在國外陌生的環境時，「其實又會很想念他們，就好像想念我的床一樣...」（B1-177）結束風塵僕僕的行程，回到家裡躺在自己的床上，她總會感謝一路上沒有發生什麼意

外，也很感謝自己又能再度回到這一張床睡覺。短暫的分開，像是把自己的視界重新擦亮，當回到熟悉的原環境，對於家庭和朋友像是失而復得的禮物，倍感珍惜。

重新理解

對小鯨魚來說，「家」一直都不是童話裡所描述的那樣溫馨與和樂，父親常以酒來麻醉自己，很少在家，小時候在她心裡幾乎是不認這個父親的，家裡三個小孩從小就跟爸爸不親。母親則是認命地背負著家裡經濟與家務，無暇陪伴三兄妹。疏離的家在小鯨魚心裡是個傷口，也讓當年的她自卑。父親在母親罹癌過世四年後也離開人間了，是11月的冬天，「那一年的年我沒辦法在家裡過，於是...逃去了雲南。」(B-b-20101108) 走在松贊林寺旁邊草原上，身處蒼茫天地間，「我忍不住想起了父親，我在牛糞堆上插了一根樹枝，獻給父親。」(B-b-20101108)

她自問，當生命走到盡頭，來到死亡的面前，要用什麼來丈量此生呢？她想要用善意重新看待父母，「我收起以一個女兒對父親的期待來看父親，逐漸看見一個中年男人的失落與綑綁。」(B-b-20091107) 這些年，她不斷離家又回家，去而復返的歷程「一次次洗去過去我對父母的成見，洗去遮蔽自身的自卑，學習重新看見與敞開。」(B-b-20091107) 當年未受關愛的傷痕慢慢癒合，反而還能勸解還看不開的外婆，「外婆每次見到我，總是要說一遍對我媽生病的心痛、我爸對家庭的不負責任...這家的陳年往事，我早已不在乎的，她一直緊緊捉住，放在心頭。」(B-b-20080714) 成年後的小鯨魚理解了父母的無奈與有限，這是一條漫長的路，卻是一條必經的路，一條找回自己源頭的路，也是一條理解與放下的路。

不畏懼成家

Donna 成長過程中總是見到母親忙碌、父親悠哉的場景，在她心裡埋藏著對於丈夫這個角色的厭惡，不僅影響成年後的她不願邁入戀愛關係，也曾讓她有不婚的念頭。父母的互動情形，讓她覺得結婚生子如果只是柴米油鹽，那真是多麼可悲。「怕面對感情的承諾，怕面對談感情的過程，熱情由濃轉淡，只剩生活的瑣事，然後被小孩或現實的生活綁住，無法作自己...」(C-em-20110303) 這樣的陰影盤據在她心頭，雖然個性

外向的她不乏異性向她示好，但她總會故意忽略或是把對方嚇走，讓他們知難而退。

後來，她看到一直維持聯絡的西班牙寄宿家庭姐姐與男友共同撫養小孩的相處模式，女方繼續住在自己家裡，聖誕節可以和自己的家人相聚而不必回男方家裡，兩人也都認可這樣的方式。Donna 體會到東西方都有婆媳問題，也有不同的家人適應問題，但他們找出了雙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有時人生只要轉個彎就好了，其實女性在生活的選擇上仍有許多的自主空間的。這讓我覺得...其實...畏怕反而會喪失了一些生命的美好。不要害怕追求和作夢。」(C-em-20110303)

相隔多年之後，曾譜出短暫戀曲的寄宿家庭大哥再次聯繫上 Donna，當初害怕陷入感情關係而離開西班牙的她，這次決定鼓起勇氣試試看，也許當朋友，也許當情人，也許變成家人，「...我對感情觀的看法...有改變...以前會覺得說其實要堅持些什麼，可是我現在會覺得會以一個隨緣的態度...」(C1-093) 不再斷然拒絕，給彼此機會重新認識對方，揮別心中對家庭的恐懼，相信自己會建立與父母不同的感情關係。

感恩擁有

Jessie 認為在國外旅行時，會發現到很多跟台灣相異的地方，將好的體驗帶回台灣，實際運用在生活上，比如說「我可能接觸很多外國人我會變得比較熱情，那我對待我的家人我也會學習到...我應該多感謝家人，對他們熱情一點，我學習國外人的做法。」

(A2-008) 旅行時行李箱裝不下所有必需品，在陌生環境中還須常常覓食或問路，「...在國外一定會很不方便...我就會想到台灣所有的好，所以當我再回國的時候，我不會抱怨這個生活環境，我會更珍惜...」(A2-008) 因為台灣生活很方便，要去購物，到處都有便利商店或超級市場，不必開大老遠的車才能到；朋友要相聚，幾個鐘頭的車程就能碰面，不用像美國要飛越好幾州才能抵達；多晚都能找到東西吃，城市街道上的商家不會像歐洲下午五點就關門休息。

除了珍惜原有的生活環境之外，也會更感謝自己已擁有的，Jessie覺得如果某個人只困在一個地方，便會不斷地夢想自己想要什麼，自己還缺了什麼，「可是當你真的去跑世界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我擁有這個...我擁有家人我擁有什麼，我什麼都擁有了我

還缺什麼，而且我還可以自由自在的旅行。」(A2-008)漸漸地，她還發現了一個秘訣——越感謝某樣東西，越注意擁有的東西，它就會越來越多。現在她經營的背包民宿平時多半由她一個人打點全部事物，但當Jessie去旅行時，家人就會幫忙收信、接電話、清潔打掃等事情，「...人際關係也是這樣...越感謝你身邊的人，他們就越挺你...在很辛苦很累的時候，家人就越幫你，因為你在平常的時候很感謝他們」(A2-008)這是她在旅行當中發現的一個秘訣，感恩擁有，就會越來越豐足。

參、與異地他者關係之轉化

學者Urry (2007)認為，觀光客的凝視是社會建構而成，自成完整體系，「凝視主體」(gazer)和「凝視對象」(gazee)產生新的社會權力關係，每個人同時都是觀看者也是被觀看者。被凝視的他者包括當地人與其他旅人，相同的時空中，有著不同背景的人因緣際會之下共同來到此地，女背包與異地他者的互動，進而反饋回自身，調整自己的價值觀與應對方式，以下分別敘述研究參與者與異地他者互動及轉化之歷程。

旁觀與投入

旅行時除了欣賞風景之外，與人的互動對女背包來說也是很重要的，Loker-Murphy和Pearce認為背包客與主流大眾觀光客不同的特點之一即是——著重在與當地人及其他旅行者的接觸互動 (李佳蓉，2005)，而Wearing也主張女性在旅行過程中渴望獲得的是關係的建立，而非征服 (畢恆達，2003)。《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的作者Elizabeth Gilbert在峇里島停留的四個月中，認識一位深諳當地傳統醫療技法的單親母親，她面臨僅夠餬口的生意、迫在眉睫的貧窮與無家可歸的境況。Elizabeth Gilbert身為一位旁觀的遊客，也為她感到憂心，Gilbert真心想為她做一點事，她發了email向友人募款，短短七天之中，善的力量繞行全世界，她的親朋好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一共捐了一萬八千美元，得以讓這位單親媽媽購買一塊土地打造理想家園。另外，筆者的一位曾浪遊各國的朋友Nana，原本只是計畫短期到尼泊爾擔任義工，卻受到莫名的牽引，一待就是七年，協助各項濟貧扶弱的工作，至今仍繼續堅持。

類似以上的美好故事，對背包客而言並不陌生，只是化為不同的形式上演。6年多

前，Pema加入世界展望會的認養貧童計畫，認養一個瓜地馬拉東部的小男孩，小孩的父親是農夫，一家人住在群山環繞、道路不良的偏僻山區，茅草屋是他們的住處，居民普遍有營養不良的症狀，兒童死亡率也偏高。當Pema看到死亡統計數字時，心裡不免擔心又著急，看到才出生幾個月的嬰兒照片時，「因為太小了，所以感受很特別，還嘩啦啦的掉了許多眼淚。」(D-b-20071022)她衷心希望這個小男孩平安健康地長大。

近幾年小鯨魚旅行的國家漸漸由文明轉為質樸，她利用假期前往達賴喇嘛流亡地——達蘭撒拉，義務教授藏人中文，迄今已第三次。這裡沒有施予與被施予的關係，旅者與他者互相關心與啟發彼此，小鯨魚覺得這些藏人朋友性情溫和、說話直率，非常認真學習，寺里的格西們也像兄長、朋友或師長般照顧她，啟發她的佛學知識與生命智慧，「他們帶給我一份心裡的穩定踏實，讓我不是四處遊走的遊客，他們對我這台灣女生無條件的關愛，讓我好像在這片土地上長出了一點根。」(B-b-20110902)

我們在人生的機緣裡活著，余德慧(1998)認為所謂的機緣並不是指運氣或環境，而是指我們在遭逢他人時，自身引發出來的力量，當我們在遭逢他人的時候，可能毫無機緣地過去，也可能突然產生一股力量，把自己提攜到另一個位置，人的生命史可說是有著際遇的成分。如同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分析指出研究參與者持續旅行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與異地的他者遭逢，旅者永遠都不知道在何時自己的心已遺留在某地，旅途中的際遇有時像是遭逢的兩者互相給予的禮物。

相信

Darwin(1998)在《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中說道：「旅行教人不可輕信別人，但同時他又會發現，竟有如此眾多的真正心地善良的人們，向他提供最無私的援助，雖然過去彼此不相識，今後也不會再有機會相遇。」許義忠針對1997-2003女性休閒研究近況分析指出，對於女性旅行經驗的探討是近年來休閒研究主要關切的議題之一，目前國內對於女性旅行的相關研究顯示，當女性決定獨自或與少數女性結伴出國自助旅行時，經常遭遇的第一個反應以及阻礙是周遭親友對女性出門在外安全的質疑(唐筱雯，2007)。然而依據筆者自身的經驗，異鄉的人們並非洪水猛獸，相反的，有時他們反而

像是天使一般照護著旅人，本研究的受訪者也都表示，在國外女性的身分對她們而言，大多數時候是被照顧與特別對待的。

小鯨魚在英國時，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倫敦塔，不是倫敦鐵橋，也不是大笨鐘，而是一個小島—艾雷島，她覺得這輩子她都會記住那個島。艾雷島位於蘇格蘭，整個蘇格蘭有一百多家產威士忌的酒廠，其中艾雷島的威士忌味道跟其他酒廠是很不一樣的。她知道這個島的酒是因為在台灣喝過，因為這樣的原因，她莫名地想要去那兒，雖然她的英國朋友們覺得不可思議，覺得一個女生要在十二月的冬天去這個地方實在太大膽。當她下船抵達艾雷島的時候才發現，大家都是開車下船的，只有她跟另一個太太留在碼頭，碼頭離村莊很遠很遠，那天也沒有公車。那位太太的先生來接她，便讓小鯨魚搭便車到村莊，一家一家幫她找民宿，直到確認她有地方住才離開。她覺得這個經驗很特別，是因為如果在倫敦不會遇到這種人，可是當她在一個地圖上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才有機會跟人接觸。

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搭便車看海豹的最後一段路程，她搭了一輛大卡車，回程時她自己又開始一路走走停停，那個卡車司機又停下來，問她要去哪裡？她說她要去碼頭搭船，他就載她去，其實他家的村莊跟她去的碼頭的村莊是不同方向，所以他是特別載她去碼頭，因為他知道這條路上人煙少，她可能搭不到便車，「一開始我有稍微猶豫了一下...我那個願意相信是因為從我下船在那個碼頭遇到有人願意載我...我遇到了很多的人，然後我都覺得他們都非常的親切...你不用揮手...就會有人自己停下車來問你...要不要我載你一程，...雖然我知道那是一台大卡車，可是我就是有一種相信說我覺得他應該是不會傷害我的人。」(B1-121)

2006那年Pema帶隊到坦尚尼亞safari，行程結束之後，其他團員先行回國，Pema獨自留下到東南邊的一個小島旅行，下了長途巴士之後，一下車就被一堆當地人團團圍住，爭著要向她推銷住宿，又彼此說對方是騙子，「然後又一堆的人這樣子，不知道要相信誰...那我那時候就必須憑直覺選擇人...」(D1-079, D1-080)在忙亂之中，她只能憑直覺跟隨其中一人離開，很幸運地是，這人是真的想幫助她，除了帶她找到住

宿的小旅館之外，也幫忙安排第二天搭車事宜。因此她覺得就安全性而言，「其實我一個人的旅行反而會蠻多機會都是得到幫助的，那當然有時候也會有那種危險的感覺，可是...當出現有這樣感覺的時候，有時候都會出現另外一個機會會幫助我。」

(D1-078)

除了依循直覺，然而女背包還是有煎熬的時候，有一年Pema想去達蘭撒拉，在旅途上有位好心的西藏男子特別等她一起出發，陪伴坐了十多個小時的公車，一路上他跟Pema分享自己進入藏傳佛教的體驗。到了達蘭撒拉，路卻斷掉了，多虧有他幫忙她背沈重的相機，當時他也好心的想幫一名義大利人拖大大的行李箱，但是這個義大利人卻神色緊張的不讓這個西藏男子碰行李一下，直到遇到一個小土堆，真的扛不過去時，他才願意和這位西藏朋友一起拿他的行李，「對於我的相機，那時，就這樣給他背，就這樣相信這個人。旅行時有時很煎熬，除了體力負荷外，是那顆不知要相信誰的心，七上八下的思索是令我最厭煩的。」(D-b-20060518)終於走到當地最熱鬧的市集，這位藏人朋友幫忙她確認住宿點沒有問題之後，兩人便道別了，「那時的氛圍並沒有我預期的濃烈，反而歸於平淡，我還是沒有很放心的認識這個人，現在想想，那種不安和那個義大利人其實沒有多大差別，有一種只是利用人家的難堪襲上心頭。」

(D-b-20060518)

旅者在異文化中的女性角色

從小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長大，走訪西方國度時，讓Donna深受吸引的便是女性身分是被尊重的，她第一次出國到義大利，當時觀察當地人男女的互動方式，便「覺得在西方的話，女生是比較受到尊重的，其實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

(C1-017)之後她到英國留學期間，很少有機會自己開門，只要和男同學出門，他們一定會幫女生開門，「這對他們而言只是舉手之勞，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出去玩，太晚了男生會送你回家，不論你是正妹還是恐龍妹，我想他們對女生的尊重比我們多一點。」(C-em-20110303)在西班牙時，前男友Nino會下廚做飯給Donna吃，會掃地把她弄亂的地方收拾乾淨，也會陪她去超市買東西、幫忙提東西，「他們比較懂得生活比

較懂得取悅女生吧。會為喜歡的女生打扮下廚逛街等，到歐洲的百貨公司到處都是陪老婆女朋友逛街的男士，這種情形在台灣比較少見。」(C-em-20110303) 依Donna的台灣生活經驗，她覺得這些行為通常只發生在少數台灣男生身上，但在西方是相當普遍的。

Donna以自己原生地的經驗，觀察到歐美國家中女性受尊重的現象，深受吸引且欽羨此種情形，Pema與小鯨魚愛去的南亞國家，女旅者又是被如何看待呢？鍾文音(2004)在《山城的微笑：尼泊爾的不浪漫旅程》中曾細細描繪加德滿都是一座當地人想出走而外地人想進來的城市，由於尼泊爾長期鎖國政策，人們生活貧苦，似乎只有離開才能扭轉命運，而離開的最迅速方式便是攀搭上外國人，在路上或酒吧裡常可見到陪伴在歐美女性旁邊的是尼泊爾男子人，即使是再醜的外國女人也讓他們趨之若鶩。鍾文音用餐時，飯店的男服務生頻頻殷勤服務，向她介紹俯瞰山城的最佳觀景點，當她獨自去該景點一探究竟，那服務生卻悄悄出現，讚美她一番之後告訴她，他很想離開尼泊爾，已經向神祈求了三年，相信她便是神送到這裡要帶他離開的人，鍾文音只好謊稱自己已經結婚了，婉轉地拒絕了她。

類似這種劇情也發生在Pema身上，她在達蘭撒拉時遇到一個藏族男孩，很直接地問她是否結婚了或者有沒有男朋友，又問她是不是可以試著交往，Pema已經歷過數次在異鄉被吃豆腐的經驗，便開始火冒三丈，「記得當時我教訓他一頓，如果有人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不惜想辦法利用我的感情，我不會想多看他一眼...」(D-b-20060525) 這個男孩後來跟她坦承，在當地工作薪水不高，索性就不想工作了，這五年來在印度的花費，都是從四川的老家寄來的，Pema對於他這種等著跟外國女子發生姻緣以改變生命的做法，相當不以為然，同時也思索著「覺得身為一位女性旅者，到底所有男人的眼光是如何看待？」(D-b-20060525)

不須承諾的偶遇火花

Donna 認為自己的個性較自我、隨心所欲、不喜歡配合別人，這也是她之所以選擇自助旅行的原因，2009 年她用三週的時間遍遊法、荷、比、摩納哥和西班牙，在荷

蘭時偶遇一個女生，她邀 Donna 一起同遊，兩人便在阿姆斯特丹愉快地玩了兩天，第三天原已相約，但那個女生卻未出現，Donna 也不以為意，「...隔天呢...她爽約了，我也不會擔心說發生什麼事，因為我覺得她應該是...改變她的心意了...」(C1-140) 便繼續自己的行程。過了一年多，兩人在 facebook 上相遇，也聊得很開心，「...我是享受這種自助旅行的一個自在...偶而跟人家邂逅那種火花吧！」(C1-140) 她認為在旅行此種身心放鬆的情境下，旅人的承諾是不可信的，「我是個會信守承諾的旅人，但相對地，我不會奢求對方也會信守，因為不想為難自己...」(C-em-20110303) 她認為在這種傾斜的基礎下，其實承諾也是多餘的。

小鯨魚也同意旅行中的身心狀態跟平常大不相同，所有的身心「都投入在這裡面...那種密集度，情感...密度很高。」(B2-176, B2-177) 當所有的情緒能量高度集中時，對於異鄉的人事物會有很多的熱情和動力，可是也會隨著時間慢慢地消散，對於曾傾心對待的人，有時會逐漸疏離，「因為我回到這個時空，我沒有辦法再回到那個時空了，所以我沒有跟你聯絡。」(B2-193) 因此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人，她並不會斬釘截鐵地承諾一定會再聯絡，「旅行是不負責任的，完全不要負責任...你會用這種 someday, Maybe...所有這些語言都很不確定。」(B2-190, B2-198) 雖然她自認是個負責任的人，但也是個害怕負責任的人，比如感情此種還有後續問題須考量的事情，她「不會輕易的說我要負責...我要做什麼...因為回來之後，很多事情都會隔開了...」(B2-196)

小 結

在旅行的前中後，有無數事情要選擇，也因為做不同選擇，而創造不同的生命道路，不論是職業、旅遊地點或價值觀的選擇，都是交互影響的，而這些選擇是轉化的契機，也因轉化而才有了不同選擇，彼此互為因果。

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出走，旅者的視界不斷擴展，心也不斷被滌清。過往在家庭裡或被忽略或被保護過度，成年後多次的背包旅行以及其他生活歷練，逐漸改變她們看待

原生家庭的視角，也轉化她們與家人之關係。曾經失落的愛，天地間給予最廣闊的包容，旅行是撫慰是寄情也是學習，異鄉人們的無私協助與情意，暖了旅人的心，風景雖美，卻美不過人心，如學者 Wearing 的主張，女性在旅行過程中渴望獲得的是關係的建立，而非征服（畢恆達，2003），研究參與者在擴展自己視野的同時，內在產生轉化，理解過往的種種，並感恩曾遭逢的一切，學習珍愛自己，也願意回饋他人。

四位研究參與者皆視旅行為生活的一部分或是不可或缺的事物，旅行中的所見所聞、與他者的互動，化為人生資糧，自助助人為生命增添意義；為了持續旅行，對人生有所定位與實踐，價值觀順位有所堅持，這些實踐與堅持，不僅激發生命的光采，也成就自我內在、家庭關係及與異地他者關係的轉化，讓她們的生命越趨圓滿。

第陸章 結論與反思

本章根據以上章節呈現的研究分析，針對四位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歷程及旅行經驗，提出以下結論並做反思。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敘事研究法的方式，針對四位女性背包客的生命歷程及旅行體驗進行研究，根據訪談文本的分析，得到以下三點結論，以圖 6-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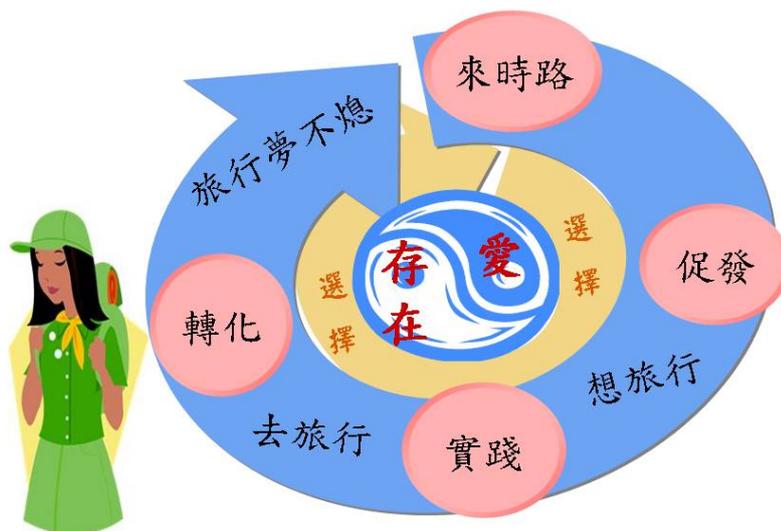


圖 6-1 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圖

一、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時間與金錢是支撐不斷旅行的要素之一，對女背包客來說，旅行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將時間與金錢妥善分配是她們的人生選擇。其中三位研究參與者以穩定的工作收入與年假作為持續旅行的基礎，另一位研究參與者則自行創業，期望結合旅行與事業。本研究之四位受訪者並未如某些背包客每隔一段時間便將工作辭去，浪遊數月之後再

回歸生活，而是兼顧現實與夢想，視旅行為充電與休息的方式，妥善分配家庭、工作與旅行的時間，兼顧生活與休閒支出，讓自己生命保持平衡。

二、女性背包客旅行與愛的關係密不可分

自研究分析中可發現，女性背包客上路前的生命歷程充滿對自己或來自家庭的感情匱乏，上路之後，視野與身心狀態產生變化，對於過往理解並感恩，增強愛己與愛人的能量，並對異地他者有推己及人之愛。

分析文本時，瞥見愛與被愛的課題不時浮現，Jessie 的家族因財產而反目分裂，她不識父親那邊的任何親戚；小鯨魚在缺愛的童年中成長，Donna 的母親忙於工作無暇呵護小孩，在家庭中兩人的父親都喪失了功能，小鯨魚在父親過世後已放下對他的怨懟，Donna 的父親也已不在，然而原生家庭的陰影仍讓她成年後面對感情曾裹足不前，造成多年遺憾；Pema 的家在她念專科時曾發生重大變故、瀕臨崩解，大學畢業後她選擇離家自住，不願再面對爭煩不休的環境；之後她在旅行中與前夫相識，雙方對彼此的角色認知有極大差距，短暫的婚姻關係終告結束，離婚前後的煎熬就像是經歷一段死亡經驗。

四位研究參與者在擁有經濟能力及選擇自由時，選擇持續出國自助旅行，Jessie 信奉基督，相信在屬靈的世界裡早已認識的朋友現在散落世界各地，此生她將要與他們相遇。小鯨魚回首過往理解了當年父母的難處，也釋懷了那時的孤獨與無助，異地的他者成為想要旅行的原因，想要去遇見，在互動中獲得喜悅與溫暖，並在近幾年利用假期，陸續前往達賴喇嘛流亡地——達蘭撒拉，義務教授藏人中文。Donna 情牽八年的感情在西班牙發生，原生家庭父親無能的形象曾深深烙印在她的心底，因此她一直不願踏入感情關係，卻在旅行時解除心防，西方男子的體貼與細心，與她在台灣所見的男女互動情形大不相同，讓她情不自禁投入，但對情感的畏懼固著已久，使她逃回台灣不願面對，今年兩人要拾起中斷八年的緣分，年底即將相會。Pema 歷經旅行浪漫夢碎的離婚經驗，雖對旅程中的情感火花不再天真，依然熱愛與不同文化背景的當地人互動，內心深處時時感受到異鄉人們的召喚，將對異國的寄情化為行動，參加世界展望會認養貧童的活

動，一位住在瓜地馬拉山區的小男孩是她時時惦記的對象。

「愛」這個議題落在旅者生命中，像是一滴雨滴落在湖中，盪起綿延不斷的漣漪，旅者離返之間都受到它的推動與影響，有親情或愛情的小愛，也有無私的大愛，亦或無形的神性之愛，是出走的動機，也是持續的動力，更是歸返的緣由。

三、女性背包客藉由旅行獲致存在意義

活著有許多種面貌，我們可以跟隨他人的腳步，也可以傾聽內在的聲音。活著有許多種感覺，可以放手隨眾人起舞——歸咎他人，也可以把握自己的方向——勇敢承擔。Jessie 清楚地勾勒生命的藍圖，人生經營的方向與旅行緊密結合，另一半也贊同她的規劃，她肯定自己存在的狀態，明白所欲所求，他人的意見是參考而非準則，屬於自己的夢想，也要自己傾力實踐。小鯨魚特意以沒有計畫的國外自助旅行讓內在的自己清醒，歸返後也再次以滌清的視野看待家鄉的一切。Pema 形容旅行是讓自己離開原本的「理所當然」，除去成見與批判，用心靈之眼看見自己與他人的純然面貌。Donna 視旅行為涵育生命的重要元素，因旅行帶來的空間轉換能夠安撫她內在的靈魂，讓她踏實地活著。

四位女性背包客刻意將自己置身在陌生異地，讓自己離開熟悉安全的氛圍，喚醒習以為常的心靈，脫離固有的理所當然。旅行與勇氣無關，而是與省思自己的存在有關，《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一書的作者 Elizabeth Gilbert 九歲時便意識到生命結束的必然性，她決定努力體驗此生，旅行、談戀愛或享受美食，讓人生不留遺憾。Heidegger 認為在此有的存在中，有兩種選擇，一是選擇屬於自己的可能性，成為「本真的存在」，一是逃避正視自己的可能性，接受「人人」的想法，成為「非本真的存在」。(陳榮華，2006)。Sartre 也說：「我們就是自己的選擇。」一種不誠懇的存在模式包含了兩個部份，其一是缺乏為自己生命負責的自覺；其二是處於被動的狀態，並假定自己的存在大部分是被外在力量所控制著。相反的，誠懇的生活指的是真實地探討自己存在的價值 (Corey, 2007)。研究者認為本真的存在與非本真的存在無關對錯，只是選擇而已，由旅者的成長到生涯的實踐，在在都是一連串的選擇，這些選擇匯集而成旅者的生命樣貌。

西方的存在心理治療學者 Yalom (2003) 在他的《存在心理治療》一書當中提到了四個重大的存在主題：「生存、臨終」、「自由、責任與抉擇」、「孤獨、關係與關愛」、「意義、無意義」，他認為人類最基本的衝突、焦慮與恐懼的來源正是這四個生命終極關懷的主題，透過「深入的個人反思」才能發現這些既定事實（存在主題）所造成的衝突，反思的方法是：孤獨、安靜、時間、脫離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的生活，離家移動到異鄉的國外自助旅行可說是絕佳的方式之一。

時間、空間和移動構建了人們存在的樣貌，藉由自主意識下的異國移動，女背包客彰顯其主體性，刻意將自己置身在陌生異地，讓自己離開熟悉安全的氛圍，撼動沉睡的心靈，旅行中往外看的同時，也有機會與自己對話，思考與塑造己身之存在意義。

第二節 研究者反思

一、與研究參與者互動過程

尋找與訪談研究參與者的過程就像我自己的背包旅行一樣——隨緣又隨性，隨緣是指依循宇宙的意志，有的受訪者是筆者自行上網瀏覽網頁，只看部落格文字便覺得這就是我要找的人，或經由朋友介紹，隨緣而來的受訪者；隨性是指在訪談之中，筆者有相談甚歡的相知之感，因為筆者認為寫質性論文若對研究參與者沒有好奇或興趣，極可能沒有動力繼續下去。

然而，訪談的分寸有時是很難拿捏的，回家聽訪談錄音時常發現自己會搶話或未追問細節，或者有些疑問在訪談時沒有發現，反覆讀逐字稿時才起疑惑，便需要事後再補訪或以 email 或 msn 詢問。受訪者訪談時的開放態度是最讓我感謝的，當論文初稿完成請她們過目時，只有一位受訪者要求背景經歷勿描述過於詳細，其他受訪者對於自身生命以文字方式揭露保持開放態度，讓我再次深深感受到女背包的包容與坦誠。

筆者有幸在研究參與者人生中的這個時刻，一起回頭檢視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看見那些起伏與曲折，看見無奈與憤怒，也看見理解與放下，而研究者也彷彿在追尋與印證自己心中的答案。

二、研究者自身的迷惑與豁然

設定研究題目之初，原先只是抱持對熱愛旅行的女背包感到好奇，想了解她們旅行過程中的心得或收穫，訪談時觸及原生家庭及成長背景，有些有著家庭關係較為疏離的童年，有些則曾在人生路上跌上一跤，深覺命運與意志對於人生的鋪排真是不可思議，她們能超越曾遭受的傷痛，活出如今亮麗的人生，讓筆者深深感動。

筆者回頭反思自己的成長歷程，父母盡責地教養照顧我，我也中規中矩地依循社會價值觀活著，求學過程雖曾叛逆，與教官玩捉迷藏，也只是小小地偏離常軌；交往的對象，唯有呵護照顧我的，才有可能維持穩定關係。命運與我共同織了一張安全的網，

讓我安適地活著，然而，對於一成不變的日子，內在總有著嘟囔抗議的聲音，直到接觸瑜伽修行法門，開始學習怡然享受獨處，與內在對話；母親八年前的生病經驗，也提醒我人生苦短，要盡力體驗人生。

對部份研究參與者而言，旅行是生命中不得不的出口，筆者的旅行卻像是為平靜無波的生命重重踩下印痕，好讓自己覺得真的切切實實地活過。一年多前與指導教授笑談中形容自己的「龜鳥」樣貌，外形似乎未變，內在卻產生些許質變，我仍有著像飛鳥般自由的心，會突發奇想，常想去流浪，喜歡安逸的心，有時又眷戀待在舒適圈；家人朋友的想法及關懷，當我想飛時，有時是牽制的力量，當我決意要飛時，又變成我的支持盟友；還有那無以言喻宇宙間愛的流動能量，像龜殼的保護罩，也像降落傘，讓我不安於室的心，有時獲得撫慰，有時是出走的勇氣後盾。

筆者常想像著，在不同的地方過生活，喜歡旅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置身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可以不是原來的自己，可以自由選擇想扮演的角色，可以展現不同的個性。看到一個美麗寧靜的地方，常會升起就此在這兒終老一生的想法，接著便想像起在此落地生根、結婚生子、工作、做家事的尋常日子，想著想著，便又覺得無論在哪裡，日子過久了，終會覺得煩悶。

然而，「無常」與「尋常」是人生中交錯的課題，筆者經由此研究看到女背包的坦然與堅強，也看到自己的畏懼與閃躲，明瞭了人生並沒有唯一的答案，也沒有唯一的劇本，可以選擇面對或逃避，可以選擇安住當下或焦慮不安，接受現在的自己，毋須批判。人生這趟旅程，直行或轉彎，匆忙或停留，終會走到盡頭，何不讓自己歡歡喜喜地體驗它。Kubler-Ross (2007) 曾說：「一生中，你只該做你真正喜歡做的事情...走到人生旅途的盡頭時，你會感激你的一生，因為你完成了投生人間的使命。」筆者相信，熱愛旅行的人，生命盡頭必然不悔曾走過的路，更會感激曾遇見的人與事，而筆者也期許自己，傾聽內在的鼓聲，活出精采人生。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籍

- 三毛 (1991a)。撒哈拉的故事。台北：皇冠。
- 王宏彰 (2004)。不同世代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價值觀與休閒需求關係之研究。高雄：國立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王志弘 (1998)。流動、空間與社會。台北：田園城市。
- 王志弘 (2000)。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城市。
- 王鈞如 (2008)。與羈絆的靈魂共舞——一位阿茲海默氏症患者之主要照顧者的生命經驗敘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王溢嘉 (2001)。蟲洞書簡。臺北：野鸞。
- 古素瑩 (2005)。海外自助旅行動機、風險與價值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余德慧 (1998)。生命史學。台北：張老師。
- 吳念真 (2010)。這些人，那些事。台北：圓神。
- 李佳蓉 (2005)。女性獨自從事自助旅行之動機與體驗。花蓮：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李淑宏 (2000)。因為旅行，所以存在——旅行世紀的台灣新世代。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沈花末 (1993)。旅行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台北：皇冠文學。
- 林功偉、房美玉 (2003)。台灣本籍勞工與新加坡華人勞工工作價值觀之比較-以某科技公司為例。第九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務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 林珊如、劉應琳 (2003)。從詮釋現象學的觀點看愛書人之休閒閱讀經驗。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1，21-36。
- 施叔青 (1989)。指點天涯。台北：聯合文學。

- 施叔青 (1997)。回家真好。台北：皇冠。
- 施叔青 (2001)。兩個笑烈達、卡羅。台北：時報。
- 胡琇淳 (2010)。「遊與觀」：《老殘遊記》行旅者生命的外遊與內省。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胡晴舫 (2009)。旅人。台北：八旗。
- 張子午 (2010)。直到路的盡頭。台北：木馬文化。
- 張玉燕 (2003)。一位中學護理教師自我生死觀轉變之探索-以前世今生回溯經驗之敘說研究為取向。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張愛玲 (1969)。流言。台北：皇冠。
- 張讓 (2004)。當世界越老越年輕。台北：大田。
- 畢恆達 (2003)。女性自助旅行經驗對自我性別意識的建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陳忻岱 (2008)。在旅行轉彎處看見女性背包客旅行與部落格書寫之主體建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佳利 (2007)。自助旅行知識之概念化與衡量。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映潔 (2006)。三言二拍的女性生活空間探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聖寬 (2008)。經驗儀式—從變與不變談時間流動與空間回歸的生命之旅。嘉義：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榮華 (2006)。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 陶晶瑩 (2009)。我愛故我在。台北：圓神。
- 曾煥政 (2000)。女性自助旅行者的旅行經驗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曾寶芬、李君如 (2004)。一路平安—女性自助旅行者的人身侵犯不安感，餐旅暨家政

學刊，1 (2)，127-142。

黃恩慈 (2007)。女子有行—論施叔青、鍾文音女遊書寫中的旅行結構。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黃淑文 (2009)。趁著年輕去流浪。臺北：方智。

黃麗螢 (2007)。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 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楊芳枝 (2000)。離“家”出“遊”：論放行的性別政治，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4，5-7。

劉翠華 (2008)。觀光心理學。台北：揚智文化。

賴雅慧 (2005)。女性空間旅行經驗研究-以 1949-2000 年臺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為例。桃園：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謝怡芬 (2010)。Janet 帶 100 支牙刷去旅行。台北：高寶。

鍾文音 (2002)。永遠的橄欖樹。台北：大田。

鍾文音 (2004)。山城的微笑：尼泊爾的不浪漫旅程。台北：地球書房。

韓良露 (2005)。他方的 28 次方。台北：馬可孛羅文化。

蘇益志 (2006)。青少年自我探索之途。諮商與輔導，246，11-13。

蘇維莉 (2007)。非制度化自助旅行者自我實現經驗研究。台中：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覺培 (2002)。「自我」與「無我」——從西方心理學的困境談佛教心理治療。普門學報，12，233-250。

二、翻譯書籍

Calvino, Italo 著。吳潛誠譯 (1996)。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台北市：時報。

Corey, Gerald 著。修慧蘭、鄭玄藏譯 (2007)。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台北市：雙葉。

- Corey, Gerald 著。黃慧真、簡麗姿、陳嘉鳳譯 (2009)。生命抉擇與個人成長。台北：雙葉。
- Crossley, Michele L. 著。朱儀羚、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譯 (2004)。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濤石。
- Darwin, Charles 著，周邦立譯 (1998)。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台北：商務。
- Denzin, Norman K. 著，張君玫譯 (1999)。解釋互動論。台北：弘智。
- Gilbert, Elezabeth 著。何佩樺譯 (2007)。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108 則追求享樂與平衡的故事。台北：馬可孛羅。
- Gilbert, Elezabeth 著。張毓如譯 (2011)。約定：帶著愛去旅行。台北：馬可孛羅。
- Jung, Carl G. 著。黎惟東譯 (1989)。自我的探索：人類及其象徵。台北：桂冠。
- Kottler, Jeffrey A. 著。黎雅麗譯 (1998)。旅行，重新打造自己。台北：天下遠見。
- Kubler-Ross, Elisabeth 著。李永平譯 (2007)。天使走過人間 生與死的回憶錄。台北市：天下遠見。
- Kundera, Milan 著。嚴慧瑩譯 (1996)。緩慢。台北：時報。
-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著。王勇智、鄧明宇譯 (2003)。敘說分析。台北：五南。
- Steinem, Gloria 著。羅勒譯 (1992)。內在革命：一本關於自尊的書。台北：正中。
- Thoreau, Henry David 著。陳柏蒼譯 (1998)。湖濱散記。台北：高寶。
- Urry, John 著。葉浩譯 (2007)。觀光客的凝視。台北，書林出版社。
- Whitman, Walt 著。吳潛誠譯 (1986)。草葉集。台北：書華。
- Yalom, Irvin D 著。易之新譯 (2002)。生命的禮物：給心理治療師的 85 則備忘錄。台北市：心靈工坊。
- Yalom, Irvin D 著。易之新譯 (2003)。存在心理治療。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 Yalom, Irvin D 著。廖婉如譯 (2009)。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台北市：心靈工房文化。
- Zikman, Steve 著。汪芸譯 (2001)。旅行，聆聽心的呼喚：自我探發現與成長。台北：

天下遠見。

三、英文書籍

Richards, G. (2004). Global Nomad: Backpacker Trave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Sørensen, Anders (2003). Backpacker Ethnograph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0(4), 847-867.

四、網路資源

Annie (2008)。北海道旅行。網址：

http://hokkaidotraveltw.blogspot.com/2008/09/blog-post_14.html (上網日期：2010.11.14)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世界觀光組織)。網址：

<http://www.unwto.org/aboutwto/why/en/why.php?op=1> (上網日期：2010.08.17)

王志弘 (2005)。世新大學多元文化學程/反思多元文化教材 CH18_旅遊：與異己和自我遭逢。網址：http://www.bbs.shu.edu.tw/bmore?P_KJH&116 (上網日期：2010.11.10)

卡卡西 (2010)。我的旅行意義。網址：

http://kyotokks.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15.html (上網日期：2010.11.12)

交通部觀光局 (2009)。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網址：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File/200912/98_國人中摘.doc (上網日期：2010.08.15)

李欣岳 (2006)。Blog 旋風席捲華文世界。網址：

<http://www.cheers.com.tw/doc/page.jsp?id=402881e8134e403a01134e5057b20c0b&n>

umber=1 (上網日期：2010.11.16)

邱琬雯 (2001)。旅遊、家、與父權。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19。網址：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19/19-06.htm> (上網日期：2010.11.12)

背包客棧。網址：<http://www.backpackers.com.tw> (上網日期：2010.11.15)

唐筱雯 (2007)。我用身體記憶旅程：女性旅人的跨文化身體移動經驗。文化研究月報，

70。網址：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70/journal_park702.htm (上網日期：2010.11.10)

旅行的小星星 (2010a)。給長途旅行的童話故事。網址：<http://travel8month.pixnet.net/blog>

(上網日期：2010.11.15)

旅行的小星星 (2010b)。旅行途中・尋找最純粹的交流。網址：

<http://travel8month.pixnet.net/blog> (上網日期：2010.11.15)

附 錄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研究參與者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及接受本人訪談。本研究的主題為：旅行夢不熄~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之敘說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針對您選擇自助旅行之動機、意義及自我轉化之探索性研究，期許研究結果能提供您我對過去及未來的旅行有不同層面的洞見與思考，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訪談次數預計以三次為限，將依需要做適時的調整，每次訪談時間約為60-90分鐘左右，為方便日後資料之分析，訪談過程將採全程錄音，期待您與我分享您的寶貴經驗，進行訪談的地點尊重您的意願與方便來選擇決定。

在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可能會揭露您個人內心深處所不願碰觸的事件，而讓您感覺不適，您可以選擇隨時中斷或退出本研究。但也因有您的熱情參與，才有可能真實呈現背包客進行非制度化旅行的經驗本質，研究者不勝感激，也再度誠懇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訪談。

關於您所提供的訪談資料或文稿，研究者保證僅為學術用途，供本人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最後，非常感謝您對本研究的參與，於研究過程中如有任何疑慮，請隨時跟研究者柯蕙蘭（0910-709486）聯絡。

本人同意接受訪談。

本人不同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_____ 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 月 日

研究者：柯蕙蘭 電話：0910-xxx-xxx
地 址：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三十二號
私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附錄二 訪談大綱

旅行夢不熄~女性背包客生命經驗之敘說研究

【基本資料】

年齡 職業 家庭狀況?

【啟程】

- ◆ 何時開始第一次的國外旅行?
- ◆ 何時開始第一次的國外自助旅行?
- ◆ 選擇自助旅行的動機?
- ◆ 當時生命中有何重大事件?
- ◆ 當時家裡或周遭親友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 ◆ 在上路前，曾遭遇到困難嗎?
- ◆ 如何解決困難，成功踏上旅程?

【途中體驗】

- ◆ 說說你印象最深刻的體驗?
- ◆ 這個體驗讓你有何感想或收獲?
- ◆ 再來說說你印象中最糟的經驗吧?
- ◆ 這最糟的經驗讓你有何感想或收獲呢?
- ◆ 在旅途中，曾遭遇到困難嗎?
- ◆ 要怎麼去解決這困難呢?
- ◆ 不管你解決困難與否，在這過程中你有何感想或收獲呢?

【回首與轉化】

- ◆ 結束旅行，回到原有的生活時，你的感覺是什麼?
- ◆ 放下背包，你想跟自己說什麼?
- ◆ 這些旅行經驗帶給你什麼感受?什麼改變?
- ◆ 如何形容一個人旅行的感覺?
- ◆ 承上題，隨著經驗（旅行次數）的增加，感受有何不同?
- ◆ 承上題，隨著經驗度的豐富，對個人意義的差異?
- ◆ 對於人生的規劃或者是未來生活的期望?
- ◆ 身為男性(女性)的角色，對您在選擇旅行地點或旅途的經驗有什麼影響嗎?
- ◆ 家人、朋友對妳從事自助旅行的態度或看法為何?
- ◆ “旅行”這件事情在你生命中的意義與價值為何?
- ◆ 您個人覺得一個人的自助旅行佔生命或生活中，佔何等的位置?

附錄三 訪談紀錄表

研究參與者代號	
研究參與者匿稱	
日期	
方式	
地點	
訪談時間長度	
內容	
與研究參與者聯繫情形	
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者之 狀況(非語言之表現)	
研究者之反思	

附錄四 文本分析範例

研究參與者：C

日期：2010.12.18 pm7:00

訪談時間：1 小時 30 分鐘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文 本</p> <p>(編碼說明：研究者簡稱訪；C1 表示研究參與者 C 第一次訪談，三位阿拉伯數字為逐字稿編碼)</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意義單元 拆解與改寫</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主題</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反思與 問題</p>
<p>訪C1-013：所以第一次出國什麼感覺？</p> <p>C1-013：其實我已經忘記了，我有一次跟團的經驗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次是去義大利，那這個義大利之旅到底是在我去馬來西亞之前還之後，其實我已經不大記得，應該是在之前，就是說第一次其實有跟...<u>第一次出國</u>，對不起我更正，<u>是我去義大利旅行</u>，那我那一次我去義大利旅行其實我收穫滿多的，可能<u>那次旅行也是奠定我後來工作幾年後出國留學的一個主要的基礎。</u></p> <p>訪C1-014：可是義大利那一次你是自己一個人跟團還是...</p> <p>C1-014：<u>我自己一個人跟團</u>，然後我跟一個姐姐share一個房間，其實沒有去之前就蠻排斥的，因為跟不認識的人要分享一個房間，那個是因為礙於團費。</p> <p>訪C1-015：你那時候在做什麼？</p> <p>C1-015：我<u>那時候已經在電台工作</u>，可是我那時候的<u>職位是播新聞</u>，對。</p> <p>訪C1-016：所以<u>你那時候先選擇跟團</u>是因為費用？還是？</p> <p>C1-016：選擇...<u>不是因為費用</u>，因為那時候沒有想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自己<u>自助旅行</u>，那我其實那時候參加<u>那團</u>其實很有意思，就是其實很陽春，很陽春，很陽春，我覺得應該是<u>半自助</u>，就是說導遊可能帶你去，假設說我們去義大利的聖馬</p>	<p>第一次的國外旅行是跟團去義大利旅行，Donna覺得那次旅行是奠定我後來工作幾年後出國留學的一個主要的基礎。</p> <p>她自己一個人跟團，跟一位年紀長她幾歲的女生同一間房間睡。</p> <p>那時候已經在電台工作，職位是播新聞，當時選擇跟團不是因為費用，當時沒有想過自己不是有能力可以自助旅行，也剛好參加的那團是很陽春的，算是半自助。</p>	<p>義大利~探索的起點</p>	

<p>克！就在那個威尼斯的聖馬克廣場，那其實只有兩三小時是自由活動，對。</p> <p>訪C1-017：那很棒啊！</p> <p>C1-017：就很棒！所以那時候我會覺得說其實第一次去自助...我覺得我很高興那時候就是說有參加那個團體，因為參加那個團之後就是也很快就跟團上的人就是說其他團員打成一片，然後再來就是說其實，它就是有點類似那種放牛吃草，就是你到了一個定點，讓你自己玩你自己的，我記得我在聖馬克廣場的那一...一個下午的行程，我只做了一件事情，發呆和喝咖啡，再來...看義大利的帥哥，那你會覺得其實東西方男女的一個互動方式其實是不一樣，覺得在西方的話，女生是比較受到尊重的，其實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p> <p>訪C1-018：而且那時候又是第一次出國。</p> <p>C1-018：對，就會很新鮮，然後我覺得說其實英文的口語表達不是很好，可是你也會覺得說只要你願意開口，你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對，譬如說用很簡單的英文跟你講，你去殺價或幹嘛！對，那其實每一次的開口你都覺得說你有獲得滿足，就是說你真切的跟當地人去互動，那因為當時跟我一起的團員，其實他們年紀比較大，然後都需要我的幫忙，所以你會覺得說其實那趟旅行其實在這方面跟當地人的互動方面收穫滿多的。</p>	<p>她很快就跟其他團員互動熱絡。</p> <p>記得在聖馬克廣場的那一個下午，她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發呆、喝咖啡、看義大利的帥哥</p> <p>覺得東西方男女的互動方式是不一樣，覺得在西方，女生是比較受到尊重的，對她而言是一個很吸引她的地方。</p> <p>雖然英文的口語表達不是很好，但只要願意開口，就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每一次的開口都覺得有獲得滿足，有真切的跟當地人去互動，當時同團的團員年紀比較大，也需要她幫忙翻譯，所以那趟旅行在與當地人的互動方面收穫很多。</p>	<p>西方對女性的尊重是很吸引人的地方</p> <p>只要願意開口，就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p> <p>喜歡與當地人真切互動的感覺</p>	<p>在台灣自身對於男女不平等有何經驗或感覺嗎？</p> <p>為何覺得在西方，女生較受到尊重，是一個吸引妳的地方？</p>
<p>訪C1-041：那家人對於你的想法，然後你把這個想法付諸行動有沒有過什麼樣的意見？</p>			

<p>C1-041：<u>其實...哦...我來自的家庭，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獨立，不只是我或是我的姐妹，其實我姐...我的妹妹跟我在同一年出國，我們都是靠自己的...金錢。</u></p> <p>訪C1-042：你是說你去英國那一年嗎？</p> <p>C1-042：對，<u>我妹妹去紐西蘭念書，那其實從小到大我們的很多的決定都是自己獨立去做，對，所以在我出國的時候，我的家人也沒有在經濟上給我任何的幫助，那其實我的妹妹也是，我們都是靠自己就是工作存的錢出去。</u></p> <p>訪C1-043：那所以他們也沒有...任何聲音嗎？</p> <p>C1-043：沒有，<u>我們只有告知說我們要出國了。</u></p> <p>訪C1-044：然後，他們的回應是什麼？</p> <p>C1-044：不會啊，就去啊！</p> <p>訪C1-045：真的嗎？就說就去啊！？</p> <p>C1-045：<u>我們家就是這樣子，一個很特別的家庭。</u></p> <p>訪C1-046：也不會說，"你要比較小心"(台語)，或什麼...都沒有？</p> <p>C1-046：不會，我沒有這樣的印象，對，因為其實...<u>我覺得我的原生家庭蠻特別，因為我的母親她很忙，她一直忙著工作，她會覺得說其實小孩子就自己會長大，我記得我六月出國，我妹四月就去紐西蘭念書。</u></p> <p>訪C1-047：那時候是幾年？</p> <p>C1-047：我2002年出國，對，我跟我妹是前後出國。</p> <p>訪C1-048：所以你說你媽媽...</p> <p>C1-048：我媽媽那時候也是剛...就是喪夫沒多久吧！兩三年吧！她工作也很忙，<u>我媽媽工作也一直很忙，而且其實...我的母親，我覺得她就是，她花在教育小孩的心力上很少，可是她就是...她就是蠻努力賺錢在我們在栽培我們的啦！其</u></p>	<p>2002年那年Donna的妹妹四月去紐西蘭念書，Donna六月去英國，家人沒有在經濟上給任何幫助，她們都是靠自己工作存的錢出去。</p> <p>決定要出國也只有告知家人而已，沒有徵詢他們同不同意。</p> <p>Donna的原生家庭很特別，母親在鄉下開美髮店，她一直忙於工作，她覺得小孩子自己會長大，她花在教育小孩的心力上很少，可是她就是努力賺錢在栽培小孩，但並沒有能力幫小孩規劃未來。</p>	<p>獨立</p> <p>告知，非徵求同意</p> <p>家庭背景</p>	
--	--	---------------------------------------	--

<p>實有五個小孩，然後可以讓小孩都...基本上...除了我小弟以外，就是念到大學或是大專，其實我覺得她也蠻辛苦的，其實她沒有...<u>他們沒有那能力幫小孩規劃什麼未來，對。</u></p> <p>訪C1-049：可以請問你媽媽的工作？</p> <p>C1-049：<u>我媽媽是美容...開美容院，在鄉下算是收入不錯的，所以她才可以供得起我們...</u></p> <p>訪C1-050：有美髮有美容還是就美容？</p> <p>C1-050：美髮，就是美髮。</p> <p>訪C1-051：美髮？</p> <p>C1-051：對對。</p> <p>訪C1-052：所以就都忙於工作？</p> <p>C1-052：對。</p>			
--	--	--	--